

《剑门关》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杨 浩 赵爱武 吴桂华
唐容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尚敏 邓德舜 刘兆华
刘彦军 张 泽 何华安
李先钺 陈 洋 桂 勇
童臣贤

主 编 张 泽

副 主 编 刘彦军

执行主编 王尚敏

剑门关

JIANMENGUAN

目录 CONTENTS

2020 秋季卷

主办单位
广元市作家协会

委印单位：广元市作家协会

承印单位：四川西南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设计制作：成都圣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16 开

印 张：5

字 数：8.6 万

印 数：1000 册

准印证号：（川广内 2020- ）

印刷时间：2020 年 9 月

地 址：四川省广元市万缘新区
广元传媒中心 14 楼

电 话：0839-3239570

邮 编：628000

信 箱：jmg1994@163.com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蜀道故事】

- 04 七岔口 / 尚继冯
21 竹滩河旧事（二章） / 王文江
23 杜喷呐 / 王清蓉
26 人走下坡路 / 道 程
29 五公里外有座城 / 王生伟

【峡江明月】

- 34 “风城”广元 / 童 戈
36 风生水起来雁塔 / 王立鸣
40 河床上 / 李 兴
43 行走化林 / 任国富
46 记忆中的土坯房 / 刘小露
49 老妈的泡菜坛 / 吴静娴
52 五里味道 / 廖清德
54 重阳感悟 / 李红芬
55 贾老田的碑 / 安笑坤

【嘉陵诗汇】

- 56 路过广元（组诗） / 邓太忠
59 仰望（外二首） / 雷 文
60 把荷叶比喻成伞（组诗） / 梁拥军



62 那一天，在剑门（组诗）/ 车红梅

【剑门论剑】

63 写作是一种担当 / 俞天鹏

65 最好的纪念 / 任国富

68 炊烟里的乡愁 / 万家阳

【攻坚有我】

69 热土 热土 / 程 凡

74 风雨彩虹 / 丁 雪

【纪实广角】

76 老兵不死 / 刘国永

【古韵新声】

79 登凤凰楼 / 安笑生

79 拜佛方山寺 / 赵智刚

79 清凉古松观（外二首）/ 杨新蓉

79 诗词二首 / 曹进军

80 王家行吟（五首）/ 吴丽琼

80 流光溢彩女儿节（四首）/ 祖传祥

七岔口

□ 尚继冯



1

眼下都快过年了，春官老师坐在敞亮的教室里，高中的孩子们正在期末考试。

这大概是“5·12”特大地震后的第11年了吧，想想时间真快啊！春官早上洗脸时惊愕地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又老了一截，两鬓都在发白了。心想，人生已过了大半辈子，自己咋连芝麻大的官儿都还没当上呢？奇了怪了，还在教书，嘿嘿。

窗外飘着雪花，放眼望去，浙江宁波援建的青川县城崭新而优美，朦胧又迷人。黛色的乔庄河像侍女美丽的腰带一般坠在大地上。校园塑胶跑道光溜溜的，香樟树的枝头已被积雪压弯了腰，平日里叽叽喳喳的小鸟们也都不见了踪影。世界万籁

俱寂。

春官站起来在教室走了几圈，看大家都在认真答题，时不时有人发出吸鼻泣的嘶嘶声，或是感冒得恼火直咳嗽。

回到讲台后坐了下来，脚冻得实在是厉害，轻轻地跺了几下，感觉好多了。春官一抬头，发现教室里30个考生就有十几个戴着眼镜。心想，自个儿上学那个时代，学习也很刻苦，点的还是煤油灯，晚上上自习熏得两个鼻孔都是黑的，却未曾有一人近视。现如今，时代发展了，吃穿都不孬，真的搞不明白同学们的眼睛怎么就这样了？

春官呆呆地看着窗外飞舞的雪花，朦胧间，一叶扁舟，飘荡于脑海，风平浪不静，环顾无极，哪寻一石一木？聊慰平生……

2

春官6岁有余还没上学，戴着虎头花帽儿，还是第一次跟爹下山赶场。爹背了一大背夹子洋芋去换钱，还对儿子说，去七岔口的老街上好见见“市面儿”。春官好奇地问啥子叫“世面儿”。爹说：你个碎娃儿屁都不懂！老子懒得给你说。

春官一路上就嘟起小嘴巴怄气，耷着小脑袋，边走边把手儿在肚皮前面交叉地甩着，使起劲儿用脚踢路上的小石子儿。爹看到就骂：你个孬东西滴！把胶鞋踢烂球了哪个给你买？春官这下子踢得更凶了，胶鞋前面尽是灰灰儿，反正大脚趾儿疼得要命！

到了一片凹凹地，灰白的崖壁围了一周，人儿就像在一条大木脚盆里打转转儿。

男人们胡子拉渣的嘴角叼着烟锅儿，都背着背架子，上面的青冈炭呈V型横起码着，再拴一根麻索儿；背架子顶端横档上，还吊着空空的大塑料酒壶儿，走起路来唧唧……唧唧直响。

走累了，男人们好吃力哟，一手拄着T型拐扒子支在屁股后面，站着歇气。顿时，饿狼一般的“哟嚯……哟嚯……”声不断在山凹凹里回荡，有的还用另一只手扯开前面的裤裆，朝地上撒尿儿呢。

敞口背篋的女人们纷纷转过身子，说这些癞杂种啊，硬是孬的屙牛屎呀！然后都捂着嘴哧哧的笑个不停。

碎娃儿们要么打着甩手儿，或是怀里抱着大红公鸡去卖，鸡腿用棕榈叶缠着，生怕它飞了。

转出山凹凹再顺核桃树湾湾儿走了好一阵子，站在一条长满蒿子的土包包儿上，眼前豁然开朗了起来。

只见这山脚下，靠山边十来家的瓦房依次排列，靠外河边全是悬吊吊的木楼，当中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街道。

爹指着街头往北的小路说，要翻好几座大山才是青川县城呢，说这儿的大队队长去县城开啥子会的时候，亲自看到县长坐的是乌龟壳儿一样的小车呢。

同路有个挎帆布袋子、带着檐口帽儿的“下乡

知青”，说沿着往南的小路儿，至少都要走半天哟，还要翻过好高好高的横担梁，才拢得到竹园坝额，然后坐上绿皮儿火车回成都喃！

知青又说：浑身累得皮奁嘴歪的啊！又渴呀，感觉喉咙管儿都在冒烟了！还要在渡口边边儿等上好一阵子船喃。人一牵软得呀！就一下子趴在河边儿，像条半死的鳄鱼一样啊，才扯上几口水儿喝哟！过了河堰，又要在车站瓜等几个小时，无聊得很呐！就在那叉口口街儿上，来来回回，偏偏倒倒的，浪啊……浪啊……浪啊……身上又没得啥子钱，看到卖吃的呢，就使劲地咽清口水儿哟！

春官歪起头，好奇地问知青：你说火车咋个叫唤的呢？知青笑了一下说，听好哈：鸣——吭哒、吭哒、吭哒——吭哒吭哒吭哒……成都重庆成都重庆——鸣——鸣——鸣——春官听了就仰起头狂笑不止，肚儿笑痛了就双手使劲地捂着，蹲在地上想啊：火车这玩意儿才有趣呢！等二天长大了，我也要去一看哈哈呢……

知青还说成都那儿的楼房硬是有悬崖那么高呢。女人们七嘴八舌地说，住那么高哇！雾悬悬的好吓人咯！万一“腾”地落下来的话，屎都要拌出来滴！

七岔口老街外边，一条直杠杠奔腾的青竹江与蜿蜒而流的小河在这里邂逅，画出一条明晃晃的大“丁”字。

知青往上捋了一下眼镜儿，大声颂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啊……

知青还说，“青川”的意思就是：这条清澈美丽的青竹江在川流不息呢……

青竹江与燕子小河在老街外汇成一坝的河滩，淤沙厚积，长得好大一片竹林儿。河岸全是光秃秃盘根错节的大麻柳树，竹林和麻柳之间空出操场大的一块黄蒿儿的草地。

里河二岸的山沟沟、山梁梁的小路上，人群像彩色的蚂蚁儿在下树一样不断地向老街汇聚着。

春官爹指了指小河对面的土台子上，只见一根竹竿儿顶端，红旗迎风招展；戴红领巾的小娃儿们，正在土坯房前边的空地上玩儿；春芽树上架着大喇叭，放的歌声震眼眼的：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立功劳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春官脚下几丈远，有一棵老粗的红梅树儿，好多喜鹊踞在高枝儿上，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春官使劲拉伸弹弓，将石子儿朝树上打去，嘟囔着：你个闹拐儿！

喜鹊们一炸就飞了，黑白相间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成都知青好奇地问春官：啥子是“闹拐儿”？春官一只眼睛眯着，歪起脑袋说：你这个都不晓得呀？我们这里，鸟儿都是喊的叫“闹拐儿”得嘛！有时间猪儿、牛儿、羊儿、鸡、其他野物还有人，也是这么叫的喃。

沿着石阶下到街面儿上，这里卖啥的都有，街两边屋檐下随意摆放的还有茶叶、黑木耳、天麻、野生菌、土蜂蜜、老腊肉、叶子烟、耳树皮、马蜂包以及钩钩藤、闷头花、石菖蒲药材等等山货。山民们都蹲在地上，憨憨地等着远处的贩子来挑挑拣拣。

春官边走边看：碎娃儿围了一圈圈，里面有人在敲锣，牵着猴儿耍把戏，好有趣哦；和尚样儿的汉子在耍大刀，旁边有人在凳子上滚灯呢，眼窝都是白色儿的，好可笑喔；还有人在卖耗儿药呢，扯起嗓子吼：

快来看，
快来买，
保证不得日你拐；
不痲猫儿，
不痲人，
痲倒你了我死人；
角钱一包包儿，
不得打敲敲儿，
麻你骗你豁你我是儿……

中街靠外还有家小旅店，木楼上是远近贩子歇脚的客房，利用楼下经营饭馆儿，方桌儿摆了一边。栏杆外的斑竹有汤碗那么粗呢，有人将掀开布帘儿的画眉笼就挂在竹枝上，然后嘴里含个哨子咄咄地逗着鸟儿，一会儿，竹林和鸟笼里的画眉都在欢快地歌唱。旅店大门脸卸下的门板儿立了一堆堆，一口大锅支在门旁，滚烫的油锅里炸着喷香的油饼儿，油条和麻花儿摆了半笊箕，馋得春官直流口水儿。

一个男人头发炸蓬蓬地蹲着，见他慢条斯理地从裤兜儿里摸出叶子烟卷儿塞在烟锅里，嗤地划一根火柴，用手挡住风风儿，偏头点燃后猛地咂了几口。一股浓烟儿冒出来熏得旁边的女人直闹：你这狗×的老烧棒，又吃你妈这×，把老娘呛得直淌眼泪水儿，你闻你那咕哒儿嘴嘛，臭得就像茅室里的粪幽幽一个样儿……

男人斜了一眼，朝地上啗的一声，从牙缝缝儿里飏出一股口水，眯眼说道：舍物儿碎婆娘，你男人不烧嗦？你两口子昨晚上又烧了几棒？然后嘿嘿直笑。女人一边摆弄鸡蛋一边接着说笑：你个老二杆子太孬了，试嚯哪天老娘一裤裆夹死你！信啵？

老街上的人满当当的，挤得春官直冒汗。有的女人舍不得把竹背篋儿放下，一直挎着，一不注意就把别个的脸划上了，路人正要发火，女人连忙道不是也就算了。春官手里拿着棉花糖，踮起脚尖尖儿一望，街头到街尾根本看不见脑瓜子，全是背篋在晃动。

晌午，各家的山货都卖得差不多了，男人们就把背夹子靠在小饭馆外的墙根儿上。进店扯起喉咙喊来几盘小菜儿，然后尖起嘴，把杯里的老白干儿咥得滋滋儿响。几袋烟的工夫，男人就满脸通红，眼前迷迷糊糊的，说话舌根子都在发硬了，朝裤裆耷着脑袋，嘴角不断流着悬吊吊的口水，还不想起身往回走呢。

女人们舍不得花钱，最多买几颗水果糖或是油饼儿诶哈碎娃儿。

待日头要靠西边卧狮一般的山梁梁儿了，赶场的人们才陆续散去。女人家瞅见自家男人还在饭馆里喝烂酒不起身，见有的孬人还把脚踩在长凳子上，大声舞起的像要打架一般划着拳儿：

哥俩好哇，
 独呀独一根儿啊，
 二红喜呀，
 三呀三桃园呐，
 哥俩好哇，
 四呀四季财啊，
 五魁首呀，
 六呀六六顺呐，
 哥俩好哇，
 七呀七个巧啊……

女人立马就气登喉朥了，便叉起腰杆儿站在门口挽起袖子大骂：你个短命害癩的！猫儿尿还没灌够嗦？昨晚，门后角角里还放了一桶喃，拢屋了给你说，老娘要你喝安逸，试嘛！

男人听到后猛地仰头一口喝了，摇头甩脑，蒿秧一般前脚打后脚地拐了出来，一手挎上自己的背夹子。

女人揪住男人的耳朵就使劲拖上走，男人哎哟哎哟直叫唤。旁边的人都捧起肚皮笑得前俯后仰的，说这又不是在拖猪儿，哈哈。男人把头转过来说：莫慌着，老子的拐耙子呢……

老街的周围，散场的人们像蚯蚓儿一般，把七条蜿蜒崎岖的小岔路蹀得白光光的，大人们说：“七岔口”的名儿是不是这么来的哟？

3

春官晌午饭是在街头大板栗树下的驹巴儿家吃的，板栗树的腰身硬是有几条黄桶那么粗呢，反正三四个人伸展着手都围不了的。春官叫驹巴儿的爸爸为大爷，听说好多年前大爷是人赘才到这老街上的。

驹巴儿和春官一般大小，荆的锅铲子头，长个戳瓢脸，小眉小眼的，上嘴唇翻起，红白的牙轮总是往外露，满口都是焦牙，塌鼻子下的鼻泣流得老长，像一绺透明的胶水。随时用袖子在鼻子下面横着一揩，再往黑色灯草绒衣服上一擦，胸前和袖口上总是油光光的。驹巴儿从小就有气管炎，冬天一

来，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下午，爹说要回山上犁几天湾里的冬地忙不过来，叫春官就在大爷家耍，说等过段时间逢场了又来接他回去。春官听到了巴喜不得，感觉山上单家独户的，哪有这街上好玩儿呢，顿了一声，便高兴的和驹巴儿跑得不见人影儿了。

大爷的堂屋在中间，两扇大木门有两个半圆形的铜拉手，门头两边凸出的木筒墩雕着奇异的花纹，好像连环画里哪个人打架用的铜瓜锤儿。两扇门上还贴着花花绿绿的门神，有个人手里托个塔子，驹巴儿说叫李天王；还有个一手握把大刀，一手拿把宝剑，眉毛胡子老长，看起样子凶得很，说叫什么秦宝叔呢。春官觉得秦宝叔名字不好听，说自己长大了当李天王安逸些，驹巴儿说那他就当秦宝叔算了。

左右门框上贴着皮皮翻翻的红对联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大门门槛很高，左右还支了个方木墩，晌午春官和驹巴儿就坐在两边的方木墩上，端着木碗碗吃饭，稍不注意大公鸡就来啄碗里的米，撒得满地都是。大爷顺手操了根响竹刷子朝公鸡打去，那家伙“驾”的一弹，飞炸炸的就到了街外面吊脚楼下的竹林子里，哈……哈……那样儿简直就是一架炸蓬蓬的“土飞机”呢。这下子，竹林里好多母鸡受惊了：咯咯啾……咯咯啾……咯咯啾……咯咯啾……咯咯……

堂屋正对大门墙上贴了好大一张红纸，上面用毛笔竖着写的大黑字：天地君親師位。两旁也是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些字儿还是春官读了几年小学才认得的。墙脚还摆了张长条形的木桌，上面摆放着一个方形的升子，里面装满了小麦，燃烧过的香荏儿朝天插在里面。大爷不准小孩儿去摸上面的东西，春官和驹巴儿偏要去逗一下，大爷看见了逮到哥儿俩的耳朵使劲揪，两个小家伙疼得就歪起脑袋求饶：哎哟，哎哟，不逗了，不逗了。

堂屋正中间是方木桌，漆得红光油亮，不过有一道裂缝儿。春官和驹巴儿吃饭掉了米粒在缝里，大爷就朝桌面使劲拍了一巴掌，米粒儿就会从桌缝里弹出来，然后叫哥儿俩喂到小嘴巴里吃了。大爷还说糟蹋粮食是要遭雷打的！

堂屋墙角用青石条砌了一处火塘，火都没断过。火塘上方竹筒里穿着一根木藤钩搭，钩搭上吊着烧开水的铜壶，要炖肉了就换作鼎锅。黑麻麻的墙上挂着一哒哒儿熏得发黑的老腊肉，浸出的油不断地往下滴。

七八个小木凳儿东倒西歪地围着火塘，哥儿俩不爱坐凳子，嫌屁股硌得疼。还是大爹躺的躺椅安逸，用竹子做的，背后还有几级齿啃可以调高低。只要大爹没在，春官和驹巴儿两个就蜷在上面打跳，有时隔壁几个娃儿也来争抢，哥儿俩就双手死死抱住躺椅扶手不放，还大声啊呀啊呀叫唤。大妈听见了，就在灶房里大骂：砍脑壳的些，老娘出来给你几爷子两扫把哟！

4

傍晚，老街上有家人在办酒席。顺街道中间一摞摞的方桌儿，那家门脸上的灯笼和对联红堂堂的，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儿是下街王老大写的，听说他们一共七弟兄呢，哇塞。

鞭炮在街延边儿不断噼里啪啦的炸响，碎娃儿都蹲在地上，抢着捡没炸过的炮儿揣进裤兜。

要开席了，一窝蜂进巢样的拥了好几桌，东倒西歪的全都是碎娃儿。春官憨憨地看着同桌对面座位上，一个小女孩儿扎着马尾辫儿，头发有点发黄，穿件红花袄儿；两个眼珠儿滴溜溜转，一笑起，脸上的小酒窝儿十分的好看。驹巴儿说她叫“香儿”，是隔壁尚爷的小孙女呢。春官问：有多香呢？驹巴儿说：香儿脸上抹的是“百雀灵”，老远就闻到喷喷香呢。

娃儿们都把碗儿敲得叮叮当当响，几个女人就指着大家笑说：你看那几桌嘛，就像一群小讨口子叫花儿样样，莫得一点儿规矩……

大鞭炮噼！噼！噼！震耳欲聋！只听哩啦……哩啦声更紧促了，见两个吹唢呐的人腮帮子胀鼓鼓的，感觉嘴里含了两条大鸭蛋呢。知客先生（主持人）开始站在大门处大声吼道：

老少邻居，
街上街下，

里河二岸，
亲戚朋友，
叔侄姑嫂，
老娘舅，
小娘舅，
老小娘舅，
请啦！请啦……

只见端菜的掌盘师们个个拴着围腰儿，香烟像两门大炮架在耳朵上，脚下还扭秧歌儿一般，跳上一气才上菜儿：

干碟子：瓜子、花生、糖果儿。

凉菜：凉拌猪耳朵、盐卤肚条儿、糖醋排骨、凉拌麻辣鸡块。

热菜：焗鸡、焗鱼、刀夹圆子、龙眼肉、回锅肉、腌菜烧白、粉蒸炸肉、鼎锅子肉炖红萝卜儿、爆炒鸡杂碎、酥肉汤、酥骨汤。

尾菜：炆炒豌豆尖，菠菜豆腐汤。

撵客菜：橘子（结局之意）。

酒水：冰糖煨老白干儿、烫黄酒。

开始扒席！娃娃们顾不得听其他的，胃口都比在家里好，个个像圈里的双月猪儿那么朗力哟！盘子一上桌便空了！有的闲得就把筷子叉开含在嘴里焦急地咬着……大人却说：羞死个仙人板板哦！这才是他妈一群饿死鬼投胎的！知客又说了一阵：

常言道哇，
名花尽开山山艳，
亲朋登临处处春呐；
堰塘红莲儿并蒂开，
树上彩凤儿乐双飞呀；
水鸭子点头对对游，
白果树儿连根生哦……

小娃娃们在席上那是好一个呼儿嗨哟！都说天天这样子就安逸了！饭后，娃娃们歪着头憨墩墩地看电影《三打白骨精》，嘴角直淌口水儿！

大半夜里，大伙儿都没瞌睡，嘻嘻哈哈的这屋那屋到处乱窜。男人们在方桌上玩长牌，每个人面前都堆着玉米粒儿记输赢。有的小孩儿就围堆堆玩

摸乌龟，输了就在脸上贴着白纸条儿。只听得大人那边有人大声嚷道：拐子，老子割了！

新娘的门掩着，春官和驹巴儿就倚在门框偏起耳朵听，好像新娘坐在床上，床罩垂着，模模糊糊的。一群大大小小的女人围在床边儿，只听到有个年轻的，调起猫儿大一般的声音又哭又唱：

我的地，
姐儿呢，
你嫁走了噻，
好久才见得到喔？
原来哟，
我们噻，
上山扯猪草哟喂；
姐儿嘞，
你走了噻，
妹儿又和哪个去耍哟？
呜……呜……呜……

春官和驹巴儿听得下细，不小心被人一撞，门儿吱呀一声叫，哥儿俩一挛滚到新娘屋里。一个女的大声骂道：两个癞狗×的呀，再偷听嘛？信不信，老娘给你妈两棒槌哦！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春官和驹巴儿被一泡尿胀醒了，哥儿俩站在吊脚楼阳台上边，从栏杆缝中间朝下往猪圈里撒尿儿。

只看见老爹拿着叫“木叶垮儿”的东西，从山上耳树林里搂了好大一背篋落叶回来，倒在了吊脚楼下的猪圈里，落叶堆比人还要高呢，抛松松的。

几个帮忙的在街边摆一摞摞茶壶烧开水、逗炭火；几个懒婆娘可能才起来，站在大门口揉眼睛、打呵嗨，那家伙！嘴张的就像蛇要吃癞肚子（蟾蜍）样儿。

春官和驹巴儿下了楼，就站在猪圈的墙坎儿上，腾地一下跳进落叶堆里，软绵绵的。几条小猪儿从落叶下面窜出来，背上哥儿俩叽呀……叽呀的在圈里乱窜！

吃酒席的人看到了就笑：这两个碎家伙，骑不得猪儿哟，嗑嗦大了接婆娘那天要吹大风呢……

旁边圈里关着的老母猪惊醒了，张开大嘴巴，

吭当当……吭当当……的叫着正要跑过来，哥儿俩吓得像猫儿似的飞上了圈墙坎儿。

驹巴儿攀着春官的肩膀到吊脚楼下的竹林里，造上几堆小山一样的粑粑儿，然后刨几把沙土掩了。再嘍……嘍……嘍的唤上几声，小黄狗儿立马从石阶上跳了下来，摇起尾巴儿到处嗅个不停。

竹林里有好多打卷儿的笋壳，上面的细毛毛儿扎在哥俩精溜溜的小屁股上，好痒哦！哥儿俩转过头来使劲地挠，就像两条小狗儿在打旋旋儿般，不断地咬着自己的尾巴呢。

驹巴儿说：结婚的咋还没放火炮儿呢，好久才吃饭嘞？肚子好饿哦！就带着春官在竹林里乱窜，到处都是沙坑，里面掉了好多各色的羽毛。春官低头捡了一根红羽毛在脸上抹，绵软而丝滑，好温柔呀！驹巴儿见到老长一根白羽毛，他说肯定是大白鹅掉的。

突然，看见一笼竹根脚下，灰坑里，两个鸡蛋！驹巴儿拣根小竹棍棍儿，把一个鸡蛋钻了纽扣大个洞洞儿，把里面的蛋清蛋黄搅了几下，还摇了一会儿。驹巴儿把鸡蛋倒着，蛋清拌着黄，悬吊吊的；驹巴儿偏头一大口就接住了，闭上嘴把头望在天上，只见他眼仁翻一下白，咣的一哈就咽下喉咙了！还说安逸得很呢，说喝了生鸡蛋就不驹了。

春官也想试一盘，尝尝味道咋样儿？学着驹巴儿的样子，仰头一口喝了下去！妈呀，又凉又滑又腥！哇的一下，扒席整了一肚子的好家伙全倒光了……

5

春官歪起坐在街边的石磨盘上，只见青石板被曾经赶场的人踩得油亮亮的。也不晓得驹巴儿撂下他跑哪儿去了，翘着小嘴儿生着闷气，脑袋耷在膝盖上用小树棍儿不断地戳着磨眼。

春官突然想起：老家山上的汤瞎子，被断腿子徒弟用竹棒棒儿拖着，走路还用手和脚在前面蹉，就像在捉迷藏。

他们赶场摆摊儿算命回来路过我家，进屋便在火塘边开水儿又是拉二胡，嗯嗯啊啊的，我听嘛那家伙声音就像在哭样儿。

我晓得我才4岁多点儿，我摸他的二胡，他就一把抱住我，又是摸脸又是捏手的，把人吓遭了。

爹对汤瞎子说：兄弟，这娃儿还莫得名字呢，你给取个名儿以后上学了要用喃，还是要收点钱哈。瞎子说：收个铲刀子哟！

瞎子便从蓝布口袋里翻个竹筒筒儿出来，叫我抱着使起劲儿地摇了三哒三遍，说每遍只能落一个竹片片儿在地上，竹签上面有一路路儿小毛笔字，就像鬼画符样儿。

瞎子对爹说：二哥你看嘛，这娃刚刚摇了三个签签儿，我们依次来看哈。瞎子又看不到，就叫断腿子徒弟来读。

头签：和尚打伞。

瞎子说：二哥啊，和尚打伞嘛，就是无法无天呢，这娃儿小的时候是匪徒喔，要管紧点啰，不然大了要日天呢！你信不信？爹叫瞎子接到说，瞎子说：你莫以为我看不到，我刚才摸过娃儿的相面，这娃犟得很啊，你叫他上山吧他要下河，你叫他逮鸡呢他又要去按鹅，唉，犟牯牛儿一个啊！

第二签：矮子爬扶梯。

汤瞎子翻了几下白眼说：二哥啊，你又听哈，这矮子爬扶梯嘛步步登高哦，好签啊，这娃年轻的时候嘛，路儿可能越走越好哟。爹说：是啵？反正听说过些年这山上也要修公路了，路儿肯定要好走些了嘛，这个不用说的。瞎子一摆脑壳说：二哥呢，哪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嘛。

末签：关公流鼻血。

爹一听到有个血字就打怵。瞎子慢条斯理地旋着脑壳说：二哥，你是念过几天夜校的，不懂嗦？这个签才叫那个好哇！瞎子拽了拽爹的衣角说：听我给你说嘛，这关公流鼻血呀，那是红运来啵了哦！爹突然就咧嘴笑了，嘴巴角角的胡须都像猫儿的胡子样一动一动的。

瞎子越说越起劲儿：二哥啊，红脸关公你都晓得嚟，那多讲义气嘛，和刘备张飞在桃园结义的嘛，好多人都在供关公喃，这娃命好哇！二哥，你信不？这娃长大长要当官儿的！

爹把两个巴掌夹在膝盖间偏起脑壳问：兄弟，那你看当啥子官呢？瞎子说：至少都是个生产队长，你说咋样？爹说：他娃都当得了官啊，我看当个尿

桶官儿还差不多喔。我妈听了，两只手在围腰上翻来覆去地搓，笑得一颗金牙都露出来了。姐姐捏着我的下巴儿使劲左右摇晃，把人脑壳都差点摇昏了，还说我二天当个啄木官，天天好在树上啄的哆哆哆的。我把眼睛愣起望着我姐说：嗯，你才当啄木官，天天吃毛毛虫呢！踏脚转身跑到门外去了。

我藏在外边听墙根儿，爹说：难怪哦，去年腊月三十去给先人敬坟，原来坟上长了棵弯弯树，不晓得被哪个狗×的偷偷去砍了，这狗×的才叫缺德哟！生怕别个祖坟冒青烟儿。瞎子说：弯弯树儿倘若不砍的话，那这娃二天是要当大官儿的，二哥你信啵？

春官又使劲儿戳了几下磨眼，心想：我才不想当啥子生产队长呢，一天都在保管室台子上开社员大会，说的白泡子乱翻。坐在台子下边的女人们就叽叽咕咕说话，还笑得嗤嗤的；男人们一直眯着眼睛吧嗒吧嗒的烧叶子烟和朝地上吐口水儿。那保管室就像在瓦窑里烧砖儿一样，呛得人恼火得很！我才不想当啥子生产队长呢。

记得爹在方桌上摆了一堆花生、一碗肥腊肉、一盘洋芋丝儿……我还听到爹在灶房悄悄给妈说不能整八个菜的，那是待讨口子的呢，人家看了要恹气的。还说实在不够的话，就在坛子里捞一小盘儿泡菜把数字整吉利点。

汤瞎子向爹问了我的什么生辰八字，摇头摆脑掐指就算，一会儿就给我取了个名儿叫“春官”，还说古代春官的官位还不小呢。爹高兴蹦了，不停地给瞎子杯里倒酒，酒罐罐儿冒出的嘴嘴就像我裤裆的雀儿呢。心想瞎子是在一杯儿一杯儿喝我屙的尿尿呢，哈哈，心里一下就顺当了，哪个叫他他说我要当生产队长的呢。

瞎子吃腊肉就像牛儿吃扁谷草样好肯钻哦，嘴角上还在悬吊吊的冒着油，他把我们家的腊肉都要吃完了！

我不想理汤瞎子了！他还坐在火塘边不断地剜牙缝儿，还跟爹说要给我说个小媳妇儿，乖得很。我整死都不要！我说来了我要把她打死，不相信了试一烙铁嘛……

春官正要接着回想，抬头便看见从下街乌泱泱过来一大队男娃娃，香儿和几个小女娃远远的在踢

毬儿。

春官晓得带头的那个叫莽娃儿，肩上用竹竿扛了面旧红布旗子，上面还用粉笔画了个斜垮垮的五角星。人看起来大一截，牙巴翘起，满脸横肉，说话缸声响，歪戴个帆布帽子，帽檐檐儿上面用锁针别颗红色的像章。鸡屎藤拴的腰杆上还别了把木头手枪呢，肚皮都露在外面。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指着春官喊话：你的，大大的，参不参加老子的队伍？

春官歪起脑袋怯怯地望了望莽娃儿，见他满嘴角都是白沫儿，心里直想笑。

驹巴儿排在第二个，一手握着一把青龙偃月大木刀，左手攥着裤腰；背上还披了一哒儿不知从哪捡来的烂黄牛皮皮，脚上黄胶鞋里的大脚趾儿都钻出来了，一动一动的。驹巴儿用木刀指着春官叫道：春官，八格牙路的，参不参加？然后迅速地站了回去。春官开口说：驹巴哥，我一直在找你喃。

大伙儿都指着戴着虎头帽儿的春官傻笑，直间喊：春官，春官，春官……

隔会儿，手上握把竹弓箭的王七郎嚷道：哟晒哟晒的，春官，听到没有？

春官这时壮起胆子问了一句：有啥好处嘛？

站在队伍尾巴上一个男娃儿女兮兮的，长得倒还乖，白嫩嫩的，铁环套在脖子上；还穿条花裤裤，裆下夹只竹梢梢儿，说是骑的白龙马儿哦。小行头儿娘声娘气地说：有好处喃。

春官觉得这个家伙怪有趣的，就问：到底有啥好处嘛？

领头的莽娃儿把旗杆往石板上一杵，一手叉腰，喊道：凡是参加老子队伍的，通通的有赏！旋即从裤兜儿里掏出一颗把把糖，举在头顶挥舞，包糖的纸是花色儿的，真的好好看哦。

春官咽了咽口水，跳下磨盘，双脚并拢，右手一举，大声说：莽哥，我要参加！

莽娃儿随即把旗子递给春官，命令道：你的，春官，大大的，走前头扛红旗，举高点！春官神气地挥舞着旗子，高兴极了。

莽娃儿站在队伍旁边喊口号：立正，稍息，立正！大家都跟着仰起头扯起嗓子喊，感觉这老街的房子都要震垮了。

喊累了，莽娃儿就把包糖的花纸儿剥掉，将糖

纸交给驹巴儿，说：哟西，你的，大大的良民，奖励你的。驹巴儿歪起头将糖纸儿里面用舌头舔了又舔舍不得撂，还摇头摆脑地说：安逸得板儿哦。

莽娃儿捏着把把糖叫每个人舔了一口，然后将糖独自含在嘴里，一边的腮帮子鼓起像胀了气的癞蛤蟆肚子样，大家都憨憨地望着他直流口水儿。

莽娃儿钻进队伍，站在了第三的位置，驹巴儿开始大声喊道：

走一，
扛红旗；
走二，
披牛皮；
走三，
当官……

一大队人马在老街上游了好几个来回，一二一的号子喊得窜天响，个个威武得就像圈里的小牯牛儿。

中街子小卖店里，一个小脚女人一拐一拐的出来了，头戴黑丝帕，深眼挖空的，手里捏个棒槌，咳嗽嗽的指着莽娃儿就骂：你个挨炮灰砍脑壳的短命娃娃，一天就在街上匪啥子？

莽娃儿一见他老妈，转身撒腿就跑，脚上鞞的一只烂鞋子甩起老远！大伙儿都跟在后面飞哒哒儿的追赶，都喊：莽哥，莽哥，等到，等到起……

6

春官和老街上的娃娃们穿的都很单薄，哪儿有袜子穿，脚后跟全露在外面，黑麻麻的，都裂了小小的冰口子，冒着丝丝的血痕，大家都没感觉似的。

大人成天忙得木牛儿一样团团转，没人管的孩儿们一个二个约了，背上小背篋，去青竹江对岸捡干柴，以便消耗一下太过剩的精力。

江两边麻柳树下的绵绵沙丘就是渡口，潭里，一群小野鸭儿不断地刹着弥耳头，使劲儿地啄青苔里的小鱼虾。

船家瘦筋筋的，胡须稀稀拉拉，门牙都掉了，

说话总是关不住风，住在麻柳树下的窝棚里。

木船儿刚撑过来还没靠稳当，大家一个二个跳上去，船板嘣嘣直响。

船家吼道：碎蛋子些，莫给老子滚到河里淹死球了！莽娃儿硬起脖子回了一句：敢管鲁智深！船家咧了咧嘴：这家伙才毛呢，你是哪个的种，老子还怕你呢！

待船要到对岸了，娃儿们都把双腿叉开，使劲的摇船，香儿把住船舷惊乍乍直叫，春官也感觉晕得打旋旋儿想吐。木船还在左右摇摆着，船板都要散架了一般，泛起的阵阵波浪打在岸边哗啦哗啦直响。

船家赶忙把篙杆嗖地一下插进水底，斜着身子使劲地撑。眼看船头要靠近沙丘了，大伙儿接连鱼跃般跳了下去，撂下背篋就躺在绵沙里打滚儿。

莽娃儿猛地一脚蹬开木船，船儿就在水里打转转儿。大伙儿抓起沙子都往河里撒，气得船家直跺脚，骂道：一群小土匪呀，砍脑壳的娃娃些……

穿过烟尘滚滚的沙丘，队伍上了土坎，眼前一湾湾儿沉水田。里面关着半尺厚的清水，西山阴冷，沉水田已结满了玻璃厚一层的冰。

大伙儿纷纷捡个石头砸一块冰放在嘴里咬着，只听见：嘶……嘶……啊呀……啊呀……嘶……嘶……

手都冻得红萝卜儿样，大家将冰块儿甩在水田冰面上，唰唰的滑起老远。莽娃儿抱起一坨大石头举过头向前抛去，嘭的一声巨响，把大家都吓懵了，砸到的冰面，瞬间，道道不规则的裂纹向周围嘣嘣裂开。

进得林子，眼前瞬间暗了下来，很不习惯，这里的松树溜溜儿直，每棵树都伸长了脖子，拼命地朝天争抢着，好像要把太阳活活吞了一般。

大柏树下，一座老坟非常高耸夺目，坟背上耷着绿绿的、溜溜儿光的皮草叶儿。莽娃儿说，做豆豉的时候，都要来这沟里扯上几把，回家垫在蒸笼里，还说春天开的蓝白蓝白的皮草叶花儿才叫好看呢。

有檐有窑口的青石碑两边滚龙抱柱，龙头嘴大张着，当中有条火球，莽娃儿说这叫二龙抢宝喔。

碑板上的红色字迹依稀可见，莽娃儿走拢探头

仔细瞧了瞧，慢吞吞念道：××紫气东来，××吉祥××，左下角几个小字是：大清道光×年。

春官问：大清是啥子哟？

莽娃儿说：大清就是大清早嘛。

香儿又问：道光是啥呢？

莽娃儿挠了挠头，一本正经地说：道光就是道路光光的嘛。

大伙儿都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驹巴儿说：我屁都不相信哦。

莽娃儿斜眼恨着驹巴儿说：你有本事再说一遍，老子杖死你信哦！逮到驹巴儿的衣领就使劲一拽。大家一拥而上，纷纷抱住莽娃儿双腿，没几下，小孩儿们全部狗吃屎般趴在了地上，就像一起在给老坟磕头呢。

莽娃儿驾驾的骑在古坟背上，命令大家都要爬上去骑马儿，大伙儿都战战兢兢的，香儿更是吓得直跳脚抹眼泪水儿，整死都不愿上去。

沿小路往上爬，来到晒坝大的一个地坪上，大伙儿放下背篋，小心地握住树根，趴在悬崖边往下看。

只见万丈高的石灰崖，斧劈一般矗立在江面上。筷子一样的木筏漂在江心；有人藏在大馍馍石背后偷偷淘着沙金。

春官心想：他们都不嫌冷啊？听爹说过的：娃儿想过年，大人想挣钱。始终搞不懂，为啥要挣钱呢，要那么多钱有啥用嘛？是不是自己长大了也要去挣钱呢？春官翻了一下自己的裤兜儿，身上只有两分钱。还是大妈早上给的，说乖乖儿的莫打架，好买糖果儿吃。

春官再看了看悬崖下，顿时头晕目眩，双腿发麻，赶紧地缩了回去。莽娃儿说，一个小伙子牵着黄牛儿过路，一起从这石灰崖掉下去就死了，脑髓都出来了，好吓人哦！

地坪角角边，上面还有一道叫白耳子的悬崖。崖脚处，缠了几缕红布儿的石柱儿矗着；人高的圆石柱下面，还生着两个鸡蛋样儿的大圆石疙瘩，莽娃儿指着说这叫“驴球石”呢。石柱旁边，一条盆口大的风洞直窜地下，深不可测，黑瓮瓮的洞口不断冒着白雾。大家纷纷往无底洞里撂小石头和土块儿，只听得洞里夸、夸、夸的声音越来越远。驹

巴儿说洞里面肯定有老鼠精，香儿说下面是海呢，莽娃儿说：凡是生不出娃儿的人都要到这儿来拜一下的……

青竹江对面山上，断断续续传来喽喽……扯扯……嘤……的锣鼓声。麴巴儿僵住说：这冬天的，又不得给玉米薹锣鼓草，遭了！肯定死人了！香儿忙问：那个死啞了？莽娃儿望了望，双手握成喇叭状，扯起嗓子吼道：死了黄牛好过冬哦……

爬上白耳子悬崖，终于到了山顶上。老林的落叶软绵绵的，踩上去窸窣作响。尽是什么岩青冈、九把斧、水香、臭椿、红桦、樟木、灯架子、犟九弯、水冬瓜、刺龙包、马桑、夜藿等等杂木子。藤蔓紧紧缠住怪眉怪眼的大树，从朽枝儿上垂下来的藤蔓，活像一条条乌梢蛇挂着，可怖得很！松鼠翘着毛茸茸的大尾巴往树干儿上蹿，野鸡咯咯咯的叫唤，锦鸡的羽毛老长老长，好似火凤凰一般在林子里驾驾的乱飞呢，林子深处还不时发出戚戚嘞嘞的声响。

麴巴儿说是不是有狗熊哦，莽娃儿说可能是野猪在刨酸枣儿，香儿说她看到一只五颜六色猫样的野物，莽娃儿说那叫“九节鹿”呢，还说你们信不信，野物来了老子一刀把它剁了！

大伙儿都不敢大声说话，争抢着捡地上的干柴禾装进背篋，割一截细藤把柴禾拴住，弓着身子在双肩套好背绳，使起吃奶的劲儿，“嘿呀”一声，浪窜了几下，方才站起来。树笼笼的野鸡惊得扑棱棱直飞，大伙儿拍拍屁股后的渣渣儿，拄根木棍子就往回走。

回到驴球石地坪坪儿上，大伙儿纷纷寻石头将背篋坐上歇气。双腿唧、唧、唧的打着颤儿，感觉浑身都在冒汗，各自把背绳松了松，尖起下嘴唇直往额头上吹气儿。麴巴儿不小心脚下一溜，一背柴斜起倒在地上，人也翻了个翻，黏得满嘴泥土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双手捂着屁股直叫唤：唉哟……唉哟……唉哟……唉哟……

大伙儿幸灾乐祸地狂笑一阵，都说背的夜藿柴就像铁坨坨儿一样磅重，大伙儿纷纷唱起儿歌来：

马桑柴、
夜藿柴，
老娘的屁儿都震出来，

拐扒子，
抓紧点，
谨防老牛栽下崖……

放眼望去，蓝灰灰儿的远山层层叠叠，小河在几缕阳光照射下明晃晃儿的。七岔口的老街上，家家户户房背上炊烟袅袅。

大伙儿肚子咕咕作响，莽娃儿问大家这会儿想吃什么，都叽叽喳喳地闹麻了，说想吃锅盔喝鱼汤儿、匝肉面儿烫醪糟、月亮粑儿甜米汤……莽娃儿说他想吃唐僧肉下黄酒呢，大伙儿哈哈大笑。

当下，大家越发感觉又渴又饿，不断地咽着口水，浑身没劲儿。莽娃儿朝地上呸的吐了一泡口水，大声说：歇不得气咯，哪个家伙仁儿再说，我给他一棒棒儿！

大伙儿边走边唱：

月亮戈，
板板梭，
烧油馍，
油馍辣，
炒黄瓜，
黄瓜苦，
炒豆腐……

7

当天夜里，尚爷家用野韭菜炒了盘豆豉，满屋都是香喷喷的。香儿喝了小碗半汤饭，火塘烧的洋芋都还没顾得吃，就感觉好困，眼皮眨得恼火，便热水洗了脚乖乖地上床睡去了。

半夜里，香儿高烧直说胡话：莫过来，莫过来呀，呜……呜……

香儿妈起身点上昏暗的煤油灯，使劲拍了香儿一阵；香儿呼地一愣坐起来，眼睛鼓起多大，用手指着床尾的穿衣镜里，浑身颤抖着喊：莫过来，莫过来呀，呜……呜……

香儿妈吓得头上毛根都竖起来了，连忙喊醒自己男人。男人扭过头迷糊道：咋了？咋了？

她指了指香儿，男人见状也吓得不轻，就朝香

儿脸上使劲啪的打了一耳光。

香儿好像醒过来了，不断抽泣着。迷迷糊糊地说，她看见一个红孩儿，一直在镜子里飘来飘去的朝她笑，笑声古怪得很！

香儿爸立马握上手电筒，将衣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了好几遍，也没见有个红孩儿呀，日怪了！

男人便寻了把砍柴的弯刀来，一直紧紧握住守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香儿还是高烧不退说着胡话。尚爷吩咐香儿爹赶紧去观音崖把槃先生请来捋治一下，说这娃可能碰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午后，香儿爹在斑竹林捉了只大红公鸡，在小卖店买了香、烛、纸，春官和驹巴儿一路跟着，从街尾向南往观音崖去了。

钻过一线天，下了岩湾湾，转上三道拐，爬过鸡爪石，再绕一圈红军碑，终于到了桂溪沟，便看得见青竹江边的观音崖了。

只见江边蜡黄色的山崖像老鹰嘴一般矗立着，有七八丈高，非常峻峭险奇。上面的观音庙只看得见朱红色的檐口，崖上一股清泉凌空飞泻下来，雾气腾腾，阳光一照，水雾上出现一道彩虹。

崖脚下的石头天然形成五尺大小的椭圆形水潭，虔诚的山民们都往里面撒了厚厚一层硬币，在阳光下闪着银白的光。春官和驹巴儿说好多钱哟，正想用手去捡，香儿爹赶忙打住，说有个叫贵生子的娃儿，就是捡了这观音崖的钱回去买糖果儿，没几天就疯了呢。

大家弓背爬上一擦擦石阶，气喘吁吁的，但见观音庙外，挂满树的红布条儿迎着江风呼啦啦直响。

进了观音庙，见得槃先生，说了原委。香儿爹便是点香、磕头、作揖、烧纸；杀了公鸡，将染了血的一撮鸡毛黏在神龛上，又在观音面前许了愿等等方才作罢。

返回七岔口老街天都麻麻黑了，香儿爹叫了几个男的来陪客。槃先生又细问情况，大人们纷纷猜测；驹巴喘着说：昨天去捡柴的时候，莽娃儿叫大家骑坟，香儿都遭吓哭了呢。槃先生立马断定：香儿被坟林里埋的死娃儿魂缠到咯！

桌上摆着糖炸花生米儿，凉拌猪耳朵，干萝卜卷儿炖的老腊肉，还有一大盘莲花白。饭间，香儿蔫奄奄的藏在灶房不出来，春官和驹巴儿就趴在桌子上，抢吃盘子里的花生米儿。

饭后，槃先生就吩咐把所有的门和窗户关严。然后从一个牛皮包里拿出自己的行头，先在堂屋神龛处烧香、烧纸，蹲在地上打卦。春官和驹巴儿就站在旁边憨憨地看，只见卦是山羊角做的，有3寸长，中间剖成两半。槃先生双眼一闭，念念有词，把卦往地上一撂，说到：阳卦、阴卦、胜卦……

驹巴儿把嘴凑在春官耳朵边悄悄地说：这个我都学会了。春官说：莫开腔，你嘴好臭喔。

一会儿槃先生闭眼请神，嘴里咕噜咕噜念得很快，春官和驹巴儿听不懂。槃先生钻进香儿的睡房，将短柳枝放进桃木碗的清水里，然后用指尖蘸了蘸清水，给坐在床上的香儿脸上使劲弹水。

槃先生又拿着一个大铁圈圈，上而挂了好多圆环，用手一抖，唰唰唰的直响。来回地跳，还用脚使劲儿蹬床，感觉床都要散架了一般。槃先生嘴里又念念有词（拟音）：

前信奉信，
寿能争香，
请争香坛，
南无阿弥陀……

春官和驹巴儿就靠在门框上听，反复地默记着。

完了槃先生在火塘边坐下，矮矮的个子满脸都是皱纹，额头挂满了汗珠子，端起茶盅仰头咕噜咕噜灌了几口茶水，就像牛饮水的样儿，喉结上下一动一动的，还敞开胸膛使劲儿地烤，说莫阴汗哒。

槃先生说还要找副草药，香儿爹打着手电筒走前面带路，春官和驹巴儿好奇地跟在尾后，根本看不清脚下，连滚带爬的下了竹林，藓麻撩得腿儿火辣辣的，踩上一坨软绵绵的玩意儿，驹巴儿提起烂胶鞋一闻，好臭好臭哦！

槃先生随手扯了车前草、狗蹄牙等几样草药，接手电筒到处晃，立马跑到一窝竹子根下，瞧见一沙洞，便挽起袖子用手掏进去。一会儿逮出一只

正在冬眠的癞蛤蟆提在手上，说道：我只要一出门，随手都是药喃。

槃先生将这些药全部装在袋子里，嘱咐兰儿爹马上拿回去，放到土罐子里，用慢火炖一个时辰，让香儿每天喝三次，说三天后便可见效。春官和驹巴儿一听，差点把晚上吃的花生米儿都吐出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莽娃儿就被她妈用竹块子打了跪在碎瓦片儿上，耷拉着脑袋，萎得像个马上就要砍脑壳的死刑犯。

香儿爹按照槃先生的吩咐，把衣柜重新摆了个位置。傍晚，老街上的大人们悄悄儿的去了江对面，给那座大清道光年的老坟敬香烧纸……

世界也是日怪得很，几天后，香儿真的好了，又开始跑出门和大家玩儿了。驹巴儿总是惹香儿，问癞蛤蟆的洗澡水好喝不？香儿莫名其妙地摇头。哥儿俩就学起观音崖槃先生的样子，在大板栗树下念经、跳大神，满身上扎着刺壳儿，像两只毛炸炸的小刺猬一样。

8

又一个逢场天，热闹就不说了。

春官和驹巴儿站在河坝竹林边儿，看一竹棚棚底下，废铜烂铁一大堆儿乱码着，旁边放了好大一摞儿崭新的扁锄、草锄、挖锄、火钳、镰刀、开山子……

老头子和一大汉儿都拴着黄牛皮围腰儿，头戴草帽。面前，支着三只脚的木疙瘩上，一头有凸锥的大铁锚子嵌着。

老头子一手捏把小锤锤，一手用火钳夹着红溜溜儿的“十子镐”一头；大汉儿吐泡口水在手板上，搓了几下，双手抡起大锤，扬过头顶，长条条木把儿都坠弯了，“嗨呀”一声，锤在镐上。老头子用小锤锤一边儿敲，一边翻着镐，时不时还在铁锚子上空打一阵，叮儿，叮儿的脆响。

春官听了心想，这两爷子敲打的声音还怪有趣的：

叮，当……叮，当……叮叮儿当……叮，当……叮叮儿当……

旁边，还有个小伙儿，二十来岁的样儿，头上戴着红线帽儿，嘴上胡茬茬儿的。浑身毛蓝布军干服，背穿老长的棕垫片子，后面裤裆两条大圆补丁，就像朽苹果从中间剖开两半儿一样，非常抢眼。还搭着过肩垫，弓起背背，双手使起莽劲儿的扯风箱。呼哧呼哧的风儿窜进铁炉子，里面的火苗儿一闪一闪的透亮，炉里的铁器烧得绯红，晃眼得很呐！

春官看了打铁，真是好一个：

打铁，打毛铁，这家打了那家歇，唉嗨呀！噫儿呀！唉嗨唉嗨噫儿呀！路见不平一声儿吼哇！该出手时就出手哇！嗯哼嗯哼打毛铁呀……

几个少妇正坐在麻柳树下扎布鞋，看这扯风箱小伙儿的样儿就哈哈直笑。小伙儿猛地扭过头一瞅，然后阴阳怪气的大声假咳：嗯喂……嗯喂……

小伙儿裤儿双膝又是缝的大补丁，两腿一弯一弯儿的，风箱扯得更加起劲儿了！大声唱道：

情哥赖到黑尽黑，
半夜三更要打铁；
抱妹肚子扯风箱，
铁锤烧焦像条蛇；
嘿哟，小情哥……
二面麻柳叶儿。

几个少妇就嗤嗤嗤的笑着……

老头子把打好镐的一头哧地一下放进泥水里，顿时，冒出一股白烟儿。

转过身，老头子弯着一根手指儿，在拉风箱小伙儿的裤裆前使劲儿一敲，笑道：你家伙噻，鸡公儿又炸蓬蓬的了哈！老子给你淬下火！

小伙儿唉呀一声捂着裤裆，拉稀样儿的蹲在地上，痛苦道：你个老行头哇！莫把老子的枪整断了哦！晚上还要打兔儿呢……

铃啷……铃啷……铃啷……

额前挂一绺红绸的黑毛驴儿走了过来，脖颈儿上吊个铃铛甩来甩去，耳朵扇着，长睫毛的大眼睛不断地眨巴；尾巴儿奋起扫来扫去，蹄儿把河滩上

的小石子儿路踏得吭哒儿吭哒儿直响。

春官、驹巴儿和几个男娃在打铁铺好奇地看着，一个光头儿，十六七岁的样子，手捏一根麻绳儿在旁边牵着毛驴儿，一手握根竹鞭儿靠在肩上，竹鞭的巅巅儿上也有一细绉儿红绸。光头的腿也一弯一弯地走路，埋着的头就要耷到裤裆里了。

拉风箱的小伙儿喊了一句：光头儿，你娃去哪儿？光头儿偏起脑袋说：我……我……我去磨坊碾米呢。扯风箱的说：你们李山窝有水田破，去碾球啥子米喃？光头儿说：莫球嘞才怪了嘞！扯风箱的问光头儿：你娃会唱几首山歌儿了？

光头儿来了精神，扯起嗓子就唱道：

一架床儿，
两人睡，
三更半夜嘛，
四条腿儿，
五胯……

扯风箱的小伙儿笑得气都吊上不来了，说道：呵呵，你个驴×的比我还凶呢！不服输般的大声回唱道：

对门林里花大姐，
今晚快来我家歇；
哥哥一身好武艺，
不动手脚能点穴。
嘿哟，小情妹……
二面麻柳叶。

纳鞋的少妇们就弯眼弯眼地恨，说：这才是他妈一炉子出来的货色哦！

麻柳树下，恰好有个穿红花袄的小媳妇儿，正端着木脚盆过来，看见这两个小伙儿唱来唱去的，不听都还算了，下细一听嚯，心想这唱的是啥玩意儿？

顿时，脸蛋儿绯烧，心尖尖儿直跳，浑身肉皮子发麻。木脚盆往地上一撂，一手叉腰，指到两个小伙儿就开骂：

两个狗×的！
嚎你妈的啥？
婆娘都莫得，
你们懂个啥？
有种都过来，
给你妈两下……

光头儿挥舞鞭子，啪的一声脆响，赶起毛驴儿跑得飞哒哒的，转过头来看小媳妇儿，笑得嘿嘿嘿的。

9

春官和几个小男孩儿，只见毛驴儿样子好趣，都跟在后面往磨坊走。

过了印把石，就是一坝的田儿，麦苗儿青悠悠的。靠山边好大一座四合院，花色檐口的木楼上，裙板上刷的红字都有点模糊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虚楼下面栅栏里，关着的羊儿咩咩直叫，空气中弥漫着有一股羊膻味儿。

院门两座鼓眼石狮子，嘴里含着圆石果儿，一条大黑狗跑了出来，汪吡汪吡乱叫，吓得毛驴儿直撂蹶子。光头儿用鞭子指着狗唤道：喂喂喂，你个豹壳子瘟神老爷吼起点嘛！

虚楼S形的栏杆里，几个花红柳绿的妹儿在扎鞋垫儿，看着光头的瓜皮样儿就抿嘴一笑。光头儿把鞭子甩得老响，调起个怪腔唱道：

月儿落西下地，
西下想冤家哟，
冤家哟不来我家耍哟，
心内乱如麻……

几个妹儿朝光头儿吐了几泡口水，转身就钻进屋，只听呀，那门儿摔得咣当一声响。光头儿说，这是邓家的大四合院呢。

光头儿将毛驴拴在磨坊外的树干上，驹巴儿指着地上的驴粪说：这才像黑色的荞面卷子馍馍呢，一层一层儿的。光头儿说：那你吃嘛！

磨坊后的松林子里，断断续续传来树叶儿吹的

老山歌调调：

太阳当顶过，
先生放午学，
先生放学先放我，
路上有耽搁……

磨坊里，中间有一条大坑，坑里摆着一台碾米机。弓背的老头儿咳了几声，鼻毛上挂着透亮的鼻泣珠儿，牛皮鞋的前面都炸了口，一根鞋带拖起老长。

老头儿听见来人了，弓着身子站起来，将手指蜷着，使劲在光头儿脑瓜子上磕了几下，还南腔北调地说：娘……娘希匹的！你个骚鸡公儿，搞么子？……光头儿用手使劲摩挲着头，啊哟啊哟直叫。

老头儿挽起油亮的袖口，像老鹰爪子般的手，伸过来就要拷小孩儿的裤裆，说要看里面的雀儿飞了没有。大伙儿使劲尖叫，连忙挣脱往后退，不敢再靠近半步……

只见怪老头把碾米机皮带的一端套在水能泵转筒上，光头儿把闸门一抬，储满的水立马出现一个大旋窝，大伙儿都说好像香儿脸上的酒窝儿呢。

水泵被水使劲儿冲击着，嗡嗡直响，皮带快速转动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老头儿用手把住碾米机腰身的铁片片来回地抽动，碾米机立刻发出嗞嗞的非常刺耳的尖叫声。稻谷就从敞口里向下旋，光头儿用木棍不断搅着谷子。碾米机下面一会儿就成了一撮箕白米和一堆糠。光头儿感觉无聊得很，扯起的嗓子比皮带声还大：

月儿挂在天，跟哥下茶山哦；
抱紧大树儿，使劲儿打旋旋；
泵儿在大堰，啪嗒转圈圈哦；
缠住水磨儿，下面白翻翻哟；
妹儿在茶山，心把哥哥儿念；
好久娶妹妹，顿顿儿吃下面……

太阳都要偏西了，冷飕飕的河风直往大伙儿裤管里窜。驹巴儿打着冷战，说裤裆里的雀儿都要冻麻了！大家纷纷在自己裤脚上绑着稻草，说这下

子就不得冷了。

回去路上听光头儿说：这个冲大爷是个外省人，原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晓不得啥原因，后来就一直没回去。好像也没有个家，孤身一人守着这里的磨坊。

10

天刚亮，春官和驹巴儿就被一阵阵猪的嚎叫声吵醒了，哥儿俩精溜溜地跳下床，笼上衣服裤儿，脸都没洗就箭一般射出门。

只见街面儿上，一头肥猪儿倔得很，像鳄鱼的嘴般大张着，还左右甩动，嘴角不断流着悬吊吊的口水儿，死嚎嚎地奋力反抗着。两个壮汉侧身使劲往前拖住猪的耳朵，一人双手挽着猪尾巴儿还缠了两圈，身子向后斜起使劲想把肥猪儿的后腿抬离。几条狗围着肥猪儿汪汪狂叫，不知道狗儿到底在帮哪一方加油呢。

肥猪被硬生生按倒在杀凳上，拴着皮围腰的刀儿匠叼着烟锅，一只眼睛眯着，咳了两声。蹲下马步，左手使劲卡住猪的嘴巴，猪只能从鼻孔发出闷闷的哀嚎声。刀儿匠右手伸向装有荞面粉的木盆，提起一把明晃晃的尖刀，使劲戳向猪的喉咙……

春官赶紧用双手捂上眼睛转过身，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儿。

猪儿不再叫唤了，春官才敢转过身来，从手缝缝儿里瞧。女人用筷子使劲搅拌木盆里的猪血，还热气腾腾地冒着泡泡，说马上去蒸血粑呢。刀儿匠还把杀猪刀在猪身上翻覆擦拭着。春官看了蹲在地上干呕了一阵，朝地上吐了一摊的口水，只听见大人们说：这家伙猪儿才肥哦，咋个吃得完啰！

一眨眼工夫，老街上的娃娃们都跑过来围观。刀儿匠朝着春官喊：春官大人，春官大人，你娃好久当官儿呢？你们看嘛，春官的裤子都穿反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春官脸上唰地绯红，拔腿就往屋里跑。

春官重新穿好裤子，藏了一会儿才出来看，一绺绺白花花的猪肉都摆在血滋滋的案板上了。刀儿匠在冒着热气的舀盆旁边站着，用Y形的挺杖翻着猪大肠，嘴里也闲不住，吼上一曲山歌子解乏：

五月雷炸天呢，
水儿到处漫哟，
灌杯噍二曲子，
驾牛上棺山咯，
蒿子堰塘湾哟，
走路打偏偏喔，
盖上滑溜溜嘛，
滚进了烂水田……

又脏又臭的猪粪全掉在舀盆里。女人用烫猪水洗着手，还使劲儿地抹在自己脸上，说冬天不得皴裂，比“百雀灵”滑喇多了。

刀儿匠放掉猪尿包的尿水水，寻一根麦秆儿插进去，然后捏住使劲往尿包里吹气，很快就是一个大大的气球呢。驹巴儿用麻线拴好气球，提着转身就跑，娃娃们都在后面追赶，好不热闹。

晌午，娃娃们一个二个的趴在杀猪那家堂屋的门槛儿上，少不了的猪骨头握在手上，歪起脑袋地啃着，满嘴满脸都泛着幸福的油光……

11

下午，尚爷与伙族家的仁、义、礼、智、信几个老哥儿们，靠在河坝的稻草旋儿上晒太阳，都吧嗒着叶子烟儿摆闲话。

尚爷说：几百年前啊，这街后的棺山上，一直有座叫“七刹”的古庙子呢，就在那棵老红梅树那儿喃。

相传啊，一仙道云游至此，观这地脉，风景甚是雄、奇、秀、险美如画啊！但有七煞，如想法破之，子子孙孙皆能享万世太平呀也哉！

只见得：

- 一、东出阴槽，圆包如坟。
- 二、西卧雄狮，面朝虎门。
- 三、南峡阻龙，黑瓮潭深。
- 四、北斧倒立，高耸入云。
- 五、江腰中箭，刀光凛凛。
- 六、牛背加鞍，犂子杵钝。

七、美女晒裆，朝阳有情。

若避这七煞，须建“七刹”庙于东方！孔圣、刘备中踞，三国十五猛将携兵器侍卫。

前植金竹，后插梅桩；

左栽黄杏，右栽橘秧。

正所谓：

文韬武略，竹贵节高，梅红祥瑞，杏谓大幸，橘意大吉。

乡民诚虔，捐币出力，数月即成，香火旺盛绵延……

尚爷说：这儿恰恰两河接口啊，庙子就像个刹车皮儿样，人们都叫“七刹口”的喃……

尚爷使劲咳了几下，朝地上吐了泡口水儿，又说：听老一辈的讲哦，里河二岸都有耳树喃，大江对面山上的耳树疙瘩好大嘛，栽得好匀净是啵？据说那是冯家的祖先“湖广填四川”时带来的种子哦。

一九三五年那个时候儿啊，这河坝里都还是大茅草笼笼呢，茂得人都钻不进去喃。

四月间，麻柳树芽儿都绿映映儿的了，国民党的狗腿子些，在这河坝里杀了七个红军咯，当时好惨哟！你们几个小的肯定记不到了。

后面，别个就叫这儿“七杀口”呢。

新中国成立后啊，都说这家伙噍名字吓人得很呐！恰恰这儿刚好有七个岔路儿，就改成“七岔口”了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莫哪个晓得啰，唉！

现在，你们看嘛，全是草坪坪，被那些娃儿踏得溜溜儿光了……

晚上，尚爷叫香儿把春官和驹巴儿喊过来，吃酸汤凉粉儿。三个娃儿趴在方桌上，尚爷笑着当裁判，说哪个娃儿先吃完，长大就当英雄，吃到最后是狗熊！

三个娃儿就像小猪儿在槽里抢食一般呼哧呼哧的，最后连酸汤都仰头喝干了，完了大家都捂着小肚皮说胀得好痛喔！尚爷说：凉粉儿是个架架，吃了只管一哈哈儿……

火塘里的大疙瘩火儿就吡吡的嘯，三个娃儿就用火钳使劲戳，火星儿绽得到处都是，一颗火星

星儿掉进香儿的袜子里，烫得她就像毛驴儿炮蹶子一样，使劲地尖叫。哈！哈！哈！

尚爷说：娃儿们呢，火笑是明天要来客滴，耍火耍尿喔，几爷子些，磕你几梨果儿哟！

玩闹了一阵，春官和驹巴儿就跑回吊脚楼上睡觉觉，感觉肚儿又饿了，好想再吃一碗凉粉儿呢。

一整夜，春官总是做梦，梦里满山的花儿开得好艳哦，自己和小伙伴们在山上放牛儿，坐在石头上，鸣昂……鸣昂地吹着麻柳皮卷的大喇叭儿，有的扯着老马蜂转儿，嗡嗡嗡……

一会儿在小河杨柳树下捉鱼儿，螃蟹的大钳子把香儿的手都夹出血了，香儿直哭……

还梦见汤瞎子眼睛好了，拉的二胡像在笑一般好听……

一会儿跟香儿去学校，自己和驹巴儿两个蹠起脚尖尖趴在教室窗台外边。跟同学们念着：鹅，鹅，鹅……春官用手指在地上灰灰里学老师画鱼儿，始终就画不像……

一会儿梦见在一座小桥上，唢呐哩啦哩啦的响着，几个男娃抬着红花轿儿，走路一闪一闪的……

又梦见孙悟空和猪八戒从悬崖顶上轻飘飘的下来，跳进了冒烟儿的无底洞……

最后，梦见莽娃儿穿着绿军装，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说要去打小鬼子，满街都是人在敲锣打鼓的送他，春官也在后面跟着，走啊走啊，走到沉水田的泥坎儿上。

只听到沟这边林子里一只鸟儿大声地叫：快割快黄……快割快黄……

沟对面也有一只闹雀儿大声地答应着：额哦……额哦……额哦……这个癫瘟神鸟儿声音越来越莽，反正是比莽娃儿的声音莽多了！

还有一只灰色斑鸠大小的鸟儿叫唤道：布谷……布谷……布谷……

春官心想：这些闹拐儿鸟鸟才聪明哦，它些野物东西咋晓得啥时候种庄稼呢？太怪了！

汤瞎子说过的，古代的“春官”才管这些事儿的嘛，他几爷子鸟儿都晓得完了的话，那我还当啥子“春官”嘛？

这会儿，突然感觉尿儿好胀好胀呀！

梦里看见光头儿牵着毛驴儿，腰杆上别个空酒

葫芦儿，我就问他想喝酒不？光头儿说想呢，我就站着往沉水田里撒尿儿，说那你喝嘛。撒呀，撒呀，再撒都撒不完呢。

光头儿骂道：这个龟儿子春官比我还犊哟！朝我屁股就是一脚，一股尿儿斜起撒在胯子上了，热烘烘的，我脚下一滑就滚在了沉水田里。

春官愣地一下子惊醒，感觉被窝里水沾淋凶的，遭了，刚才尿床了！立马坐起来，一看驹巴儿也醒了趴在枕头上，说他也撒在铺上了。

一大早，堂屋火塘边的凳儿上，大妈怀抱着一一条红色的绒毯不断地烤着，冒出一股股的烟儿，嘴里还说：嗯！这家伙尿斑子气气才臭哦！

12

绒绒的雪花飞舞着，老街外，竹林里一大群金画眉啾啾啾的飞来飞去，草地黄莺莺儿的。

一棵斜倒的麻柳树上，几个男女娃儿吊在上面翻杠架；竹林里，几个男人在锯木楼板，满地都是锯末面儿。春官心想，明天爹要来赶场接他了，还不想回山上的家呢！

只见，驹巴儿冻得乌嘴乌脸的，站在竹林边摞的没有斗斗的拖拉机上，机头好似被拦腰劈断了青蚂蚱。驹巴儿一擦鼻涕吊起，眼看就要流到嘴巴了，只见他嘶的一耸气，那白龙一般的東西又钻进了黑洞。驹巴儿使劲地扳着两个护手，一跳一跳地踩着刹车，大声念道：

拖拉机，
腾腾腾，
高头坐个王洪文。
王洪文，
会打枪，
一枪打到自己的胸口儿上，
咕咕咕……
咕咕咕……

大伙儿都跟着喊，后头几句就像屋脊上请雨的灰斑鸠子在叫唤一样真是好笑哦。

稻草旋儿边，尚爷在编草鞋，朝驹巴儿吼：还

不给我滚下来！莫把拖拉机整烂了，开春还要犁田喃！

莽娃儿肩上又扛着那面红旗，从竹林里跑了过来。命令大伙儿在草地上排成一排，双手放背后握拢，然后拣颗石子儿从头到尾搞点兵点将的游戏：

点兵，
点将，
点到谁人手上，
哪个猜到，
是我大兵、大将……

尚爷看到就说：娃儿们呢，你们晓得啵，这河坝原来死了几个人嘞！娃儿们一听，便都围了过来。

尚爷说：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儿啊。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号，我一直都忘不了哦；国民党的狗腿子些，在小坝子把七个红军逮到了，红军比我都还小哇，全部绑到这河坝里。

你们看嘛，就是“将军石”那儿喃。七爷用手指了指，接着说：就是在那儿把七个小红军杀了的喃，把脑壳都砍落了喔，血长淌哟！

孩子们嘴巴斜起，耸着脖子吓得打颤颤儿。

后头也莫人收尸啊，好造孽哟，趁天黑的时候儿啊，我就和你们几个的爷爷呀，偷偷儿地把死人抬到后面山上。

你们想哈嘛，那咋个抬嘛，脑壳都落了，我们就找了个烂门板搬尸体哟！地上的几个脑壳啊，只有装在麻布口袋里提上，血股淋漓的哟！

就在棺山红梅树堰堰儿里喃，你们看嘛。

莽娃儿用红旗指着说：就是那儿呀？尚爷说：就是嘛，就是那儿喃。

半夜间黑麻麻的，火把都不敢照哟，挖一个大坑坑儿就给埋了哦。唉唷，当时连个烂席子筒筒儿都莫得哟，造孽呀，造孽呀！尚爷叹着气。

尚爷转过头，抬起袖子揩了一下眼睛角角，颤抖的手指着那棵红梅树又说：看到啵？就是那儿，娃儿们，记到哈。

孩子们踮起脚尖尖望，尚爷捋了几根稻草，又说：新中国成立前那几十年呐，一直都不敢说啊，现在那儿都叫棺山包万人坑了喃……

春官问道：那七个红军都叫啥名字呢？尚爷噙着泪花儿说：那咋个晓得嘛，莫哪个晓得哟，也不晓得是哪儿的人哟，都是爹妈养的，唉……

雪花儿，终于停了！

七岔口老街背后，棺山包白茫茫的，就像好大一个白面馍馍儿，几缕阳光射在上面，晃得大家都把手儿放在额前，有如少先队员敬礼一般的样子，端端儿地站着，朝着街后的棺山包呆呆地凝望。

只见那：红梅傲然挺立，满树的花儿在白雪的映照下绽放得更加美丽……

竹滩河旧事（二章）

王文江

何斑鸠

提起嘉陵江畔的竹滩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十年九旱，鸟不拉屎之地；当议起山前岭后的蒸馍手艺，人们不言而喻都想到竹滩河。一俊遮百丑。

竹滩河不知何年何月兴起，普通人家红白喜事都有蒸馍回礼的习惯。遇上男婚女嫁，蒸馍是彩礼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名也叫得儒雅，改蒸馍叫蒸食；遇上谁家老人过世，那些要参灵的侄甥外女，总是提前备上蒸食一盘在灵堂献祭用。

有了人前品评祖传才艺的机会，竹滩河的蒸馍一家赛一家，赛色泽白嫩、赛木瓜心的匀称、赛个头的大小，议口感。三赛一议，属何斑鸠的手艺最一流。

何斑鸠原本与斑鸠不搭嘎，斑鸠也不是她的名，但经她过手的蒸馍就是大小个头一致，色泽白嫩酥软，木瓜心正派匀称，口感不黏不腻。好像何斑鸠打娘胎出来就是一块蒸馍的料，从青丝的小媳妇变成银发的老太太，蒸馍技艺无人能比。

一般人蒸馍既要主家拿捏好干面粉的多少，又要主家衡量水面疙瘩的大小，但何斑鸠蒸馍只问主家馍的规格是几斤几两的干面粉即可。待面团醒了，何斑鸠又一次向主家核实馍的规格是几斤几两的水面团，下手揪面团一揪一个准，把两个搥面的帮手忙得毛辫子不沾背。

何斑鸠抓够了一笼的数量，开始给奶头般的面团引十字口。给即将上蒸笼的生面团引规范花开的十字引口是决定蒸馍形象的关键，顺一刀不深不浅，横一刀不偏不倚。刀口深了没了木瓜心，易破损；刀口浅了没莲花样，不丰满。

小孩子家家听说大人们要投酵母子蒸馍，欢呼雀跃。依照惯例，何斑鸠帮忙帮到最后，总要从指

缝间省出一个面团，做足一只面斑鸠的面团来讨得孩子们的欢心。何斑鸠熟练地摆弄好斑鸠的雏形，捻两粒饱满的麻豌豆按在头的两边，眼睛有了；再把提前揪下备用的一个小面团压成巴掌大四指宽的条状，对折成一个八字贴在斑鸠背上，连翅膀都非常完美。孩子们那阵围着灶台转，看着蒸笼的四周冒出拳头大的泡，馋到直流口水。

不知不觉间，家家户户架笼蒸馍都无一例外有面斑鸠娇宠孩子，谁家没小？何斑鸠挑头有了口碑，孩子们见到她就斑鸠婶斑鸠婆的叫，叫腻歪了让竹滩河人忘了何斑鸠的真名，远到大集体工分栏、近到颁发的选民证，一溜儿写着何斑鸠。何斑鸠也没有白叫，她做的面斑鸠栩栩如生，展翅欲飞。

这年冬天，毛蛋儿么爸结婚，毛蛋儿的母亲张婶按何斑鸠嘱咐的方子泡酵母引子，可过了一天酵母引子还是没反应，即使用两床棉被捂严实了也不醒。没有现成的酵母引子怎么和面？眼看要耽搁蒸食的进度，何斑鸠颤颤巍巍地出现了。何斑鸠的身体远不如从前，儿子媳妇一般不让她轻易出门，蒸食的技巧早后继有人。可遇上有盛情的主也不好驳脸面，寻思着不能把自己的绝活带进土坑。

何斑鸠让张婶把装酵母引子的大瓦缸移到灶门口暖和处，要了二两白酒，间隔一个时辰分两次渗入酵母引子里，又过去一个时辰，酵母引子在大瓦缸内像涨潮一样“吡吡”直扑。

半夜间，发酵的面团醒了，龟裂得七花八牙。何斑鸠核实准馍的大小规格，丢下拐杖，颤巍巍地系上围裙，吃力地揪起了面团，仍旧是不可挑剔的一揪一个准，把个打下手的忙得仍旧是毛辫子不沾背。

毛蛋儿为一只面斑鸠苦苦守到天已大亮，眼看

案板上的面团快到尽头，眼泪都快守出来了。何斑鸠照例留足一个面团，麻溜地摆弄好一个斑鸠雏形，从毛蛋儿手心拈过两颗带有体温的麻豌豆按在头的两边，再把提前揪下备用的一个小面团压成巴掌大的条状，对折成一个八字贴在斑鸠背上就要上笼。毛蛋儿央求道：“斑鸠婆，能不能在斑鸠的翅膀两边各勾出两条浅浅的条纹？那样的斑鸠更逼真。”

何斑鸠犹豫了一瞬间，破天荒地用菜刀在斑鸠翅膀的两边慢慢勾出两条浅浅的波浪条纹，嘴巴蠕动了几下，趁人不备抠去两颗麻豌豆，顺手将面斑鸠放进了蒸笼。

不知过了多久，一直守候在灶台边的毛蛋儿一声咋呼：“斑鸠，我的斑鸠。”几个围着灶台打盹儿的帮手几乎同时被惊醒，左看看右看看，面面相觑。毛蛋儿证实：“刚才一只斑鸠停歇在蒸笼盖上，眨眼之间又飞出去了，貌似是我的面斑鸠。”

几个人尾随着毛蛋儿撵到屋外，只见一只斑鸠漫无目的地绕着房子转了几个来回，几经尝试着在房梁上站立未稳，又绕着房子悠悠地转。突然，斑鸠一个俯冲，扑通一声撞在房檐上跌下地来。

等大家惊慌失措地围拢上去，原来是一只没有眼睛没有爪子的面斑鸠。

牛大炮

竹滩河的人念叨起牛大炮都津津乐道，但提起牛解放就知之甚少，一时还懵圈。

牛大炮从部队复员回来担任大队民兵连长，后来担任村治保主任，再后来又担任村调委会主任。牛大炮声音洪亮嗓门粗，老远就大声野气地吆喝，经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面对村民错综复杂的纠纷，牛大炮处事公道正派，即便是不服气的村民把他一家老少都带上诅咒，牛大炮也从不记仇。

村支部书记给牛大炮宽心：“当年的包公难当，但后人千古传颂。”

经牛大炮调解的纠纷一调一个准，于是牛大炮的名儿也就越叫越响。

牛大炮担任治保主任没几天，瓦窑湾的搅屎棍谌诸葛找上门来，说憨狗偷了他母树林的树，要牛

大炮为他主持公道。

牛大炮心想，老实的憨狗都出来挑衅生事，真应了那句古话——搁置三年的棒槌会说话。

憨狗轻描淡写地辩解道：“不是偷哈，我给谌诸葛通过气。我说那棵树虽然在地界上，但我翻来覆去地照树兜在我这边，只有少量的枝丫杈在他地坝里；他说他也翻来覆去地照了树兜在我地坝里，只有少量枝丫杈在他地坝里。”

谌诸葛把脸一卖，说：“你一条腿斜着身子照，照整面山都在你的地坝里。”

憨狗见谌诸葛当着牛大炮的面揭他的短，火“噌”的一下升腾起来，并破口大骂：“我他妈一条腿有毛病是前世作孽，但今生光明磊落，不像有的人遇事屎都搅出来，活脱脱一个搅屎棍。”

谌诸葛不紧不慢地说：“憨狗，我这回还真搅上了，当着牛大炮的面给你交个实底，我那棵树是母树，几年下来鸡下蛋蛋孵鸡就让我发个万元户。你如不把我的那棵母树接起来，我让你房子转向。”

牛大炮调解了两盘，谌诸葛以母树能繁衍讨价还价，调解迟迟达不成协议。牛大炮只好单方面耐心细致地做谌诸葛的思想工作：“常言道，话不能说绝，水不能舀干，留根眉毛打露水。”

谌诸葛把眼珠子一瞪，说：“我大量还不成，让憨狗把我那林权证上的‘母树林’三个字抠下来。”

牛大炮把谌诸葛让到背静处，换个话题问：“你和憨狗的二哥互换的垫泥壕那块地协议签了没？”

谌诸葛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呀。”

牛大炮又问：“你知道那地叫啥名？”

谌诸葛一本正经地回答：“公地呀。”

牛大炮再问：“你知道公地的真正主人是谁？又知道每年在嘉陵江洪水过后的淤泥要把公地垫宽多少？”

谌诸葛不耐烦地回答：“不要东扯葫芦西扯瓜，我换的公地与憨狗偷我的树不搭界。”

牛大炮提醒道：“睡着的人，叫你谌诸葛那么一折腾惊醒了。公地能‘下崽’还真不假，每年的淤泥要把地界向外垫一火叉杆，那鸡下蛋蛋孵鸡的营生算不清，而公地在土地册上的真正主人是

杜唢呐

王清蓉

外院的侄儿柳文栋要结婚了，恰逢周末，便回去吃喜酒。繁星满天的夜里，在满院子的喧嚣里，抬头望夜空，恍惚间感觉少了些什么。清晨，一大早就被劲爆热辣的音乐吵醒。穿过那些熟悉的院间小道，文栋家的小楼下，婚庆公司已搭好大红的台子，一派喜气。厨房忙碌之余，邻居婶子大嫂们聚在一起嘻嘻哈哈，议论着谁家的婚礼办得更气派。喧嚣声里，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去田间地头转悠转悠，在微微的稻香里恍然大悟——缺少了唢呐的婚礼，好像总是有些缺憾的。

于是，就想起了我的表姨夫杜唢呐，想起他那有着大喇叭花般裙裾的唢呐。

表姨夫本名不叫杜唢呐，因为唢呐吹得十里八乡远近闻名，便得了这个名号，比他本来的名字叫得还响。那些年，柳林湾一带的村子，无论谁家红白喜事办酒席，总会请表姨夫和他的唢呐队友去吹上一番。一般都是直接招呼表姨夫，由他再选择一个人做搭档。他们在主人家安排的位置一坐，端起有着古旧色泽的铜黄唢呐，腮帮子鼓起来，手指灵活地在唢呐孔上跳动着，那些音符就在风中飘散开

憨狗。”

谶诸葛最终记了牛大炮的情，因为谶诸葛主动收手，牛大炮就没有把公地能“下崽”的事捅开说。

过了两年，王坨子和张婶为田埂中间一棵自留树发生争执找到牛大炮。牛大炮问王坨子：“依你之见该怎么处理才公正？”

王坨子说：“当年我们划自留树的时候这棵树还不起眼，但讲究的是上半伦的下半埂。我们现在还依过去那主意，我上半伦摸到的树理应归我，若下半埂能摸到的树理应归张婶。”

牛大炮又问张婶的意见，张婶回答：“我央你代我做主便是，我莫心情和王坨子争讲。”

就这样，王坨子站在上面自家田的犁沟里伸手去摸树，结果一个趔趄没摸着；牛大炮站在张婶田垌的犁沟里，代表张婶伸手摸着了树。

王坨子没想到自己的身材矮小，臂膀短，对自己的馊主意肠子都悔青了也无济于事，气急败坏地骂道：“她张婶锯了那树去做棺材。”

牛大炮一个哈哈，说：“原本那树还要长，张婶等不及的原因就是锯了去做棺材。”

竹滩河上游是佛儿伦，佛儿伦上有座小庙供奉

着观世音菩萨，每年二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唯那天观音庙香火极旺，整个佛儿伦像赶场样，许愿还愿的络绎不绝。

牛大炮路过佛儿伦，冷不丁瞅见菩萨头上那还愿的红布格外耀眼，想起自己的本命年也该红红火火，于是顺手揭下一块布准备回家缝条短裤。

有人警告牛大炮：“那可是观世音菩萨头上的布。”

牛大炮反唇相讥，说：“它观世音菩萨有资格受用，我牛大炮同样有资格受用。”

当天晚上，牛大炮突发高烧，胡话连篇，把妻子秀英闹腾得一夜都没合眼。

第二天，牛大炮的妻子秀英选择个鸡不叫狗不咬的时辰，慌忙把那块红布还到了佛儿伦观音庙。

没有不漏风的墙，牛大炮两口子的举动被人们传了出去。

村支部书记找牛大炮谈话：“我们是唯物论者，咋犯那么低级的错误，拿出来的红布咋规规矩矩地退回去？”

牛大炮不卑不亢地回答：“虽说顺手牵羊不算偷，但那布终归不是我的。”

来。办红事也就是结婚时，唢呐吹奏的曲调欢快、明亮，跳跃得喜气洋洋；若是办丧事，唢呐里的每一个音符都那么低沉滞重，如泣如诉，让听者悲从中来。吹上几段曲子，他们会停下来歇息一阵，给知客先生一个说话的机会，招呼客人就座或给帮忙的人安排工作。那时唢呐就站立在旁边的小桌子上，似一朵娴静的喇叭花，表姨夫和他的队友就点燃烟，和旁边的人闲摆龙门阵，摆一阵后又接着吹。

表姨夫吹唢呐时是严肃的，对他的唢呐钟爱有加，从不允许别人随意动他的唢呐，即便他的徒弟也是不行的。别人去吹唢呐时只是把唢呐随便提在手上或别在裤腰上，他的唢呐却总是擦得锃亮，放在一个精心缝制的布袋里，吹唢呐休息的间隙他也要把唢呐放在布袋上，生怕沾染上灰尘和油污。

那些年，在村里人的口中，表姨夫如一个传说。据说，表姨夫才十来岁，他的父亲就一病不起撒手归西了，两个姐姐十七八岁就出嫁了，好在他还有个泼辣的母亲，那个贫穷的家才得以维持，他的几个弟妹才不至于饿死。当然，那时我还不叫他表姨夫，他也还不叫杜唢呐，而叫土娃子。土娃子的母亲在村里人眼里的“泼妇”形象让他感到难堪，谁让她稍不如意，就跳起脚地破口大骂，直骂得别人再不还口为止。表姨夫说，长大后才明白，正因为母亲的泼辣，他和弟妹们也才极少受欺负。

见唢呐匠在村里很受欢迎，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请他们，不仅管饭，还要给工钱，十二三岁的土娃子就动心了，想学吹唢呐。可是，母亲得罪了好多人，别人怎么会愿意教他呢？后来，有唢呐声响起的地方，就有他瘦弱的身影，别的孩子都在人群中穿梭来往，打打闹闹，只有他坐在离唢呐匠不远的地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吹唢呐。旁人嘀咕，这土娃子真痴了，连耍都不会了。

直到有一次，当别人都去看刚下轿的新娘子了，他却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紧紧地跟着吹唢呐的人。当他们在屋檐下刚坐定开始吹唢呐，他就死死盯着他们，专注地听着，一个唢呐匠见他那么神往，休息时就逗他：“你个小东西，人家都去看新媳妇了，你盯着我们看啥？”

“谁是小东西了？你吹的那个，我也会吹！”

他把嘴一撇。

“咦，你会吹？你怕是会吹牛哟！”

“不信，你把唢呐给我吹！”见两人都不相信他，土娃子连忙说。

两人相视一笑，其中一个把唢呐递给他。小小年纪的土娃子，捧起唢呐就吹，憋得脸红脖子粗，居然把两个唢呐匠刚吹过的曲子完整地吹了一遍。围观者大惊，唢呐匠说杜家这小子真是神了，难怪他总爱看吹唢呐，原来是天生就会吹啊。土娃子暗自得意：哪是天生就会吹呢，我随时盯着你们看吹唢呐，其实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呢。唢呐匠惊叹之余豪爽地说，家里还有支唢呐，送给你了！于是，土娃子便成了唢呐匠。后来，他不仅把唢呐匠常吹的那些传统曲目都学会了，别人录音机里播放的流行歌曲，他听几遍也吹得像模像样。最后，他便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唢呐匠，也就有了“杜唢呐”的名号。

表姨嫁给唢呐匠土娃子时，他家依然穷得叮当响。表姨夫吹唢呐挣的一点钱都贴补到弟妹们嘴里了，结婚时连床新铺盖都置办不起。低矮破旧的土房子虽然是习惯了的，但望着几个高矮不一的瘦弱孩子，在娘家排行末尾的表姨心里还是有些发怵。

婚后，当姑娘时就爱好的表姨尽心尽力做一个好媳妇，在婆婆严厉的目光下，田地里的农活她和表姨夫挨着干，把简陋的家里也打整得井井有条，把几个弟妹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直到该出嫁的出嫁，该娶媳妇的都娶了媳妇，表姨的脸上也染上了岁月的风霜。

仅靠种庄稼和吹唢呐挣那点钱，生活肯定是拮据的。在某次孩子跟着上街赶场想吃饼干却买不起的时候，表姨夫觉得，是该踏踏实实找个挣钱的路子了。于是，表姨夫回家后，和几个年轻人一合计，便一道外出，成了村里最早的一批打工者。

那时，年长者抽烟多是咂着长的短的烟锅子，年轻些的才舍得买纸烟抽。到年底回家时，表姨夫们几个打工仔兜里的香烟已经由“三峡”“春燕”换成了“大前门”“天下秀”，在人群里散发一圈下来，半天的工钱便随空空的烟盒袅袅的青烟去了，但在那些羡慕与赞赏的目光里，他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从三十夜开始，就开始渲染过年的热闹，表

姨夫照例是那热闹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部分，唢呐吹得无可挑剔，大锣、镲、鼓和钹那些东西都不在话下，缺了谁他都可以顶上。那样的夜晚，他们尽情欢乐，仿佛一年的疲惫都在那些跳跃的节奏里烟消云散了，过了十五，烧了花灯龙灯便开始启程继续外出打工。

那些年，表姨夫当建筑小工、蹬人力三轮、在矿山里挖煤、去金河坝当马尾巴子……谁也没想到，十多年后，当那些同乡的工友们还在工地上挥汗如雨时，毫不起眼的表姨夫居然成了“金老板”，与人合伙在河坝里开起了金矿采起了沙金。

表姨夫是念旧的人，找的工人除了亲戚便是同乡，在大伙儿眼里，土娃子还是那个在柳林湾唢呐吹得最好的土娃子，除了有钱了洋气了许多，还是没啥变化。可是过了不久，因为管理上的分歧，合伙人就与表姨夫分道扬镳了。表姨夫没再与人合伙，而是到处凑钱，继续在河坝里采金。传说，在那万元户都极少的时候，表姨夫短短两三年时间就挣了几十万。挣了钱的表姨夫，修起了三层小楼，给表姨置办了全套的黄金项链、手镯、戒指和耳环，在旁人羡慕或嫉妒的目光里，表姨却把那些东西藏在了盒子里始终不肯戴。被大家庭的琐事消磨了青春的表姨，虽然依然谦虚和气，腰板却挺直了起来，脸上堆满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后来，表姨因焦虑症而住进精神卫生中心时，我刚好调入城郊离医院不远的学校。在空气里弥漫着淡淡药香的医院，表姨在药物作用下安睡着，梦里的她仍然轻轻皱着眉头。一直守着她的表姨夫说，人最怕的就是贪心，年少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穿暖，后来吹唢呐也是为了改变家里的贫困，再后来出去打零工，拼死拼活都是想多挣点钱，让老婆孩子生活好一点。当初凭着踏实肯干也让老板格外信任，后来跟着走上了挖金的路，有了钱还想更多的钱，没承想最后贪得把本全赔进去了，害得表姨把那些黄金首饰都全卖了来还债，还落下个精神焦虑症。

在我离开的时候，表姨夫叹着气说：“苦了你表姨啊，虽然一字不识，但贤惠又通情达理。一辈子都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又让我给折腾没了。”

日子向前，生活继续，从此后，表姨夫又从老板变回打工仔，脱下西装穿起旧衣服，在建筑工地上做钢筋工、木工、泥瓦工……两年时间内，他又瘦回了当老板之前的样子，用汗水和疲劳还清了所有债务。表姨的焦虑症也在儿子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后慢慢好了起来，当她逗着怀里的孙儿时，久违的笑容又重新回到了脸上。

时间慢慢流逝，唢呐如同遗落在旧时光里的记忆，很少再被人想起。曾经，在婚嫁等重要活动，唢呐是必须出场的。而现在，那些吵得震天响的现代流行音乐才是主题曲，甚至就是老人去世了也要在哀乐后加一段周杰伦的歌。表姨夫的唢呐却一直珍藏在屋角的木箱里，他时不时就会取出来擦一擦，即使唢呐本来就干净得光可鉴人，即使唢呐再没了用武之地。

突然有一天，文化站却派人寻到家里来了，说县上要打造“川北唢呐之乡”，要让唢呐一代代传下去，还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请老师傅出马指导年轻人。表姨夫好半天才回过神，十分激动。一辈子也真够短啊，从当年的杜家土娃子到唢呐老师傅，几十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表姨夫心里感慨着，小时候没念几天书，老了老了，才知道一辈子喜欢吹的唢呐也是文化艺术。

要正式当老师了，面对着一帮年轻后生，表姨夫的腰板挺得直直的，手持唢呐，目视前方，让通透嘹亮的音符行云流水般流淌出来，表姨夫的眼里又有了昔日的神采。

可这次正式的老师终究没当多久，徒弟倒是带过几个，因为表姨夫不懂曲谱，曾经吹的那些婚丧嫁娶的曲子，全凭记忆吹奏，大家从没见过曲谱什么样，文化站只得另请高明。

不过，后来，表姨夫终究还是艺术了两回的，带着他心爱的唢呐，在全市民俗文化节里露了脸，还上了电视。

山村的唢呐声渐渐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音响里狂热的流行歌曲。文化站内，校园里，唢呐正在热闹起来。

那支唢呐又安安静静地躺回了木头箱子里，已近六十的表姨夫，在车来车往里穿行于别人的城市，继续用双手和脚步丈量着生活。

人走下坡路

□ 道 程



我卸任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西门进的，当时我正在写一个东西，闻铃立即将之搁置，头绪后来也就理不清了，成了烂尾工程。电话中西门进说，星期六早上八点，在火车站的公交站台集中，就我们两个人到欢乐小镇过个愉快的星期天。我自然很高兴，卸任以后，还有人安抚我，惦记我，于是非常自得，等于虽然不任职了，还是一样有专车接送，并且还是有陪同人员，这是何等受宠啊。西门进这个家伙，人家说他脑壳上长乒乓是有原因的。在人家贷款买房的时候，他却忙着贷款买车。他是“老鼠不留隔夜粮”的角色，微薄的月薪吃光用光，并无积蓄，所以买车必须全额贷款。好在他买的这车是个二手货，不值钱。管他什么车，他是先有了，比我先进，我还没有车呢。他这么真诚地邀请，却之不恭吧？由于我居住在绵阳比较偏远的地方，生怕耽误了时间，于是星期六早起，赶上了第一班公交车，穿城而过，大约耗时一小时，到火车站时还好，没有误点，提前到达，喜悦地等待中。直到八点过了，西门进人没来，也没有打电话过来，

于是我就打电话过去，凡三遍，无人接听。等到快十点了，我才闪个电话过去，他终于接听了，我说：“我在火车站了。”他说：“头儿，你在火车站干什么呢——哦，是送谁还是接谁呢？”我说：“也不送人，也不接人，我在等你啊。”他使用吃惊的语气说：“等我？那么请问有什么事吗？莫说废话，直截了当吧，我还忙呢。”他这种表达大出我意外。我就直说跟我约好到欢乐小镇的事。他说：“哦——真的么？我真的约你了吗——可能因为当时喝高了。”哦，我听出来了，他说这话是在酒醉的时候，酒醉了的话自然当不得真。可是我哪里知道他当时说的是醉话呢？还一直信以为真。如果电波可以加载酒气的话，我肯定不会这么弱智。从他的话语中我知道了这样的现实：他叫我南来，他却早已北去了，等于被他给玩弄了。这事我后来想了想，也不怪，当时我管事的时候，因为他工作上有失误，所以扣过他的钱，而且执行的是最低标准，等于不痛不痒地处理了一下。

就这样耗了差不多一上午时间，这样长时间的等待，对于许多人来说肯定都是

虚度，但我不一样，我有消遣办法。这种办法非常适用于各种自己非常不感兴趣的场合，比如开会，陪同。那就是灵魂出窍，换句话说就是神不守舍，或心不在焉。这点闲散时间正适合构思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天马行空般。事实上我的许多诗词或是小说散文都是在这种状态下构思完成的。今天若有所失者，无非心情；收获的宝贝或许未来可见。在我看来根本不算白费光阴，看到站台上的公交返程时间，大约还要三个小时才会有公交返回。

于是决定不坐公交了，开了一辆摩拜单车，准备乘着大好春光原路返回，并且中途还得专程访问老朋友东方云，因为换手机的缘故，许多朋友的电话都丢失了，包括他的电话号码。我有七百多个联系人，有的电话号码丢失了不要紧，但这位老朋友的不能丢。在四川无论哪个城市，骑单车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司机个个都急躁，仿佛开的都是赛车，跑的都是赛道；行人走路更是相当随便，给人的感觉，他们都是碰瓷的团伙；就连人力三轮都欺人占道。自行车是城市最弱势的个体，好多次都差一点被车擦挂。越是到了城市的边缘这种危险就越多。可我要访问的这位朋友东方云恰在城市最南的城乡结合部。上坡时推车走，下坡时骑行，还好，我得夸单车质量真好，那些陡长的斜坡上竟然没有发生车辆故障。到了东方云的门市部，门是开着的，店前店中均无购物者，门前一派冷落景象，但见一妇人坐在案前玩电脑。我看出来了，她就是东方云的第二个老婆——年轻时勉强算漂亮，今时也是半老徐娘或黄脸婆了。我说了声：“嫂子好，东方云在家吗？”那妇人眼睛直盯着电脑，并没有抬起眼皮看我一眼，只冷冷地说：“不在。”她吐了瓜子皮后又塞进一颗瓜子继续吃。我说：“我是××，还记得吗？”这时那妇人口中突然发出“呸呸呸”的声

音。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尴尬——我的名字难道就这么遭人厌恶吗？我非常吃惊。我想这没道理啊，我本是东方云家的常客啊，前后已吃过他家六次酒，并且每次都是重礼啊。东方云结婚两次，我参加了；他父母去世，我参加了；他儿女结婚，我也都参加了。并无怨恨与过节啊，为什么对我就“呸呸呸”呢？这事可能怪我多心了，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她在不经意间吃到一颗发霉的瓜子。我说：“我在你家吃过酒的。”她还是没说话，还是没有看我。我猜想，吃过她家酒的人多了去了，她根本就记不清谁是谁了。我就直说只想把东方云的电话记一下，请告诉我。她还是板着脸孔冷冷地说：“你问他。”我问他，他不是不在吗？妇人一直都没有正眼看我，正眼看的是电脑。我猜想她是不是有点弱智，电话号码又那么复杂，她怎么记得住呢？是不是最近她或是他都有下家了，家中正在“冷战”呢？我几十年来，遍稽人情世态，我发现，做生意的人，但凡两眼有光，面色红润，必是生意太好了，因为天天都被一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滋养着，精神状态能不好吗？但凡两眼无光，面色黯淡，必是生意冷淡，试想吧，眼巴巴地守着门，没有一分钱的进项，那是什么滋味？这个女人的表情正是后者，我断言，门前冷落，无生意，无钱赚，是她心情不好、态度不好的原因；也正因为她态度恶劣生硬，所以导致了她生意冷落。

电话没问到，吃了闭门羹，人家连请坐这么简单的礼仪都没有了，于是悻悻然继续骑着单车混进了拥挤而险象环生的车流中。

到了居住的破落院子，邻居的狗对着我却汪汪地狂吠，这不应该啊，平常我喂它，还给它洗澡，并且还从粪池子救起过它，弄得我双手沾粪。捞起来时，这家伙一抖毛，粪水洒我一脸不说，还射进我口

中呢。我是把它冲洗干净了，用洗涤剂给它清洗过，并且用电吹风把毛吹干，又怕它感冒，于是把它放在我的床上，并且把电热毯开到最高档位，享受着跟我一样的待遇。今天它却突然认不得人了！我就唤它的名字，可是越是这样它就越是叫得凶。主人也不喝止，因为主人忙着呢。我知道邻居家一直有音量超大、比较高档的日本音响设备，但是平时并不怎么使用，可今天却怪了，从他家中传出十分嘈杂的声音，好像有许多人借助这个扩音设备，或独唱或轮唱或合唱，声音相当巨大，歌词被他们唱得字正腔圆：“今儿个老百姓，真呀么真高兴，真高兴，真高兴。”声音激越，震耳欲聋。

涪江两岸上灯时，我才把摩拜锁好。回到家，可家中黑灯瞎火的，不见老婆，却听到老婆的声音：“先去买几支蜡烛对付一下吧。”声音比较凄凉。我问为什么，她说，电路故障了，请了几个电工，人家都称没时间，没材料，没工具。我说算了吧，让我看一看，我是电力工程师，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历，小小的故障应该不会是天下难题。

于是用手机照明，搬来那把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竹梯开始爬高，没承想这竹梯也跟人一样势利，等我上到第三步横木的时候竟然突然向后开溜，就像长了腿一样。电路没恢复，人先受伤，120接人，看急诊，各种检查，医院结论，左腿胫骨螺旋型骨折。自然没法上班了。这种情况下肯定给老板打个电话才好，我们老板为人宽厚，说话相当暖人心。我多次见过老板若遇到下属发生了状况，他总会这样说：“啊——啊——是这样啊，兄弟啊，伤居你身，痛

在我心啊——赶紧吧，上医院，一切都会好的。你就放心养伤吧，我会专门抽个时间前来看望。”你听这话多让人感动。就连皇帝对大臣说的话他都引用得如此准确而灵活，并且贴切。我一直在想，有如此仁慈的老板，真是我们员工的无限幸福啊。我这个人纪律观念相当强，生怕耽误了公事，辜负了老板长期以来对我的好，于是在医生给我手术时，我忍痛、含泪给公司老板打电话请假。相当期待老板安慰我，同情我，鼓励我，并且也说出那句让人心暖的话。没想到，例行的套话也没有了，那句感人至深的话也省略了，并且因为我请假，反倒像引燃了火药桶一般，爆炸立即发生！老板十分生气：“这分明就是先斩后奏！请假制度就从你这儿开始重新修订，就先拿你开刀！请假期间工资全部扣发，绩效为0，目标考核为0，五险一金全部自己买单！”

这不对啊，以前我在任的时候，经常带着公款前去看望生病受伤的同事，突然之间制度变化咋就这么大呢？并且，本人受伤突然，又无法预估，老板却是这般态度。看来这是我违反了操作程序，正确的操作程序应该是这样：

第一步，预先请假说：“老板，我估计在某个时间段内，某个区域内，本人某个部位，可能会因某个未定的原因发生骨折，提前预约请假。”

第二步，层层审批，盖章同意。

第三步，手续合法后，静静地等待骨折。

可是若是真的请假后就骨折了，倒还顺理成章；如果不骨折呢？那不是成了无效预约吗？

五公里外 有座城

□ 王生伟



五公里外有座城

我老家房后是一条超过1.5米宽的土路。从土路向北行走三四百米，就到了一条大马路。虽然是土公路，但是能经常看见车辆和车上拉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我们觉得我们生在了一个条件优越的好地方。但是，比起我们那个满是青瓦木架加土坯房的村庄，沿着公路一路向东，五公里外那座城才是让我们艳羡不已的精彩世界。

其实那座城准确说是一个厂。但是在我们眼里，它甚至不只是一座城，而是一座城市。

厂叫“新华厂”，人们习惯把这座眼里的城叫“新华”，少了一个“城”字。城不大，像一条长长的宽宽的带子，傍着一条大致呈弧形的小河向两端延展。两端相距2公里多，其间路段平均宽度20米，最窄处也超过6米。城里全是楼房，有红砖

到顶的，也有清一色青砖的，基本都在7层以上，墙面上嵌着方格式的玻璃窗户，凸显出苏式建筑风格。对于一直居住低矮的木架土坯房的农村人而言，这些7层高的楼房就是高楼大厦，而且那么一幢幢鳞次栉比矗立着的气场，不由让人想，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该有多么的神气。除了高楼，2公里长的清一色水泥路面，路面上不时来来去去的汽车，像葡萄架似的挂满了灯盏的灯光球场，还有公路两边那枝杈交互浓荫匝地的梧桐树，一切都让人觉得这座城是那么现代化，那么气派，那么舒适，那么诱人。

新华厂是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工厂。原本是军工企业，专门制造军工产品，据说是生产大炮等重武器的部件。在靠近山边的一段厂区，属于军事管制区，有军人站岗，没有证件进不去。若擅自闯入就以敌特论处，永远出不来。这让这座

城又显出几分神秘。后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个工厂逐渐军民结合，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出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工厂全部军转民。

既然是工厂，就有工业气息，高耸入云的烟囱必不可少。在集中生产区，相隔30多米就是一个烟囱，通体红砖，四五十米高，突兀地屹立在那些本不算矮的楼群中，在傲视群楼的同时，也显出自身的高高在上，视觉冲击力十足。烟囱每天冒出浓黑翻腾的烟尘，发出刺鼻的气味。可是闻惯了泥土味的乡下人偶尔嗅到这煤炭烧出的烟尘味不仅不感到刺鼻，反而觉得是一种享受，比泥土味更感到舒服。

当然，比起这些本来毫无生气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最让人羡慕的是那些与农民们完全不同的工人。工人有3000多，他们穿着那个年代统一的土蓝色制式工作服，有点像后来出现的牛仔装。他们上下班骑着自行车，聊着笑着使劲蹬着，按着铃铛，一路飞奔，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现还会有人在路边像看稀奇物一样欣赏他们。遇到礼拜天或是下了班，那个位于职工宿舍区的足有3000多平方米的露天集市上满是人。卖瓜果蔬菜的农民，讨价还价的工人们，只有这些时候他们才有了交集和互动。这期间，就有穿着花裙子，有着苗条身材、白皙皮肤的年轻女孩子挽着父母的臂弯在集市上漫步，她们才是迷人的风景。

但是比起我的小樱姐，我觉得她们的漂亮都算不了什么。

小樱姐在我家

小樱姐就住在3000多平方米大集市旁边的一座宿舍楼上。

小樱姐比我大一岁。她的爷爷和我的爷爷是远房兄弟，几十年前两位爷爷从300多里外一个县迁移到我们这个县。我的爸爸比小樱姐的爸爸大几个月，于是小樱姐把我爸爸叫大爷，我把小樱姐的爸爸叫二爸。二爸当过兵，后来转业安置到厂里当了工人，还是一个车间的主任。二妈是教师，在厂区不远的小学校教书。我家姊妹多，我是老幺。

二爸二妈每天要工作，遇到特别忙时，就把小樱姐送到我家来，每年都要送我家来几次，每次都要住上一段时间。

我们全家人十分照顾小樱姐。不仅因为我们亲戚，还因为小樱姐长得特别乖巧，活脱脱一个美人坯子。小樱姐剪着齐耳短发，眉清目秀，皮肤白里透红，一张樱桃似的小嘴红润润的，就像搽了浅淡却又恰到好处的口红。她的声音也是脆脆的甜甜的，如同她的长相一样甜美。当然，小樱姐是从城里来的，我家有这样的小公主似的“洋亲戚”，让村里人很羡慕，我们也好像沾了光。爸妈上坡干活去了，我就和村里的小伙伴们陪着小樱姐玩。小樱姐虽然是城里人，但她和我们不生分，玩的很开心。我们一起跳方格、打沙包、捉迷藏，一起去河岸边麻柳林下的沙地上挖陷阱、在河边草坪上捕鸣蝉，我们还去竹林里捉笋壳虫、去小河里捉鱼虾，我们还一起对着空旷的河坝大喊大叫、嬉笑追逐。我们去哪里，小樱姐就去哪里，反过来，小樱姐想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显而易见，小伙伴和我一样，小樱姐太漂亮了，大家都想接近她。小樱姐生气时噘着个小嘴也是那么可爱。但我最怕她生气，因为她一生气就会说，我要回家了，不跟你们耍了。如果爸妈知道了，一定会训斥我，他们受二爸二妈的托付，不会让小樱姐受半点委屈。比起爸妈的训斥，我更怕小樱姐真的回家了，回家了我就很难见着她了。当然，我在小樱姐面前就是一个听话的小弟弟，从来都不惹她生气，总是顺着她的意思。只要她高兴，我就高兴。

但小樱姐对我的好，我也是感觉得到的。有时候我贪玩没有回家，先回去的小樱姐会来喊我：“纬儿，还不回来吃饭！”她娇嗔的喊声里对我既有责备也有关爱，她怕爸妈训斥我。听到她“传唤”我，我马上就回家。

可惜时间过得太快，感觉没多久，暑假就到了。暑假一到，二爸二妈就要来接小樱姐回去。就要回家了，小樱姐唱着跳着：“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高兴得像只小鸟。爸妈却舍不得小樱姐走，试探着挽留她：“小樱，再耍几天嘛，过几天大爷大妈再把你送回去。”话虽这么说，爸妈

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毕竟，哪有父母和孩子长久离别不团聚的道理。临走时，小樱姐伸出双手拉着我的手，柔声说：“纬儿，你赶场时一定要来我家哟！”我说“嗯”并点了下头。随后父亲背着小樱姐走在前头，我们一大家人跟在后面，像嫁女儿一样送小樱姐出门。走出我家的青瓦木架房，走出我们的土院坝，再经过房后那段三四百米长1.5米宽的土路，最后到了大公路。小樱姐坐上一辆草绿色军用吉普车。车开动了，她使劲朝我挥手：“纬儿，我走了，再见！”那一刻，我忍不住哭了，眼泪簌簌地流淌。

想念小樱姐

小樱姐走后，我的心里空落落的。看着她在我家和我一起玩过的纸折风车、小泥人以及她送给我的小人书，我憨憨地不说话，回忆着和她在一起的日子，也想象着她回家后的情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小樱姐。我听爸妈说，小樱姐过了暑假就要进入小学读书了。于是我问母亲：“妈，你啥时去新华厂赶场？”母亲似乎明白我的心思，说：“再过几天就去。咋啦，想小樱姐了？”我有些害羞，但没有否认，默默地点头，轻声回答“是”。

过了几天，母亲真的带上我去赶集了。走上了公路，母亲背着背篋，背篋里有新挖的花生、有青皮的黄瓜、细长的豆角，还有青红油亮的辣椒。我空着两手，轻装前进，蹦蹦跳跳。一想到到了那个集市那座城，我就可能看到想念已久的小樱姐了，我就浑身来劲。我一路上都兴致勃勃，没有落下母亲脚步。在一段公路的旁边，临近河边有一片茂密的玉米地，地里屹立着3座抽水房，它们是小樱姐所在那座城的生活用水保障设施。抽水房两两相距200米左右，两座是正方形，一座是圆柱形，都有两米多高的基座。正方形抽水房墙体全是红砖，圆柱形抽水房墙体用水泥抹面，看不出是红砖还是青砖砌筑。但是3座抽水房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都有水泥台阶、钢管扶手和水泥顶盖，看到它们，就想到那座城，想到城里的小樱姐，我忽然感觉它们很亲近。

5公里的路程，我和母亲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集市上，母亲摆好地摊等待顾客，我就站在旁边偷偷地向小樱姐家的房屋望去。小樱姐家住4楼，阳台的铁丝晾衣绳上晒着衣服，有小樱姐的花衣服花裙子，却看不到她的影子。幸好那天东西卖的快，离午饭还有一段时间，母亲就收了摊，把剩下的花生、辣椒等往4楼上背，我就跟着母亲一起上楼。敲开了房门，二爸二妈都在家，小樱姐也在家里。看到我来了，小樱姐喜出望外，“咦，纬儿来了呀！”小樱姐穿着粉红色的裙子，像只蝴蝶样飞过来迎接我。我给小樱姐讲她走后，我很想念她，小伙伴们也很想念她，埋怨她走时我没有告诉他们，不然他们也要来送她。听得小樱姐也激动起来。她说，其实她也舍不得我们的。我们亲热着畅叙衷肠，把大人们忘在了另一边。那天我在小樱姐家待到下午太阳快要西下，才跟着母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小樱姐长大了

然而读书后的小樱姐来我家的次数少多了，就是来了，也再不像以前那样住上一段时间，有时候甚至是早上来，下午就要回。小樱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让人十分遗憾，也让我有些生气了。我想，肯定是小樱姐嫌我们农村不好耍，嫌我们家没有楼房，没有她们城里的条件好。那时我也读书了，我听老师说过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也大概懂得它的意思。

那一次，小樱姐说好的第二天走，可是一到太阳偏西，乡村开始变得寂寥的时候，她忽然想回家了，并哭着央求我爸爸：“大爸，我想回家了。你们把我送回去嘛。”那个时候，爸妈都很忙，打算再去除一阵玉米草。可是实在拗不过小樱姐，只好丢下农活，送她回家。这时候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平生第一次对小樱姐发了火：“有啥了不起，就是看不起我们农民嘛。要回就回，以后也不稀罕你来我家了！”小樱姐愣住了，她没想到我会发那么大火。她十分委屈，赶紧向我解释：“纬儿，你不要生气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听小樱姐的解释，也没有陪着爸妈去送她。

但是，小樱姐走后，我又后悔起来，我怕小樱

姐从此怨恨我，真的不再来我家了，从此不认我这个弟弟了。

流年似水。一年年的，我们都慢慢长大，但是我依然忘不了小樱姐。我不知道她哪来的那么大魔力，让我经常想念她，好像她已经成为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读初中时，我们开始骑上了自行车。从我家或是从我学校骑车去一趟新华城，只需要二三十分钟。我便借口帮家里去卖菜或买东西，或者去同学家帮忙栽小秧，骑车去新华厂，去那个集市。我装着很随意的样子望一望小樱姐家的阳台，期望着她能出现，就想看看她。当然，这个可笑且荒诞的做法概率实在太低。三年里，我只望见小樱姐一两回，而且只看见她在阳台上一闪而过，几乎就是几秒钟，而她根本不知道我就在眼皮底下离她很近的地方。那时候的小樱姐应该是十五六岁了，还是小时候那么漂亮，只是个子更高了，出落得亭亭玉立。情窦初开的我再也拒绝不了诱惑。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母亲吐露了心中的秘密：“妈，我喜欢小樱姐！”没想到母亲没有骂我，也没有取笑我，而是怜爱地告诉我：“儿子，你的心思妈从你小时候就留心着。小樱确实是个好姑娘，妈也喜欢她。可是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了。这根本就不可可能呀。”母亲怕我难过，最后又鼓励我：“要想娶到你小樱姐，除非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

就为了这句话，我真的非常刻苦。可是，尽管我尽到最大努力，也只考上一所师专。而小樱姐虽然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但她有二爸这个国家干部作后盾，毕业后仍然分配到城里的国营企业工作。而让我梦想彻底破灭的是，小樱姐在高中时候已经和一个同班同学谈起了恋爱，那是一个学霸。毕业后，学霸考上了重点本科。学霸大学毕业，小樱姐和他结婚了。爸妈去赴了她的婚宴，回来后告诉我，姐夫很有本事。我除了说不出的隐隐作痛，还是在心里默默祝福，小樱姐一生幸福。

小樱姐回来了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我和小樱姐最后一次见面（确切说是在我在集市上最后偷看她那次）已过去

30年。这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纬儿，你还好吗？我是小樱姐！”我激动得手和声音都颤抖起来。“是我，我是纬儿。小樱姐，是你吗？”小樱姐告诉我，她从深圳回来了，就在县城的一个酒店下榻。挂了电话，我马上去见她。

我带上妻子一起去酒店。小樱姐几乎没什么变化，还是30年前那个样子，身材高挑，樱桃小嘴，皮肤白里透红。与少女时期不同的是她化了妆，文了眉，一袭短裙，一双迷人的大长腿暴露无遗。现在的她真是既时尚还显得年轻，当然气质也更出众了。我迫不及待地问，小樱姐，这20多年去哪了。小樱姐告诉我，婚后她跟随学霸丈夫去了深圳，在合资公司人事部工作过，还开过时装店、娱乐城，也炒过股，大把大把地赚了，又一撒手全亏了。不过近十年来，她涉足外贸，赚回来了，现在已经身家过亿了。相比之下，我就寒酸了。不过我还是实话实说。我告诉小樱姐，我师专毕业后分到镇中学当教师，后来参加自考获得本科文凭，再调到县中学。12年前我考录为公务员，任正科级领导干部有7年了。

小樱姐夸奖我：“我就知道我家纬儿会有出息的。姐姐没看错你。”这时，一旁的妻子插话说：“小樱姐，你可能不知道吧，你可是他的梦中情人哟！”“真的吗？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然后我们三人同时哈哈大笑。笑过，我和小樱姐回忆起我们难忘的童年时光，回忆起那次她执意回家我对她的不客气，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妻子善解人意，说：“这么多年了，你们姐弟俩有多少知心话要说，我就先回家了哈。”

妻子走后，我问起小樱姐家里的情况。她告诉我，学霸姐夫先是在市政府工作，后来下海，发了。几年前有了外遇，离了。儿子在英国读博，明年就毕业了。她说，这么多年，虽然我们没有联系，但是她经常关注着青川，关注着老家的亲人姊妹。她正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一组散文，才知道我曾经是那么喜欢她，并且没有断过对她的想念，她很感动，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我的电话。当我告诉小樱姐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20多年了时，小樱姐黯然神伤。她说，大爸大妈对她可亲了，他们和她爸妈一样都是她这辈子不能忘记的亲人。第二天，

应小樱姐的提议，我们坐上她的玛莎拉蒂，从县城去到乡下我那因为地震而已经消失的老家。在老家旧房遗址，我们追忆我们的童年，凭吊着我的父母——我们共同的爸妈。

我们重返那座城

离开老家，我们又去往五公里外的新华厂，那座我们孩提时代的城市。

城里的高大烟囱已经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华厂已经完成军工企业的特殊使命，根据国家战略调整，军工转为民用，并由80年代中期的国营企业转为国有企业。为了加快融入改革开放经济大潮并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新华厂用3年时间陆续搬出我们这个偏僻的山区，搬到省会成都近郊某区。厂房宿舍等基础设施全部划转为地方国有资产。

工厂没有了，那些高大的烟囱被爆破拆除。随着几声沉闷的巨响和应声而向四面扩散腾起最后跌落的灰尘，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宣告结束。那些厂房和宿舍楼可能真是因为当年工人老大哥干的都是实在活，建筑质量确实过硬，虽然12年前经历了汶川特大地震，却并未造成主体损坏，现在依然在使用。厂房成为青川特产山珍收购加工厂暨集中发散地，宿舍楼成为社区居民的住房，住着原厂区周边村落及因宝珠寺水电站建设、异地扶贫搬迁过来的移民。那个3000多平方米的露天大集市变成了社区的文化广场。以前随处可见的“新华”字样已经寥寥无几，即使那些成为社区居民住房的职工宿舍，虽然框架轮廓没有改变，但是经过新型涂料粉饰之后原来的印记已荡然无存。现在的“90后”“00后”没有见识过当年工厂的模样和盛况，没有经历过我们那时的生活经历，自然也没有我们这一代因那个时代才能生发的独特而复杂的情感。

他们偶尔听到当地老主顾对新华厂的讲述显得漠然又淡然。只有每年国庆节大假或清明节期间，那些从几百公里外返回的满头白发弓腰驼背的老工人带着当年还是孩子现在也快退休、出生在这个大厂的儿女们以及陪着来看稀奇的孙辈寻根时，当年的记忆才又变得凝重而鲜活。老主顾和老工人言及过往，执手相叙，泪眼婆娑，引得旁边人跟着唏嘘感叹。

站在广场上，我的目光迅速地搜寻到那个4楼阳台。“小樱姐看见了吗？你们原来就住那儿。”小樱姐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把那个留下她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时光的4层楼端详了良久。我想此刻她一定百感交集，我没有去打扰她。余下两天，小樱姐说要去青川一些地方旅游并考察。

五天后，小樱姐要离开青川了，她对我说：“纬儿，我想做个重大决定。通过这两天的考察，我想和青川的企业合作。我想通过我的外贸渠道，把青川的土特产卖出去。这里的黑木耳、天麻、七佛贡茶等七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确实品质一流。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拓展市场，最好能出口，走高端路线，才能物有所值。”她继续说，“回去后我想带一些企业家朋友来青川考察。这里的生态这么好，开发生态房、发展生态康养旅游业，真的是未来可期呢。”最后她说：“这些年青川的精准扶贫我错过了，接下来的乡村振兴，我必须参与进来，有所作为。我要和青川、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创业发展，合作共赢。”“太好了！小樱姐，我希望你的决定能早日付诸实施。那时候，我们又可以经常见面了！”这个消息让我喜出望外。

小樱姐的车启动了，我又挥手向她告别，就像30多年前那个暑假天我向她告别一样。不过，这次我没有哭。我坚信小樱姐会兑现她的诺言，因为她找到了我这个和她失联多年的弟弟，还找到了一方实现她人生价值和情感皈依的新天地。

【峡江明月】



“风城”广元

□ 童 戈

广元，是一座有名的“风城”。

广元是一座早晨醒得最早的城市，晨风让城市中凤凰楼飞檐上的风铃叮叮当当，这铃声飘荡在古城高楼林立中，飘荡在嘉陵江的波涛里。广元生机勃勃，“女皇故里”大街小巷人声鼎沸，陆海空交通车水马龙，人们的欢声笑语装满了这座崭新的城市。

—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初冬时节，我第一次走进四川广元市。一下汽车我就听到了“呼—呼—”“嗬儿—嗬儿—”的响声，排山倒海，震耳欲聋，使人心惊肉跳。随着风起，满城的垃圾、泥沙随风飞扬，让人喘不过气，睁不开眼。

到车站接我的朋友说，这就是广元的“风”。他说广元的风不仅四季有别，而且还有公母之分，刮风时发出“呼—呼—”的响声，就是所谓的“公风”，发出的声响是“嗬儿—嗬儿—”的声音，那就是“母风”。公风雄壮有力，风起时往往飞沙走石，常常把大树拦腰折断。母风萧瑟可怕，风起时往往让人不寒而栗。难怪川北一带广为流传着

一首民谚《广元的风，昭化的葱》，这充分说明了广元“风”的驰名。

是什么原因让广元的“风”这样咆哮？记得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蜀山兀，阿房出。”那是说蜀中的树木砍伐一空，才使占地300多里遮天蔽日的阿房宫得以建成。广元地处川北，那次对蜀中森林的大肆砍伐，距阿房宫最近的广元必然首当其冲，广元的风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名的吧。

20世纪“大炼钢铁”毁林开荒，使广元的森林再次遭到乱砍滥伐，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广元的风便更加肆虐。这恐怕是广元被称作“风城”的又一重要缘由吧。

二

20世纪80年代，我从广元市下辖的一个县城调到广元居家，搬家的当天，我就带上老婆、孩子走进了“女皇米凉面”店。我虽然多次享受过广元米凉面的美味，但老婆、孩子却是第一次，我发现他们吃了第一口就不肯松筷子，一碗凉面一口气吃完，他们说这味道比吃山珍海味还安逸。

广元米凉面的确好吃。那么怎么又称作“女皇米凉面”了呢？

凉面店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莞尔一笑告诉我，广元是女皇武则天的出生地，传说武则天自幼就喜欢吃广元米凉面，她当皇帝以后，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把广元米凉面称作“女皇米凉面”。呵，原来如此。

如今，广元城内一家挨着一家，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米凉面店，但是家家生意都很好，城内居民基本上不煮早饭，有的一家人都去凉面店吃，有的去凉面店买了带回家去吃，一些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人想吃米凉面，打个电话服务员就给送来了。

广元米凉面这么好吃，于是不少外地人也学着去做，但是离广元不到百里地，同样的方法做出来，味儿却不是广元味了。这是为什么呢？至今我也弄不明白。于是不少在外地工作的广元人，变着法儿也要吃上广元米凉面。在广元的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开着豪车去凉面店买米凉面，他们乘飞机坐快车两三个小时就把凉面带到了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给朋友、亲友尝尝鲜。我在外地工作的儿子，还没到家就给我打电话要吃米凉面。

米凉面广元人喜欢吃，外地人同样喜欢，那年我陪来广元的几位北京朋友去吃米凉面，其中一位女士吃了一碗又一碗，还让朋友给她拍了照，说是以作纪念。

三

广元还是一座旅游名城，其人文底蕴非常厚重。

广元地处蜀道的中心地段。坐落在蜀道嘉陵江边的纪念女皇武则天的祀庙——皇泽寺，现存有中国唯一女皇——武则天的全身雕像，则天殿、吕祖阁、小南海、五佛寺等建筑金碧辉煌，瑰丽多姿，美国友人贾和普（美国名：Hope Justman）带着13位外国友人来广元考察后说，要将广元的文化、剑门蜀道介绍到世界，让世界都来了解和保护古蜀道。

城北江边的千佛崖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北魏至清末的石窟石雕7000多尊，让人目不暇接，它不仅记载了佛教在利州（广元古称利州）传播的历史，也见证了利州古城在发展进程中的风雨沧桑。近些年，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等地的美术院校师生，络绎不绝地来此考察、写生。人气越来越旺，广元剑门蜀道线上的热闹已独成一道风景。

四

那年，我在北京公安大学学习，开学一个月后，一天突然接到学校收发室通知，让去收发室取包裹。我去收发室后才知道是老婆寄来的，老婆知道我天天喜欢吃广元米凉面，于是她去凉面店找老板将真空包装的米凉面寄给我解馋。我知道这样包装的米凉面至少七天内不会变质，现在不少的外地人坐在电脑前，用鼠标点击下单，就能吃上新鲜、正宗的广元米凉面了。广元米凉面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走向了全国，坐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家里，也能品尝到饱含浓浓广元情的米凉面了。

秋末我陪外地来广元的朋友在广元城下的嘉陵江边散步，一阵阵江风夹着森林里的潮湿味和树草的芳香，轻轻地吹拂，让人顿感清新和爽快。朋友问我，广元“风城”怎么不见好大的风了？我告诉他们，那年我为了写一篇散文《风城听风》专门去林业部门采访专家，专家们告诉我，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西北地区的防护林带逐步发挥作用。广元地处嘉陵江上游，这些年嘉陵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大获成功，广元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成效显著，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57.22%，广元城周绿化和城周大山的森林连成一片，这使广元的生态环境大为改善。前些时候一条巨大的蟒蛇从城周的森林里游到了城内，一头近200斤的野猪从城边的南山森林里经同南山紧紧相连的湿地公园，大摇大摆地游进了市区街道，这让市民们又惊又喜，看来广元“风城”的记忆将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了！

风生水起来雁塔

□ 王立鸣



从广元南向高速路出口进城，驶过下西嘉陵江岸绿化大道，可远远看见南岸山丛中，一峰突兀，顶有白塔，塔式巍峙，在绿意充沛映衬下，显得格外清晰醒目。

遥望那视线所能延展的山际最尽处，川流不息的江水涌动着一泻千里。注目那一方向白塔的绰约身影，与天上的白云相映成趣，构成广元人至今未泯的美丽记忆。

2020年5月9日晨，阴云间有小雨。受老友刘学相邀，携友张英全与我三人驰车周转于城郊下西，绕行过桥始到南岸，来到位于市经开区河西街道办事处南陵村四组的印台山脚下。前不久刘学与同事来此观瞻来雁塔，为其绝佳位置和周边景色所打动，意犹未尽，忙与友分享，故而推荐前来。一大早担心下雨致上山路泥泞，他却笑道：“这样更有情趣。”

来雁塔久负盛名，却也似乎应了“距离产生美”的老话，远看风光无限，近身才知几被忽略。

零星冷雨，寒意袭人。上山几乎无路可寻，杂草丛生，拖泥带水，不时将鞋上的黄泥在草上蹭去。山体不大，山顶白塔在树丛中若隐若现，像在遗忘中左等右盼着我们的到来。

35年前，我从无技校毕业开始工作，开春时厂里组织职工搞绿化，自带着锄锹干粮，挤着一大卡车人，就到这来雁塔下种植树苗。那时节，印台山光秃秃的裸露无遗，高不胜风，一时大家“风尘仆仆”。以后再无缘上得此山。然人生时值不惑或半百之际，总似乎聆听到往昔声音的某种回应，似曾相识，邂逅逢遇，一段故事仿佛在续写什么或挽一个结。再上印台山，聊以慰藉的是这里早已绿意丰沛。重拾青春足迹，也算是命运缘由的一个交代吧。

三人拾路渐上。山腰处有一废弃的采石场，一些条石旧渍岁痕，俨然有了一定的光景。大家猜疑来雁塔建筑石材应取自这里。一古井深邃水清，一正往饮水机灌水的村民说这水非雨水所集，而是来自秦岭以远的溶洞地下水倒灌而成，余大惊。又寻路续步，草丛中几段残沟遗址不为人所察，

想必是当年为排水下泄所建。泥泞草丛外，偶有人工就地取材铺就的石阶。愈往上，树木越为繁茂，但成林不高。没多久就登上印台山，来到来雁塔下。

仰望白塔，高耸伟立，江风急掠，枝叶翻动，飞云如天马行空。这时天空竟然放晴，太阳炫耀着正好在塔顶一侧闪现，格外夺目。我们惊喜着抬眼遮望，忙用手机拍照这塔日同影的盛景，总觉得青岚白云，一碧如洗，仿佛有什么在眷顾我们，应时赐予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与心情。

从石碑简介得知，白塔形制为楼阁式砖石塔，有八角每角系铃，13层通高36米，塔地层东面开门，其他各面做假窗，以上各层每面也设门窗。最上层铸有通巖宝顶铁制塔刹，塔的内部采用传统的双筒卷拱组合的建造方式，内有盘旋式石梯，可层层上达。

来雁塔是利州古城的地标，迄今已有140年历史，是广元市保存最完整的古塔之一。塔下有四座铭碑，分别镌刻各时代修建和修缮记事。我们找到据说当时落成时就竖立的《塔名记》石碑，上有建筑过程和塔名缘由记载。

白塔始建于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壬申年三月八日，由当时的广元县知县姚叔文与绅士姚廷章共议募捐而建，中途因资金不足多次停工。后由继任知县张丙再度募捐四年继续修建，到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庚辰年十月八日竣工落成。该塔为文风塔，是为“镇水”“培风”而建。

据石碑记载，始建时此塔本命名为印山塔，行将竣工正值上顶之日，知县张丙邀请十余席宴客和百姓前来出席命名典礼。当工匠修到顶层时，空中突飞两只大雁绕顶徘徊。时值已是夏季小满过后，按常理不会有雁飞过。众人一时惊奇，意寓此塔落成上合天意，上天欲赐塔名，以示嘉奖。故而县令将塔名由“印山塔”更名为“来雁塔”。

建成之初终日脆铃亲耳，塔顶生辉。然江河百年沧桑，昔日大雁安在，来雁塔也是命运坎坷，风雨飘摇，历经磨难。该塔20世纪70年代曾遭雷击，塔体倾斜严重。1985年，来雁塔由原广元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又被广元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市区政

府拨出专款，干部职工捐资对其进行了维修。2008年，受“5·12”汶川特大地震影响，该塔6层以上全部震垮，残存塔体多处裂缝，部分塔檐震脱，塔基受落石撞击损毁严重。通过争取来雁塔纳入灾后重建项目，并于2010年完成塔体维修复原。2012年7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伴随着一路风雨历程，而今来雁塔劫后新生，依然雄姿屹立，任凭朝晖夕照，只是角铃塔刹不再，踏访行迹罕至。

来雁塔塔身东侧每层都有石刻字匾，皆为顺时应景之作，如“文运天关”“如涌出”“风云会”“突兀”等等，再往上已目不可及。而在一层塔门“来雁塔”两侧，则书有“镇水纵横三百里，培风上下五千年”的对联，文景相映，气势非凡。这里的“培风”意犹乘风。《庄子·逍遥游》有云：“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宋代叶适在《陈同甫抱膝斋》诗云：“培风鹏未高，弱水海不纳。”清代纳兰性德《与韩元少书》亦慷慨激昂：“唐荆川如大鹏培风，游龙戏海，力量气魄，迥异寻常。”站在印台山顶四顾环绕，佳境入怀，可见此处集“风水”之妙偶天成，也知古人在此“镇水”“培风”之初衷和祈愿。

登高望远，视野所到一览无遗，老城、下西和袁家坝尽收眼底。嘉陵江水由北向南鱼贯而出，如飘带萦绕，周转回旋又似游龙，类同远古太极阴阳鱼交合图，而印台山正处在鱼眼位置，真乃天地造化，人所不逮。山水涌出，风云际会，气象万千，壮阔磅礴，可谓蔚为大观。据说，远古时江水从印台山与南山之间穿过，后南山山体崩塌，两山始连，江水顺势绕行，形成今日回旋之势。同事冰川曾有一次现场拍摄样片以供专家审核的经历。他告诉我，2004年，为城区扩建打造，政府欲规划将古河道凿通，以将曝露河床与下西、袁家坝连成一片，后经国家长江水利治理专家考证，认为现有江岸形制为自然形成，应保持原貌。如此大江回旋环绕之势，故而今日得以不变，亦算顺应天时地利。

山水揽尽，重拾归径。我们沿着山后小径徐步下行，这时阳光充沛，四周静谧。塔山背后山坳位

于环绕江河之间，散落着些许农户人家，少有人出没，想必都在城里打工或做生意。独楼闲居，果树掩映，好一派田园意韵，悠然恬静。我们欣羡不已，享受这份怡然自得，趁人不备，摘一两颗路边枇杷含化嘴里，如食甘饴。与山前的壮阔相对，婉约是这里的格调，如此反差又统一，也平添了印台山独有的情趣。

一路赏析，不绝于缕。作为报社美编和电视台节目编辑，刘学和张英全对艺术创制和文化现象的联系尤为关注。他们认为来雁塔、塔名记碑、排水沟、采石场、石坎路和溶洞水井包括当地的民俗民风等等这些人文痕迹，点缀成线，均成为嘉陵江南岸印台山上的一道人文风景。

他们说：“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文化带，处处可观赏。”“传统文化在历经岁月打磨后，许多都被无情消磨殆尽了，留下来的必然是有价值内涵的东西。”“每个城市都有视线互相交错、聚焦中心的文化汇聚点，来雁塔从文化旅游属性来说，无疑是广元这个川北城市一处不可忽视的地标建筑。”

二

毋庸置疑，来雁塔在广元古代建筑史上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还具有一定的艺术美学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与来雁塔东门遥遥相望的就是远处老城凤凰山上的凤凰楼。相比凤凰楼，来雁塔并无“彩凤自乌龙绕飞凤凰山”有关武则天降世的人文历史佳话，但有的更多的是“镇水”“培风”和对山水共映的自然写照，也见证了广元老城的岁月变迁。上了年纪的广元人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的广元10斤、50斤和100斤购粮券票面上的主图，就是当地的著名建筑来雁塔，可见地标形象显著。驻足印台山顶眺望远方，就会意识到，无论是依据地理位置来俯瞰嘉陵江在此阴阳盘旋、山河回转千姿百态，进而对“镇水纵横三百里，培风上下五千年”的风水及历史的考究，还是借助石塔特点来做古建筑风貌的查证，以及对往昔嘉陵江川流不息百舸争流、老城上下河街热闹非凡的记忆沿革探寻，像来雁塔

这样的历史遗存和现象，都包含了传统文化精髓且丰富的内容，也理应得到文化遗产的应有尊重。

十多年前，作为记者，我曾先后采访过老城上下河街的老街坊、非物质文化遗产白花石刻的传承人和豫剧团、川剧团的团长。记得当时在大西街一所旧房里，围坐烤火下棋的老人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的码头曾是物资集散中心，江水充沛，百舸争流，川陕甘经商者在此上下装卸商货或经营买卖，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后水位下降，河运滞消，但擅长经营的特点似乎还见踪迹。生长于斯的老城朋友告诉我，相比东街北街南街的人，虽相距不过百千米，大西街人就是头脑要更为精明，有着经商的天分和秉性。我诧异，但朋友还是点首称是。

现在的老城南街仍有财神庙、鼓楼此名，也是源远流长。可以想见当时黄昏之际的老城，守更人按时登上鼓楼捶响暮鼓，在沉闷有力的鼓声中，街巷在夕照下渐被炊烟所笼罩。所谓“晨钟暮鼓，安之若素”，从格局而言既有暮鼓，就应有晨钟。但在今天相对应的北街方向，钟楼遗迹早已无存，甚至地名也无从寻起。

当时，电视报社办公就在城北建设路北端的凤凰山脚下，有一次贺国伟社长指着马路对面山坡脚一侧，说那就是过去的老城墙。细细看来，隐隐约约确实有一段在不为人察觉地延伸，但很快就被棉纺厂的一大片车间建筑所中断。他说，城墙以此划为老城北界，再往北就是野外，现在的将军桥一带过去都是荒芜的郊外。

那年，为撰写传统工艺，我来到白花石刻第四代传人刘玉琼老师的家里。在东山午后宁静的小院里，可听到清脆而单调的鑿石声。刘老师如数家珍的讲述传统工艺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传统白花石刻从设计、选材、加工，一个手工创作者要耗时不下半年甚至更多时间，这样的传统工艺附加值也就因其手工制作和更带有创作者的灵气与情感思想而倍加增值。但市场供需的矛盾也导致了价值的失衡。按照现代生产线流程，靠机器打磨甚至模具流水加工，可谓日产频多。其作品也因其人文因素的缺失导致文化品鉴和文化价值索然无味，市场价值也就自然陡降，伤了艺术创作者的积极性，也不利

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同样，北方中原剧种豫剧的在广奇特经历和川剧团的生存演变，也令我关注，曾追忆半版文字见诸于报纸副刊。印象深刻的是，受发展环境和欣赏观念变更的影响，这些老式建筑、江边码头和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价值随着世人的不为重视而逐渐旁落走向萧条，其呈现方式、制作工艺和表演艺术在形式上被无情淘汰。每一个被采访人都抱着担忧的心思，对未来的事业发展和个人前途尤为迷惘。

下山时，可见山上坡路开挖时袒露出的层叠的古河床，虽经亿万年沧海变迁，但遗迹依存。感慨先辈修建古塔，何曾想过历史里的文化脉络终究要有断层。那时修建时经过长时考证还有民意求证并成为老城轰动一时的建筑史大事件，经历了140年的栉风沐雨，晨照夕晖，而今谁还捡起折断的枝条，努力去尝试着体验那份感受？

应该说在时间的长河里，川流不息的不仅仅只有眼前的嘉陵江水，还应有印台山上来雁塔和老城晨钟暮鼓、炊烟缭绕和华灯初上的共有记忆。嘉陵江两岸这些不同时代人文活动留下的痕迹和烙印以及所勾勒的历史线条，早已镌刻记录在岁月演变的书页上，具有可考证承传的文化属性，构成了上下牵连、相互融汇的文化现象，其特征也赋予了老广元独有的文化品质。这是江水一样过后的文化积淀，是广元独有的城市文化风貌，因其曾有的存在和祖辈弥留的情感及追求，其中的艺术价值和文化理念始终都在，其形式表现和呈现内容可推陈出新，拓展深化，以适应和满足时代的需求，但不应被岁月淘汰或价值忽略，理应受到格外珍惜。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广元市城区的容积体量与面貌环境都是老广元所无法比

拟的。四顾环山皆树木葱茏，绿意充沛；南河和嘉陵江先后实施壅水工程和阶梯电站水坝，河床和江面水位抬升，形成山水相映、城郭掩映的园林般城市。沿江而下经大西街码头、来雁塔、桔柏渡至昭化古城，江水沿山盘旋回绕，可直达嘉陵江航运物流起端红岩港。这一新建建成运营的中国内陆最深远的江河码头，将西部巴山蜀水与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直至连云港、大连、旅顺连在一起。如今的广元航运、高铁、公路、水运等交通枢纽框架已形成，广元作为连接川陕甘三省交界的地理空间已被远远放大，风生水起的来雁塔和所有的文化载体在时间意义上的禀赋和内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有了更应承接放大的理由。

夜幕垂降，华灯初上。来雁塔被光照映射，魅形毕现。如此城市发展正举、业态百生，繁花似锦早已是今非昔比。但根系所在，方有滋生。诚如学者许倬云所言：“建立并维系城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观系统，需在精神境界和文化境界上下功夫，我们可以否认别的，但不能否认自己。”城市不能只有皮毛，她需要血肉，更需要灵魂。

“昔日雁何在，而今江水阔。望远天地间，极目驰骋处。”江水横流，岁月的积淀累砌成了历史。总有一天我们也将被江水带走，只是希望能汇聚到这样的积淀中，尽可留给后世些许具有内涵和价值的文化理念和形式遗存，让这些文化烙印不因岁月变迁而模糊，不因江山易改而断层。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让纷飞的来雁归时还依稀记得，层峦大江绕，青岚回水处，那一显著的地标依存，在晴空白云映衬下，愈为楚楚动人，更加熠熠生辉。

河床上

□ 李 兴

一场阵雨让夏日的酷暑消遁无影。在老家嘉陵江上游的东河岸堤，我头枕在满是鹅卵石的河床上，惬意地咀嚼着从石间缝隙的沙土中信手拔起的竹叶菜根，任凉凉的河风舒爽肌肤。河水湍急翻滚，白云悬浮蓝天，河风带起的一些沙尘和枯叶，飘落在面颊上。

每一条河流都以生命的形式活着，并以流动的方式生长。从巍峨的秦巴山麓咆哮而下的这条河流野性而湍急，流经莽莽米仓山脚下一名不文的我的贫瘠家乡，一直以来在我心里都是诗意般的存在。悬挂于岩崖的家屋后是一面陡峭的荒坡，宽阔的河滩自然成了我们年少时的栖息之地。从家门前东河清澈见底的水体中，我看见了一条河流通透透明的灵魂，我们对视无言却心灵契合。我常常盘坐于河岸硕大的卵石上，倾听它轻拍岸堤的絮语，见证它的野性与温柔。河畔是一片宽阔的河床，自有了懵懂的思维开始，河床的地位和作用便在我的视界里一天天放大。少不更事之时，那排硕大的麻柳树上的鸟巢，让我们在竞相攀爬中捣走了不少鸟蛋和幼鸟。而树前滩涂上的一大片白银银的芦苇丛，更是盈满了儿时嬉戏的欢笑。河岸上长大的孩子，无论男女都是天生的游泳高手，家人丝毫不用为孩子的安危担心，在夏秋之季总能见到他们在碧波深潭中浮游翻滚。蓝天为被，卵石为褥，我常静静地躺在这里仰望天空。一些时候，也会在胡思乱想之后，美美地睡上一觉，然后朝着汹涌的波涛吼上几嗓。我在河床的摇篮里，有时是一只受伤的鸟，有时是一只乖顺的兔，有时心如止水，有时若有所思。在一些无所适从的时日，我也会一丝不挂地纵身跳进险滩拐角处的一段深河，在洁净幽深的水体中拼命游行，让肢体和思想在柔软的水体中肆意放逐，直到呼吸响亮沉重，精力行将竭尽。洁净的河流终将

激活我内心的心灵诉求，而岸堤上的河床也会让我回到现实，消停下来后疑窦就会消解，骚动就会平息，困惑就会释然，心靈就会放晴。而此刻，我却头脑浑然思维混沌，任凭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也很难清晰地回到过去。往昔已被时光割裂，那些河床上的记忆莫非已被这些沙尘和枯叶带走？

眼前的东河逼仄而汹涌，河水用力将一个个鹅卵石推向岸边，年深日久便堆砌成了这片宽阔的河床。这条川北通向陕甘的三省通衢，当年未通公路时全部依赖船运的浩荡东河，已经没有了波澜壮阔的浩瀚景象，流量的萎缩已经超乎想象。历经千百年水流的荡涤和打磨，这些大小不一的鹅卵石一应俱全的光滑细腻，如元宝般铺排并镶嵌在河滩上。卵石间的河沙中，一些沙金点缀其间，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白云蓝天，水流潺潺，心境一片晴空。身下的河床分明还存留着我的余温，我的肌体一如当年，瓷实地熨帖在地表上，我居然静静地睡着了。过往在梦境中复苏并复活过来，河床四围茫茫的米仓山，渐次显出了它的轮廓，苍白的朦胧之后便是黛色的清晰和逼真的通透。

翠绿的群山掠过，涌流的河水延伸了记忆，过往从思绪中走了出来。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时光的积淀和催生，四十年前第一次躺在河床上的经历犹在眼前。在小学三年级时的某一天，我摊上了大事。当时，我与同生产队的三叔同班，而且学习成绩都很好，他是班长，我也是班上的干部。作为发小，虽然关系很好，却为一件小事打了起来，我情急之下拿起一支圆珠笔刺向了他的眼睛。看着三叔血流如注的脸，我的第一反应是搞瞎了对方的眼睛。老师吓傻了，同学们吓傻了，我也吓傻了。待老师和同学将三叔送到诊所后，我躲起来了。此事很快波及到了两个家庭，三叔的父母吵到了家里，并提

出了苛刻条件。我躲在猪圈的顶棚静观事态发展，小时候非常淘气，挨揍是家常便饭，父亲那令人惊悚的五官让我瑟瑟发抖，心想一顿毒打已经在所难免。心想傻傻地回家等待一顿暴揍，还不如溜之大吉。我蹑手蹑脚地穿过房前茂密的黄荆树林，躲在了河滩上，在这里我熬了整整一夜，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思考，为自己的莽撞深深自责，心想如果三叔的眼睛真瞎了，我将如何面对？而三叔又将怎样走好今后的路？因为第一次思考，童年从此与我作别，困惑与体悟从此与我相伴。炼狱般的漫漫长夜，每一秒都何其漫长。蚊虫叮咬得浑身肿痛不说，二十多小时粒米未进，身体恍惚站立不稳。饥饿的折磨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暗影，深切地感受了对生存的渴望。饥肠辘辘就俯下身子豪饮东河之水，大山的汁液寡淡冷凉，这些清泉似乎在一夜之间洗去了我的所有能量，榨干了我的所有血液。对饭食的渴求使我像极了一个死士。一定要回家，哪怕被父亲打死，也要吃顿饱饭再死。出人意料的是，回到家后父亲并没有打我，原因是三叔的眼睛并没有被刺瞎，除了赔付了必要的医疗费用，他们也没有找更多的麻烦。我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了三碗苞米饭，喝下了一碗南瓜汤，母亲在旁边一直不停地抹眼泪。不幸中的万幸，刺入的圆珠笔擦伤了三叔的眼膜，距离眼体已不足毫米。四十年光阴已然逝去，三叔眼角的疤痕却还清晰可见。

刺眼事件以后，我将河床视作栖息的母体，安然地躺一躺，心情就会愈加开阔和亮堂。大多数清闲的时候，我会枕着卵石伴着涛声美美地睡上一觉。坚硬之石的冰爽抚摸和清流碧涛的无言叮嘱，总会让我在通透圆满的睡眠后，进入另外一种状态。

走出家乡山高谷深的夹皮沟抵达另一个村庄和遥远的县城，无论多长时间，只要迈开了脚步，终究能够到达预定的地方。在川北那样的穷乡僻壤，当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及第，而这样的通道何其艰难，高校大门内外只有一步之遥却是山长水阔，这样的愿景岂是脚步能够丈量和跨越的。贫瘠的土地难以长出茁壮的大树，贫困的环境同样会限制人的想象。80年代的川北老家依然贫穷，很多孩子读完小学便辍学回家。我们家兄弟姊

妹众多，更是不堪重负，虽然父母铁了心要供我们读书，但在砍柴放牛打猪草等繁重的农活挤压之下，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学习。加之家里的房屋狭窄，根本容不下五个孩子读书写作业，家门口宽阔的河床便成了我读背课文的场所，一块硕大的方形石头便成了我写作业的天然课桌。我当时的成绩在班里中等偏下，而小升初的招生率不到40%，重点初中更是不到20%，家人和老师没有人认为我能考上初中。到了张榜公布时却出乎意料，我竟然考了全班第三名，而且考上了区里的重点中学。能超水平发挥考上初中，是河床的关爱和福佑吗？八月的蜀地酷热难耐，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夜，我只身来到河床上，头枕着滚烫的卵石，仰望满天星斗，在心无旁骛中酣然入睡。

没有回去的路，如同没有逆时针下走动的光阴。酷热灼痛了记忆，现实让我回过神来，一个趔趄使我的身体有些失重，河床的变化让我猝不及防。岁月的河床终究无法抵御河水的冲积和现代文明的损毁，河床上的大量沙石已成为现代建筑的奠基，那些好看的石头也已被趋利者寻走，陪我走过童年时光的方形石桌已经不知所终。

没有什么像改革开放那样深远地影响了一个时代，其变化直接体现为生存状态的改变，我们幸运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获得者。高中毕业后，很多同学都去了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我也与人相约去东部某省闯荡，可父亲却希望我能留在当地找一份工作。在乡完小当教师的父亲得知乡政府要招考一名工作人员后，疏通了县招考部门的关系，经过象征性笔试后，我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名乡干部。对工作谈不上热爱，却也算端上了铁饭碗，工资虽然微薄，但终归不再向父母乞要。

一场场农事更迭，一季季麦熟谷黄。山山岭岭村村巷巷在脚下循环往复，农村那些鸡零狗碎的事儿满满当地填满了工作日程，在乡政府工作三年的日子倒也随波逐流波澜不惊。但撤乡并镇的机构改革还是给我带来了忐忑和恐慌，邻近的三个乡将合并为一个镇，单位的裁撤会使很多人面临工作调整或失去工作岗位。机构改革的进程冗长难熬，使人无所适从去留彷徨，单位已经无人用心工作，松散程度无异于河滩上随风飞舞的沙。在这些闲暇的

时光里，我更多时候会选择到河床上静静地读书。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繁盛的时代，文学成了改革开放最坚定的随从，其间也诞生了大量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能读到一部好的小说是最大的时髦和最好的娱乐。当时的生活单调而迷茫，我选择了读书，渴望在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阅读中获得生活的力量。涛声哗哗，蝉鸣阵阵，在河床上硕大的麻柳树下，我啃读了《悲惨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大量书籍。亦真亦幻亦悲亦欢，无论作为阅读的旁观者，还是幻化为故事中的亲历者，我都能感觉到自己体悟于作家精妙的文字中，幸福地生活在书中的情节里。在这些正能量的小说中，我能感受到自己在现实中自由的存在，并能与读过的东西产生共鸣。最关键的是，阅读使我当时焦灼无依的心得到些许安顿。

很多念头都产生于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想法会让人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倾尽全力，努力也就变得更有意义。阅读的深入慢慢使我对文学的需求变为冲动，作家们精美的文字和美妙的故事常常撩拨着我年轻的心，虽然不敢有当作家的梦想，但也希望能像作家们一样让经历及精神有迹可循，能够以文字的形态将自己的情感记录下来，把自己的处境描摹出来，以文学的方式将自己的心事和心情存留下来。痴望让我热血沸腾笔耕不辍，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我熬更守夜苦思冥想奋笔疾书，写下了上百页四言八句之类的打油诗和哼哼唧唧的小散文，工整誊抄后贴上八分钱邮票，满怀期待地撒向了诸多报刊。当时的书写遵从于内心，却无法契合于现实，纵有文学的冲动，却不具备写作的能力，我的认识、理解乃至表达还没有达到可以发表作品的高度。尽管所寄稿件无一刊用，但我仍旧兴致盎然，因为这些青涩的文字使我的情感和情绪得到了释放和挥洒。

逶迤而行，走走停停，虽然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和突围，但在更多时候我会屈从于现实和苟且于稳妥，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呈散状延伸的路将把自己引向何方。机构改革迟迟未见分晓，我终于在漫长的等待中有了新的想法，在即将超龄之际，踏上了从军之路。为什么会在从军时的行囊中背负着那么沉

重的书？是否渴望在书页中得到什么？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的具体想法，但绝不仅仅是通过阅读打发时日那么简单。

在塞北宣化洋河南的河床上，无论冰寒暑日，但凡训练之余，总有一个列兵在心无旁骛地捧读着书籍，那些绵密的文字魔力般让他目不暇接陶醉其间，这个列兵就是我。在不一样的河床上读书，虽然没有故乡那条河流中的涛声伴读，却也有营区传来的军歌军号和军乐相伴，书页中传导出了同样的愉悦和能量。嗜读的情状引起了一些人的好奇和关注，部队领导看到我那些未能发表的一些文稿后，新训尚未结束便将我安排到部队宣传部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没想到这一干竟然覆盖了我的整个军旅生涯，部队很多人和事也常常在我的笔下浮现于报刊的字里行间。这是个改变了我命运的差事，我不再需要回到故乡的河床上苦思冥想谋划出路。

时间在流动中将所有的岁月变成了记忆。而这些记忆，则以物证的方式无声无息存留了所有生活和经历。军旅十四年，足迹遍及北国南疆，之后就地转业春城昆明。世事纷繁变迁，唯有读书写作不辍，虽无甚建树，却一直在笃定中坚持和前行。我常常想，在至今看来仍然难言成就的我的那些文字，是悠悠绵延的东河之水的润泽和岸堤上宽阔河床的启示吗？

我清醒地站在故乡的河床上。轻柔洁净的河流怕惊扰了我的思绪，在眼前放慢了速度。眼前宽阔的河床上，尽管我依然孤独而单薄，但此刻我的心里却漾开柔波，流俗于内心的肤浅正随着河谷升腾的雾气缓缓消散。在城市的繁华与享乐中，我多次警告自己的思维不要陷入乡间田园牧歌的矫情套路，当每每面对城市喧嚣烦扰的各种噪音及罪恶排放，我又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脚步早已印在乡村的土地上无法抹去。当年沉重的行囊中根本无法盛下襁褓一样福佑我的乡村和故乡，它们即便被出行的人们扩散到了更远的地方，却又以物理意义、精神层面乃至生理属性般的存在一直没有离开。坚实的河床一如既往地铺垫在我的脚下，光滑细腻的各色卵石静卧在我的身旁，莽莽秦巴山伟岸在我的视野里。



行走化林

任国富

这是一方沉默而厚重的土地。

绿树村边合，青山横眼前。在嘉陵江边，化林村坐落在长邱浅陵的褶皱之中。新楼瓦舍相与守望，坡地田园麦菜青青，硬化道路随形就势在山坡山林里缠绕折腾着，偶尔碰见一位老乡在田野间忙活着，枇杷树整齐地在田埂上站立成一行，肆意地举着汪白花簇，满满的，飘来几丝似有若无的幽香。梨、柿子、苹果、柑橘树依傍着农舍的前庭后檐。铁丝网围成的园子里传来几声稀疏的灰雁的鸣叫，打破了身边的宁静。

在老乡的带领下，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溯流而上，去打捞和寻找逝去的时光。烟花弹指，此去经年。碌碌风霜的浸渍和寒冷雨雪的敲打，已使前尘往事蜕变成安静的碎片。曾经的繁华已隐然黯淡于时间的深处，划一的繁忙与热火朝天只留下模糊难辨的记忆，愈来愈抽象。四十多年前，我从课本里知道了化林这个响当当的名字。

化林是剑门山区盛开的一朵大寨红花。在农业学大寨的岁月里，是许多地方甚至省外前往观摩学习的典范。我的老师还带领高年级的同学们自带被盖自备干粮徒步拉练前往接受教育。从那时起，我便有了无数的企慕向往。没想到的是在多年以后才到此地造访。

化林，在改革的春风里已经由大队更名为村子，更具有亲和的味道了。村委会是一个三合的砖砌院落，正面的办公楼是一幢三层的砖混楼房，一楼有一个医疗点和一个小卖部，服务人员在坚守着。地面是水泥硬化的。右手靠山的房屋是原来的村办公房，已辟为村史馆。村史馆是一间高大又宽敞的屋子，墙壁上布置着化林村的沿革，分别是“大寨红花、绽放化林”“集体道路、越走越宽”“改革开放、同奔小康”等栏目，以图片和文字叙述着村子的过往。壁前设置展示柜，陈列着村庄变迁各个时期的资料，夺人眼球。在党的领导下，化

林人民翻身得解放。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党支部书记张正桃带领群众大干苦干硬干，成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这里曾经是“十年九旱缺水喝”的穷山村，干部群众响应党的号召打塘堰、推山头、建人造小平原，修山湾塘10口、山坪塘47口，建高产稳产田1400多亩，在山头建起了一个70多亩的果园，修建公路50多里，65%的土地实现机耕，拥有汽车2辆、中拖7辆、手拖2辆，各种农业机械300多台（件），基本实现了粮棉油加工机械化。这一切，发生的时间是公元1978年以前。

1970年代，有关化林的报道《高举红旗学大寨》《高山棉花生产的一面红旗》《高举红旗继续前进》先后登上了《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头版头条。四川掀起了“学大寨赶化林”的热潮。这些资料，安静地躺在展示柜里，无言地诉说着岁月的峥嵘。在那些战天斗地的日子里，农村基础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村民生活日益向好。现任村主任向我们如数家珍地介绍化林的经历，“移山塘”“团结塘”“中心塘”，每一处建设都是听党指挥的结果。现在，化林全面走向改革开放。化林村有人家500多户，举家外出务工的126户。依托深厚特殊的农业文化遗产历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打造出AAA级景区，为村民造福。老乡指点着发黄的老照片和报刊资料，生怕漏过了每一个荣耀的瞬间，使我穿越到逝去的时空里。满带乡音的话语如同呵出了一口通灵的气息，一幕幕喧嚣尘上的画面瞬间还魂复活过来，在眼前游走着，变幻着，东奔西跑，蒙太奇一般。

老乡引领我们参观曾经人来人往的接待站。石砌墙体，呈现灰暗的颜色，山墙上部正中是一颗大大的五星，人工手绘的，匠心可见。下面是“农业学大寨”的黑体大字标语，醒目，庄重，疏放。青瓦坡屋

面，硬山顶，硕大的房体一字横在田野间，坝子空旷。砖柱支撑的高架结构是川北就地取材的传统建筑式样，简陋，朴拙，只为实用。柱子上写着“真学化林老老实实干社会主义”“走大寨道路永不停步”等标语，宋体，敦实，简洁，风吹雨打多已褪色。几百平方米的厅堂现已空无一人，阒然无声，煮大锅饭的瓮子锅灶台沿墙一字排开，灶膛火烧火燎的痕迹虽然有些灰暗但仍然清晰可辨，灶孔里的灰烬仿佛刚刚留下来。老乡讲解当年全国各地来员参观学习的盛况时，只是说“一天到黑，人流不断，那可真是了不得的事”。为了方便外地群众学习参观，广元37队还专门开通一班到化林的班车。在空空如也的大厅里，凭借解说和想象还原着好几百人轮流用餐的情形。我完全相信，场面是热烈而盛大的，人们膨胀的热情一定是如打了鸡血一般地兴奋与不可压抑。苦干、硬干，关键要干。

加工房是土坯高架结构的大屋子，门窗紧闭，墙体有的已破损裂隙，好几处都贴着“注意危险”的警示语，衰朽弃置，一副风烛残年的模样。老乡引领我们近前观摩，仅打开一道窄窄的木门，让我们在门口张望。他介绍说，当年大队的加工房，打米、磨面、榨油、压面、粉碎等群众日常生活加工等都已是机械化了。这勾起了我对小时候见过的柴油机“哒哒哒哒”轰鸣不已的加工场景的回忆。巨大而连续的轰响全然掩盖稀释了人们撮谷、加谷、接米的话语。言语交流已被机器的轰鸣挤压得毫无用武之地。参与加工的乡亲默契地忙活着各自的手中活，一刻也不能停歇。文明的脚步踏在乡村的大地上，唤起了发展的愿景，播下了同奔富裕的星火。

招待所是整饬的青砖楼房，墙体门窗依然完好，独栋，四层，靠山，简易的木格玻璃窗，有一些破损。靠山的一面楼梯口搭着一个预制板桥供行人过往。房屋是

坚固的，毫无疑问现在仍然可用，但由于人迹寥寥，显得冷清。老乡指点着，这些都是供外地人员来学习住宿用的，跟当年城里的旅馆设置一模一样，单独房间，公用厕所，共用走道。

会议室加固后还在使用。当年是两层的阶梯式样，两边开窗，开会时每家都有固定的座位，而今考虑安全拆除一层，更加敞亮。现村党支部书记现场向我们介绍曾经的激流勇进。在这个山村，有合作社、放映队、医疗队、缝纫店、理发店，生产服务一应俱全。当时村民吃一次药只收一毛钱，保障相当不错了。对接今昔，打通时空，我清楚地看到，先驱者对于改善人们生产生活的企望是多么的激切而实在，体察入微并且付诸实施。化林，导夫先路的硬干精神至今仍然闪烁着直指梦想的光芒。

1978年，当时社员的日均劳动产值已达到2.62元，要知道那时其他绝大多数乡村农民的日均价值只有几分钱甚至倒折本。然而，社员付出的艰辛也是非同寻常的，仍然是缺衣少食的。现任村支书说：“卖升黄豆扯尺布，拿回去给婆娘娃娃儿顾一顾。”意思是说当年很缺布，扯一点布回去给老婆孩子缝块遮羞的衣裳凑合凑合。化林大队严格执行晚婚晚育政策。起早贪黑，没日没夜是一年四季的家常。高强度的农业劳动让邻村的社员望而生畏。邻近村子有的人说“宁可吃自家的二百五，不吃化林的五百”，表达了心中的排斥或者抵触。村民睹物思情，谈笑风生，还讲了一些赶集出早工的点滴往事，描声绘色，宛然就是昨天。

当年，党支部书记张正桃身兼数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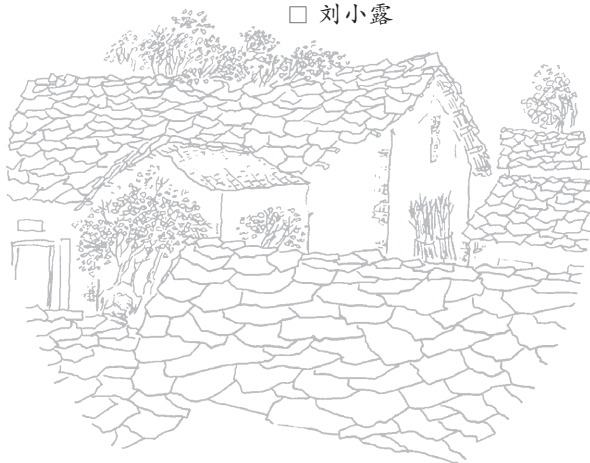
曾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没有任何特权，与群众一道挣工分。他的办公室是两间低矮的土坯房，泥抹的楼板伸手可及。粗糙的桌椅体现出大道至简的风范。群众把他的陵园命名为“桃园”，题写了一副对联：“继承桃园遗志奋推前行浪，弘扬化林精神激进后来人”。这是意味深长的，我想。陵园的墙壁上，复制着四川美术馆创作的化林大队群众治山修水的连环画。一幅一幅地看过去，线条粗简，造型传神，刚健有力，豪气冲天，我不禁生发出民生多艰的感叹。

好多当年的建筑都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入见证历史的行列。每一处所在都有辉煌的过往与非凡特行的故事，可惜没有一一走访。走在乡村的大路上，绿树掩映，秋阳温暖。一树一树的强枝硬干，渐进苍黄，涂抹出乡村凝重的秋色。举首回望，接待站青瓦屋面上两根既高且直的大烟囱，兀立着，孤独着，标榜着乡村朴实的向往。历经沧桑的道路、房屋给人强烈的历史感。处处散发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的味道。先行先试的实践，为乡村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我们享受着一代代人兴修水利、改土建园、开筑道路、发展产业带来的福利时，也许并不在意肇始者昨天的初心。置身其中，浮想纷至，我们不能苛求历史的完美，相反要感谢曾经的探索。

如今，化林村把学大寨的过往变成了宝贵的资源，还引进业主发展了乡村旅游、灰雁养殖等产业，群众生产生活焕然一新。拂砂见金，冶矿出银。秋色宜人，风清气畅。行走在化林村，从安详的土地上，我感受到了真心的力量。

记忆中的 土坯房

□ 刘小露



记忆中的土坯房已在风雨飘摇中瓦解，一点一点没落，最终只能化为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残存片砖只瓦。

土坯房是爷爷婆婆壮年时新建起来的。一间堂屋，三间卧房，一间厨房，一溜房间呈一字排列。堂屋在正中间，左右可通其他房间。堂屋的东边是爷爷婆婆的卧房，外面套一间电视间，里面架一架梯子可通二层，再东侧则是厨房；堂屋的西边是爸爸妈妈的卧房，再西侧则是单独入户的一间客房。土坯房两层一底，青瓦黄土墙，墙面一半水泥一半粉白，是传统而朴素的川北民居，想来便有一种亲切和自然。土坯房西侧下几步石坎，另有一柴房和两圈舍，布置规整而有序。

土坯房的前方，天的下面，是起伏的

山峦，山间有人家，我们在山的这边，我们在山的那边。你可以看见青瓦白墙，但看不见人影，甩开嗓子喊一声，你就知道是谁在叫你了。

土坯房的东面还是山，还是有人家，层层密密的树木挡住了视线，却挡不住邻里间往来的情谊。你望着那稻禾掩映中的小路，一个人影就踏步而来了，喜笑颜开，背手阔步。他来了，一定不只是路过，必定还有一两个故事，三四句秘闻，抑或是五六颗果子，八九句玩笑，乡里人的情感就是这样自然而熟络。

土坯房的西面是一户挨着一户的人家，望不到头，却可以掰着手指头一一数过来。紧挨着的是队长一家。他家的水泥院坝干净而敞亮，社员大会时男女老幼就聚集在

这水泥院坝上，先唱一支《社会主义好》，再唱一支《学习雷锋好榜样》，然后才是七嘴八舌的议事环节。队长家的那一头是大爸家、二爸家……一个村子里基本都是一个姓，都是兄弟或者妯娌。

土坯房的背后是一片土地，土地的后面是一层高过一层的山，一截高过一截的路。土坯房在山底，山在云下，路却在山巅。你走过人户吗？从这一路走到那一路，从这一山走到那一山。走到别人家的屋檐下讨一碗水喝，要一根山黄瓜吃，寒暄几句，客套几句，望望日头，又该上路了。稻田葱茏，青山悠悠，山间的清泉在叮咚歌唱，走过这一程，转过那一山，也许就到你要探望的人家了。坐下来，迎接你的必定是一桌可口的饭菜。

土坯房后面的屋檐下是一袋土坎，堆着尘封的瓦片。瓦片下是地牯牛的家，一个一个的小窝窝，用手抠一抠，地牯牛儿就出现了。灰头土脸，找不着自己的窝依旧在原地打转转。尘封的瓦片被掸去灰尘，用石头敲碎，捡出几块合适的出来再敲一敲、磨一磨，一副瓦子儿就做好了。抓瓦子儿可是好玩儿的戏。某个响晴的午后，一群小孩子就围在一起抓瓦子儿，时而敛声屏气，时而欢呼雀跃；有时候也掺和进几个好玩的大人来，一群人蹲在一起，玩到手指甲都被磨斜。

土坯房屋前是泥土的院坝，院坝与屋内连接的是一袭石砌的街沿，石头上有简单的条纹作装饰。街沿下再铺一排窄石板，隔水也好，隔泥也好，农家人的精致也是有的。与窄石板连着的就是土院坝了。土院坝的边上有一连小菜地，种点小葱，点些高粱，再随意播上些葫芦、丝瓜或者豆角，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尽可以在这里种出来。土院坝的东头是一棵大橘子树。好大一棵橘子树，树上长满了白色的小花，白色的小花结出一串串青疙瘩，青疙瘩慢慢转黄，可是还没等它们完全转黄就已经被嘴馋的娃儿们摘下来打零嘴了。橘子的皮很薄，口感微涩，味道微酸，一定要吃到牙酸才会停下来。橘子树下是一片梦田，梦里时常来到树下捉虫子，摘野花。橘子树很大，大到树下就是一片小小的世界，撑起一个孩子的一片天。橘子树挨角是一个鸡圈子，鸡圈子里养着咯咯咯乱叫的鸡们。鸡们总是东

走走、西找找，再咯咯咯地乱叫一阵。有些时候也蹿出一群鸡崽子，三五成群，叽叽喳喳。鸡圈子里有刚生出来的鸡蛋，抓一只在手里还温润可亲。土院坝东头角的崖下是片竹林子，竹林子的笋尖上有竹甲虫，竹甲虫的腿肢都是一节一节的，就像竹节一样；竹甲虫的脑袋圆溜溜的，就像一个小小的坦克炮筒；竹甲虫的嘴又细又长，也像一根小竹棍，嘴尖有锥子一样的刺可以帮助它钻食竹子。竹甲虫于竹子是害虫，但于小孩子却是美味的小食。抓住它们，在灶火里烤一烤就可以吃了，肉质细嫩、香味十足。

土院坝的正东头是一条小路，夹在一片水田和一片菜地中间。插秧的季节，大人们一排排站在水田里，弓着背，弯着腰，一只手擎着秧苗，一只手顺出两三苗秧子就插到田里去了。秧子要间隔有致，排列有序，这样才利于管理和生长。秧苗长成稻苗的时间，田里依旧有一田水，水间有稗子，有野草，还有一群又一群的蝌蚪，它们摇摇尾巴又摆摆头，不知道是不是在找妈妈，反正小孩子见着它们是一定要捉几只放进瓶子里观察它们是怎样变成青蛙的。蛙叫的时候，稻子已经成熟不少了，稻花开出来，晚风一吹，便可以闻见它们的香气。稻田之上，月亮很亮，星星很密。望着天空中的弯月，听婆婆说着古朴的谚语，总疑心自己手指了月亮会被月亮割豁了耳朵。于是小心翼翼地捧着饭碗，愣愣地望着月亮出神。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水田里的蛙声只剩寥寥了，也许它们只愿在凉爽的夜晚纵情歌唱吧。小路的右边是菜地，地里种黄豆，种辣子，辣子的旁边种着橘树，橘树的旁边还有梨树。虽然吃它们果子的时间不多，但那是村民们致富的门路，寄托着人们对富裕美好生活的向往。

小路走出头，有道坎，坎下一侧有一洼石井。井里自然渗出井水来，干净清凉。婆婆在那里洗菜洗米，也洗井。供着生命之源的石井怎能让它日久生苔呢？石井再往前是一小片林荫地，阴凉可栖，在初春的时节会长出许多折耳根，不用去挖断别人的田坎，这里自然就能弄出一盘美味的凉拌菜来。

土院坝的四方都有无尽的风光，土院坝之中则

有无尽的趣事。雨天里土院坝会泥泞松软，日头大的时候会因暴晒而生出细缝。有时会有杂草长出来，又随即被拔掉；有时会有蚯蚓在雨天逃到这里被逮去供小孩子玩耍；当然还时常有成群的鸡们在这里游荡，或者被小孩子撵得仓皇逃窜；而夏天的时候则会有青蛙跳到坝子里来乘凉，顺便偷听人们的闲聊。土院坝没有水泥铺面，但在晴朗的日子里，婆婆总会拿出扫帚来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打扫干净了的土院坝可以拿来晒粮食，也可以在那里支个箩筐、撒一把谷子，捉雀儿玩。虽然从未抓到过雀儿，但这种智慧的实践活动总让人乐此不疲。

土院坝的白天风光无限，晚上则是甜蜜幽静。天热的时候，可以在坝子里置放上桌椅，就着凉风和皎洁的月光吃下美味的晚饭。下雨的时候，土院坝可以乘机补足水分了，屋檐水则顺着瓦片的轨道滴答滴答落下，落到水桶里，澄一澄，就可以拿来烧水做饭了，正好解决了雨天不能去担水的问题。

雨天里的雨是有意思的，雨天里的人也是有意思的。没办法下地干活，就窝在家里看电视吧。印象里电视已不是那么稀缺的物品了，但能一群人聚在一起看电视仍是有趣的事，因为可以交流心得，可以玩笑嬉闹，一集两集的电视剧看出了三集四集的故事。又或者摸一会儿纸牌吧。庄稼人爱玩两局“戴帽”，四人一局，两人一队，既考验了默契又考验了智慧，真是趣味无穷。哄小孩子的纸牌游戏就是“摸乌龟”了。54张扑克牌抽出一张当作乌龟牌

藏起来，把剩余的牌分到游戏者的手中，然后你摸一张我的牌我摸一张你的牌，顺次进行下去，凑成对子就把一对牌都放出去，谁的牌最先出清谁就赢了。当然，肯定有一个人手里会单下一张牌，那么这个人就被逮住是一只“乌龟”了，找出藏着的牌，看看是一只“黑乌龟”还是一只“红乌龟”。

如今，土院坝还在，土坯房却已经不在。院坝之上是杂草，土墙之上是残垣。再也不能回到那个夏天的夜晚，坐在土院坝里听婆婆讲着古老的故事，看着婆婆的树影发愣了；再也不能回到那个夏天的午后去竹林子里捉竹甲虫了……

关于土坯房都是温暖的记忆，虽然土坯房四周的村子里也总是藏着东家长、西家短，也有利益争斗和不快发生，但所有这些都因土坯房里的快乐被洗涤得干干净净。所以爱可以被放大，也可以去包容；当我们心中充满了爱便可以忽略那些不快，战胜那些丑陋。

随着土坯房的瓦解，我已很少再回到那个小乡村了，更难再见到土坯房了。土坯房里的美好时光积攒了七年才化作我生命的一部分，使我终生难忘，而土坯房没落的样子只一眼便让人神伤，不能释怀。

太美好的东西既然逝去，便只适合在记忆中生成，长成蔚然，滋养心灵。记忆中的土坯房，带我穿越城市的喧嚣、俗事的繁杂，引我寻找心灵的净土。

老妈的 泡菜坛

□ 吴静娴



老妈从煤矿搬到广元城里生活有10多年了。3年前老爸去世后，因处理了老宅，老妈就开始租房，不断地搬家。

去年秋天，我又帮老妈搬家，发现她的泡菜坛跟过去大不一样了：一个大口玻璃瓶，就像小饭店里卖泡酒的那种，只是瓶子被她用布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外面还加了塑料袋。

老妈的泡菜坛子，饱含着对劳动者的敬畏。从农村到矿山，再从矿山到城市，老妈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家，她都舍不得扔掉大大小小的泡菜坛子，而且还是连满坛子的泡菜盐水一起搬。每次，她都事先倒掉坛沿里的水，把坛子们放进大小合适的纸箱，做好衬垫并五花大绑，并一再叮嘱搬家的工人要小心，工人们总是说：“我们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苦命人，理解泡菜坛是您的宝贝，放心吧！”每当坛子被完好无损地搬到位时，老妈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她在付工钱时便很大方，从不讨价还价，甚至把一些还能用的家什白送给人

家。她总是对我们说：“就是自己吃点亏，也不能亏待了出劳力的人。”

我好奇地问老妈：“这新式的泡菜坛好是好，但是没法掺坛沿水，泡出来的菜味道如何？”“味道好着呢！”老妈笑着告诉我，“做得一手好泡菜，除了起好盐水，关键还要做到不漏气不进生水不沾油，玻璃瓶当然比老式坛子漂亮多了，维护起来也方便多了。”

传统的四川泡菜又叫泡酸菜，是我们汉族的特色菜肴，味道咸酸，口感脆爽，香味扑鼻，开胃提神，醒酒去腻，老少适宜，一年四季都可以制作，但制作和储藏时的气候环境十分讲究，居家过日子需常备，这种小菜是四川家喻户晓的一种佐餐菜肴，所以四川的餐馆，在客人酒后开始吃饭，都会有一小碟免费的泡菜赠送。现在还有一种腌制一两天就吃的“洗澡”泡菜，但味道较淡，没有传统的泡菜过瘾。

做传统的泡菜，首先得选好泡菜坛，一般是用陶土做胚子烧制成的一种口小肚

大的容器，外面没上釉的叫瓦坛，上釉的就比较好。在圆圆的坛身与较小的坛口之间，伸出一个比坛口稍矮的凹形托盘，就像姑娘戴的围脖。做泡菜时，在这“围脖”里面盛满清水，把坛盖倒扣下来时，盖子边沿要全部浸在水里，这样便可以密封，防止漏气，使泡菜在缺氧的情况下加速发酵，产生大量乳酸，才能够做成美味的泡菜。否则，泡菜味道就不正，或者坏掉。在过去的年代，选购坛子可是一门学问，要看坛子有没有砂眼和裂纹。可是，很多时候，人的肉眼是很难看出什么明显的瑕疵，只有泡上一坛子菜试试，才能辨别好歹。如果有上好的老盐水，可以直接取来用，不然就得另起盐水。过去人们直接用冷水，现在大多是把开水凉冷了用。用冷水装满多半坛子，然后将洗净沥干水分的老（嫩）生姜、干（湿）花椒和辣椒（整个的、不要粉状的）、嫩大蒜、盐等调料放进去，还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加一些大料、八角什么的，注意所有器具和调料都不要沾油。放置几天后，再加入洗净沥干水分的主菜，一般是青菜、萝卜什么的。等青菜由绿变黄，萝卜褪去本色，就可以捞出来食用了。新起盐水做的泡菜味道一般只有咸味，等坛子里的菜吃得差不多时，又反复加几次主菜和配料，等盐水由清变浑，各种配料和菜的味道糅和在一起了，传统泡菜的味道就出来了，这时候酸中带咸，爽脆可口，才是佐餐的好东西。

如今，比较流行的还有瓷器的泡菜坛，外观装饰更加丰富，如青花瓷、日彩、新彩等泡菜坛，装饰图案也丰富多彩，具有较强的装饰美。再美丽的泡菜坛，泡菜时都得掺坛沿水，这是一坛沿死水，如不经常更换并清洗坛沿，里面的水就会发腐变质，影响泡菜的口感不说，还会腐蚀盐水，如果一坛子好盐水坏掉了，就得全部再重新做。所以，那些美丽与否的传统泡菜坛子，都赶不上老妈现在用玻璃瓶泡菜来的方便和实用。

过去，老妈到我家或者出去游玩，没过两天就急着要回去，理由是她家里的泡菜坛子没人洗。现在，年近古稀的老妈，时常会远赴省城，到我的弟妹们家安安心心地待上一阵子，再也不用担心她放在广元家里的泡菜坛子没人管了，而是专心专意

的，把弟妹家的传统泡菜坛子“照顾”得巴巴适适的。

我们一家都是地道的四川人，自然对泡菜情有独钟。在过去缺衣少食的年代，农家人的一日三餐，全靠泡菜当家。所以，农村的孩子们从懂事起，就要跟着大人学着选购泡菜坛、做泡菜，这是一项最基本的家务活，要是听说哪家有人不会做泡菜，那一定就是全村人都瞧不起的懒汉、二流子。那时，农人们给儿子选媳妇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要看看姑娘是否做得一手好泡菜。那酸酸爽爽的泡菜，不仅是穷人家的门面和口粮，更是上学住校孩子带到学校的下饭菜，如果泡菜质量不好，是存放不了一周的。所以，有孩子离家上学的人家，更加讲究做泡菜的工艺。也可以说，穷人家的孩子，都是泡菜喂大的。

记得我们一家人“农转非”后，刚刚搬到老爸所在的四川北部山区的广旺矿务局技工学校时，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仅凭老爸的工资收入，显得紧张异常，老妈便想方设法多做泡菜。她认为从农村老家带来唯一的一个小坛子不够用，便到附近街道商店里找了一圈，发现老板们卖的坛子都不够大。她多方打听，终于知道附近煤矿有烧制坛子的土作坊，便跟着一群小媳妇们专程去了好几趟作坊，用大背篓背回了好几个大坛子。

如今，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孩子们，都不用再学做泡菜这项家务了，因为做泡菜已经成了食品加工厂的流水线作业，人们在超市里随时都可以买到真空包装的各类泡菜。老妈却嫌流水线的泡菜加了防腐剂，味道不正宗，所以她还是坚持自己做泡菜，还给我们讲道理说：“虽然平时佐餐不怎么用了，但老萝卜用来炖鸭，泡青菜用来烧鱼，味道却比超市里买来的强多了，也健康得多啊！”

老妈自己喜欢做泡菜，也督促着我们几姊妹自己做泡菜。我们长大独立生活后，她送每个儿女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装得满满的一小坛子泡菜。所以，从单身到结婚，从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从小小的蜗居到大大的新居，我们每个子女的家里，至今都保留着一小坛子泡菜，那是老妈最初给起的盐水，满满的都是老妈的爱，老家的味道。只要老妈到儿

女家来，第一件家务事，就是到厨房去照料我们的泡菜坛。

老妈对泡菜有着特殊的情结。她经常说：人不能忘了根，泡菜就是我们的命根。

老妈在家排行第三，我们的外婆去世时她才5岁，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刚满月的弟弟。我们的外爷担心孩子们会被后娘虐待，就坚持没有续弦，既当爹来又当妈，供养着他们五姊妹。

外爷做得一手好泡菜。外爷的泡菜坛子有点大，我们两个小孩子手拉手都围抱不过来。外爷做的泡菜主要用豇豆、胡萝卜、青菜等作主菜，看起来色泽鲜亮，黄中带红，闻起来有阳光的味道，吃起来脆生生的。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比自己家的好吃，便经常跑到外爷家，就着被他切得细细的泡菜，喝着红薯煮玉米糊糊，能够干上好几碗，直到肚儿撑得滚圆才作罢。有时候外爷忙，我们不等饭熟，先围着摆上桌的泡菜就开水，也能够填饱“饿坑”。

老妈说，外爷的泡菜，不仅温暖了两代人的童年，更让她难以忘怀的是，外爷的泡菜曾经救过人命。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然灾害时期，大人小孩都饿得慌。有一天大清早，一个路人突然昏倒在外爷的家门口，当孩子们大呼小叫地喊醒路人时，外爷发现他面黄肌瘦，断定是饿昏了的。家里也没有什么吃食，外爷让孩子们捞起一碗泡菜，

再舀来一大瓢冷水。路人就着冷水，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泡菜，打恭作揖地离开了。几年后，日子好起来了，那个被外爷一家救活的路人挑着满满一担谷子，再次来到外爷家，千恩万谢地要他们收下。外爷用那担谷子碾米做饭，老妈他们才第一次尝到了大米的味道，第一次明白了知恩图报的道理。

最近这次搬家，老妈才舍弃了好几个传统的泡菜坛子，单单带走了玻璃瓶泡菜坛。不仅仅是因为老妈现在不需要那么多坛子，更标志着她对科学的敬畏。

老妈虽然没上过学，却能够识得很多字，喜欢看科普和生活类的电视节目，崇尚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她深受电视里专家讲的科学泡菜法影响，起坛盐水坚持用冷开水，各种调料和主菜，一定洗净并晒干水分再入坛。因此，老妈的泡菜从没有坏过，一直保持着外爷家的味道。老妈把泡菜坛更新成玻璃瓶，是接受了电视里专家的建议，试用了一段时间，老妈就爱上了用玻璃瓶泡菜。

现在，物质生活异常丰富，老妈听专家说经过腌制的食品对身体有害，所以她也不赞成我们经常吃泡菜。她之所以还要坚持做泡菜，是希望我们不要忘记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不要忘记穷苦时的滋味。

老妈健在的日子，如吃泡菜一样有滋有味。我们希望，这样的好日子，延长，延长，再延长。



五里味道

□ 廖清德



孟夏的一个周末，我们一行四人打理完手中的工作，顺道与五里相约成行。

五里，当地百姓惯称五里塘，距中子镇2.5公里、5华里。五里塘、五里村兴许由此得名，应该不会有差池。

晌午时分，我们从中子老街出发往南，沿老108线前行，几分钟车程便到达目的地，就是我们一行中的蒋大哥在五里塘的老家。

一下车，蒋大哥老家的亲人就迎上来，领我们过公路，跨上几步石阶就到家了。院子里，居住着蒋大哥堂兄弟几家人。丰茂的核桃树遮天蔽日，新修的农家别墅掩映其中，仿佛走进了幽深的山水画廊，果树浓荫倏地驱走身体里微微的燥热。还没来得及体味农家别墅的个中味道，蒋大哥的堂兄就招呼我们进了客厅，桌子上玻璃杯里的绿茶晶莹剔透正冒着热气，茶盘里的核桃堆得像小山，小竹篓里的炒花生还带着余温，一洋瓷碗即将过季的樱桃馋得我直咽口水。蒋大哥堂兄一家人不停地给我们找烟、递水、敲核桃……我们应接不暇，被主人家无微不至的热情包围着。

时钟指向12点。蒋大哥与堂兄拉家常话乡情正酣。蒋大哥一个教书的堂弟，把从自家带来的一盆竹笋烧鸡放到了餐桌中间，顿时香气溢满整个屋子。还有他们的两个侄儿也先后赶来。是要开饭的样子。接着堂兄家的大嫂忙着从厨房里往外端菜。酒早已斟满杯子，蒋大哥的堂兄端起酒杯，好一番欢迎，算是祝酒词，也算是开杯酒。接下来，宾主就着一席乡野时馐，互敬开来。我们边吃，蒋大哥的堂嫂、侄女、侄媳不断将刚出锅的菜品端上桌来，野草莓饼、凉拌黄花灰灰菜、黄荆叶凉粉、莽凉粉、腊肉煮萝卜夹、腌鱼、腊肉、窝笋炒木耳、炆炒豆芽……最后上的酸菜汤，我特地数了至少有20道菜。碗挤碗，盘子重盘子，擦了一桌菜，也擦了一桌子情。浓浓的亲情友情在举杯畅饮中恣意挥洒。

几个蒋家的小孙子、小孙女还在院子里追逐玩耍，我给他们送上野草莓饼，他们拿上转过身就溜开了。我们又请蒋大哥堂兄弟的家人们一起上桌。蒋大哥的堂兄说，他们蒋家待客还是固守女同志和小孩

子不上桌的老传统。他们的侄儿都在区上一些部门工作，站起来给客人给长辈敬酒更是恭恭敬敬，礼数周全。教书的堂弟拿来一双公筷，给我们一人敬了两块腊肉放在碗里，同行开车的师傅是个年轻人，面有难色，我们其他几个没推辞，没犹豫，很享受地吃下去了，我更是大快朵颐。腊肉是五花肉熏的，自家喂养的纯粮食猪，肥瘦均匀，纹理清晰，透着诱人的香味。吃饭时，我摘下斯文的面具，忍不住又吃下三块。平日里我一月也难得吃两块肉。返回的路上我给蒋大哥说我还想吃两块，但真不好意思再吃了。蒋大哥会心地笑了，说我还是太过拘礼。平常不苟言笑的蒋大哥说这话时非常开心，他是为我们喜欢他老家，看重他老家而高兴。

推杯换盏间，大家海阔天空地把话拉开了。蒋大哥说，他们蒋家几代人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发展得很好，主要是每一代人都很团结。堂兄弟几家，家家都是七八姊妹、五六个弟兄，逢年过节都要赶回五里塘，长兄家是集中点，各家做上几道拿手菜端到长兄家，几席人一起吃。今天做东的堂兄虽然略带醉意，还是稳稳托起酒杯，不紧不慢向我们娓娓道来：时下农村富了，家家生活都好了，弟兄也好，乡里乡亲也好，相处都很融洽，有啥吵个架，争个嘴，上午闹了，晚上还不是又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喝酒，大家图的是个热闹，图的是个和睦，图的就是把日子往好里过。“为我们今天的好日子干杯……”“满上满上！”“斟起斟起！”……，大家一杯接着一杯，没

有停下来的意思。欢快的笑声在院子里，在绿荫下荡漾。

我不胜酒力，抽身到院子里透透气。

院坝边核桃树上挂满了指头大小的果子，嫩嫩的，绿绿的，静静地伫立在枝头，你能听到它生长的声音，能嗅到它喋呷日月精华的乳香。路边的一树石榴花涂金抹粉开得正艳，伴着麦香，夹杂着山里的野花，芬芳馥郁，让人好生惬意。阳光是曾家山莽莽群山淘洗过的，明亮如水，缓缓倾泻下来，轻轻地叩着你的肌肤，似仙女婆婆抚摸。风启程中华祖脉，跋涉万山之山的秦岭舒缓而来，轻轻地打开你的每一个毛孔，直抵灵魂，让你如醉如痴。

刹那，我变成了空气中的一粒尘埃，路边的一棵小树，庄稼地里一株劲长的苞谷苗，和布谷鸟一起歌唱，和山水一起舞蹈……

近旁，汪汪两声狗吠唤醒了我。

脚下的老108线成了通村公路。路下边是工业园区，清清的河水牵着新砌的河堤悠闲地流淌，园区里新铺的柏油路闪闪发光，蜿蜒伸展，宛如深山里舞动的几条黑丝带。极目远望，是繁忙的108二专线和京昆高速路，来往的车辆在山中，在水中，在画中穿梭，使这方幽静的山水与斑斓的世界紧紧相连。

美好时光总是短暂的。五里，我们相处不过一个时辰。你让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天是干净的，地是干净的，水是干净的，风是干净的，人是干净的。

这就是五里味道！

重阳感悟

□ 李红芬

寒风吹雨过重阳，秋水蒹葭似故乡。
已渐千山凋木叶，难随好梦入黄梁。

——题记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与重阳节刚好撞了个满怀，热闹过后的安静，显得分外冷清。又一个孤单的夜晚，我敲打着键盘，此刻的孤独如流水般溢屏而出，那是发自内心的呓语。

涂白了的记忆，再一次被拾起。童年时，我渴望上学，仅仅是因为不想度过那冰冷的周末。迫于生计，父母“狠心”地抛弃我和姐姐，外出务工。十二岁伊始，我便独自生活，每个月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姐姐快点放月假，我就不必孤孤单单回那个“冷冷清清”的房子。

曾家山的冬天，雪花飞舞，银装素裹。同行的小伙伴还未到家门口就开始吆喝：“爸爸，我回来了。”“老妈，晚上煮的什么饭？”“妈，炉子生火没？”“爸爸，你上周说有酒席，给我带好吃的回来没？”他们大人的每一声回应，我都觉得难受，于是便加快脚步逃离。钥匙也和我作对，迟迟打不开那冰冷的门锁，让手上的冻疮愈加疼痛。好不容易打开房门，等待我的依旧是寂静的房间、冰冷的炉子，脑海里想象过的千万次场景从未发生过。自己生炉火、做饭吃，一个人的晚饭简简单单。晚些时候，隔壁调皮的孩子学狼叫，我快速关灯，钻进被窝，屏住呼吸，或是“狼外婆”的故事深入骨髓，似悬疑片中的惊悚格外强烈。

“人对往事的记忆就像锁在不同抽屉里、舍不得丢的杂物，有些经过归档，有些无法

分类，就那么掺杂在地搁着，随着岁月的堆垒而尘封。某日不经意地打开一个抽屉，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旧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温度、呼吸和生命，过去了与现在又接上了。”第一次读到阮义忠老师的这段文字，心不由自主地一疼，感觉就像墙角那把被闲置许久的旧吉他，猛然间被利器拨动而发出不和谐的痛苦的声音。

平时忙于工作，与父母聚少离多。离乡在外，被工作所累，衣服穿得本来就多，还得套上几层，挤压着膨胀的身躯，挤压着纷繁的心灵，如影随形的孤单让我倍加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日子，更能用心体会母亲的啰嗦与唠叨。今日重阳，本该同兄弟姐妹登高插萸，却因在不同城市工作，不得不提早散去。繁华过后的冷清，热闹之后的安静，如同一地破碎玻璃渣子，想拾起，却被扎得千疮百孔。

如今，我依旧独自生活。对待习以为常的孤单，不再有年幼时的排斥，却多了几分感慨。习惯了独处，它如雨，清洗着心灵的尘埃，净化着浑浊的气息；它如影，品味着冷暖，领略着生命的可贵；它如曲，驰骋在自由的空间，回归那最初的纯朴。渐渐地，我学会了冷静、从容，学会了思考和感恩。

静坐书桌前，屋内安静极了，除了小小机械表的滴答声，就是敲键盘的声音。我不由想起林清玄的话：“一尘不染不是没有尘埃，而是尘埃任它飞扬，我自做我的阳光。”此时，我心中一片豁然，双眸清亮。我清楚地听到那春风十里，清晰地看到那陌上花开。

贾老田的碑

□ 安笑坤

前几天，久不联系的贾老田电话联系我，让我帮他办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我只信得过你”。实际上，即使没有这句话，有事我也会尽力帮他的，况且，按照他的为人，也不会找我帮他做我难以完成的事情。

稍一询问，他直接说：“我前些年给自己写下的碑文，字迹有些模糊了，你啥时候方便，回来之后，帮我重新抄一下，润色润色，毕竟，这么多年过去，有些东西不太合适了，再帮我联系一个匠人，我要重新刻一块碑板。”

贾老田年近八十，粗黑魁梧，算是我的忘年交，他也知道，很多事情用不着跟我客气。二十年前，他就已经给自己手写下了碑文。也幸好计划得早，写好没几年他就中风、半身不遂了。但他硬是凭着一条腿一只手的力量，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铁汉子，砍柴种地、烧火做饭、穿衣上厕所等，无一不能。当然，在农村，不这样也没有办法，个中艰辛，唯有自知。

贾老田本姓田，是那几年的老初中生，传统文化底蕴颇深，吟诗作对，出口成章，舞文弄墨，极有章法，农村敲锣打鼓、唱戏耍灯、对歌喊吉利，样样皆行。可惜这样的文化人，并没有像当年大多数老初中生一样，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反倒因为家中弟兄众多，家境不堪，上门到我的家乡贾家当了上门女婿。邻居便戏称他为贾老田，久而久之，真名反倒没有几个人叫了。

小时候，我经常找他家儿子玩耍，一起听他“讲故事”。现在想来，小时候他给我们讲的“门对千竿竹（短命）、家藏万卷书（长存）”的典故，教

我念“三字经”“百家姓”等，可谓用心良苦。还有他让我牢记的“鸡鸡道道童童打、鼠鼠梁梁克克金（川音）”不正是七律古诗的平仄关系吗？农村不讲平仄，但对于曲牌、词牌，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传承方式。可以说，长大之后的我偏爱七律，也许从那时候便埋下了种子。可惜，儿童时候太过顽劣，不知道珍惜机会，现在想学，已经机会难得了。

从年纪上说，他应该是长者，从小，我是在他的“娃子”声中长大的。但自我考上师范，老田叔便不再以长辈自居，“我痴长你三十来岁，看得起的话，今后叫我一声老哥就是了。”几次强调后，我只能把“叔”变成了“哥”。我一放假回到家乡，他便会请我去他的家中，说说三国，唠唠文化，出题作对，背背锣鼓曲牌，还不忘捶胸顿足，骂骂自己“不争气”的众多儿女。幸好我从小受他的熏染，上学后也学过一些唐诗宋词，后来的师范语文老师也是市县诗词楹联名家，班门弄斧，也能对答一二，但更多是向老哥学习。可惜那个时候他家没有锣鼓，等我有时间，也买得起锣鼓的时候他又中风了，此乃一生极大的憾事。

可以说，贾老田是把我当作半个传人培养的。他儿女七八个，但真能承他衣钵的却没有，恨铁不成钢之余，虽然不至于跟儿女关系紧张，但像写碑文刻碑这事，他却不放心交给自己的儿女去办。“别把字给我整错了，免得我在坟墓里骂他们，还是我自己操办稳当。”他如是跟我说。但我知道，他一是不想依靠儿女，二是跟我投缘，或者说很重视自己的碑文，活着的时候要面子，即使身后事，也希望光彩一点。毕竟，他认为我多少得到了他的一些真传，还是可以信任的。

我专门抽了一天时间，办好他交代的事情，匠人也找好一并带去了。过目之后，他甚是满意，还特意留我“喝一杯小酒”。甚至拖着不遂之身，不顾我的劝阻，不顾老伴的呵斥，坚持要陪我喝一杯。“老弟呀，人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事。心愿已了，喝死算球！来，一切都在酒中了。”

人活一世，福禄得失，风光也好，荣辱也罢，最后牵挂的，也就是一块墓碑，一杯小酒，如此而已。

【嘉陵诗汇】



路过广元（组诗）

□ 邓太忠

皇泽寺

北魏的工匠
深思熟虑，震山惊石
雕凿的神像
穿过唐，路过清
一直守望这片山水的缘分
左让明月峡畅快淋漓
右使剑门关春风得意
至今的香火，照亮秦岭
煮沸了江水

皇泽寺的皇历
写满千古一绝的风水
武媚娘品够老家的乡愁
披星月，翻秦岭
深宫里铁骨柔情
血雨里仰望星辰

一言一行，都刻写在
大唐的圣土
蓝天白云

高高在上，你的微笑
润泽故乡的日子
胭脂香透青砖碧瓦的凝重
季节的轮回里，熏陶出
一来一往的人
难舍难分的内心

千佛崖

前世，我也许来过
层面顶天立地
千佛千容，铭刻
你们优雅无比的姿态
嘉陵江的浪

讲透岁月的深邃
 却永远不明白
 佛祖的集结号是谁长鸣
 齐聚盘坐一个多世纪
 无声的吟诵里
 道破世间的天机
 让东风西吹
 促南雨北移
 众生从你香火的兴盛
 看见来世的自己

氛围弥漫生死的因果
 所有灵魂，都在
 你指间上起舞
 来了又走的云，才知道
 其实没有天堂
 天地只有神州

上一炷香，我的心
 触摸到这座山峦的感觉
 看见一个远去的背影
 在燃烧，在述说

明月峡

鸟道通天，地不在焉
 蹄声悠扬的日子
 让江水的叙语
 爬满悬崖，明月
 几时缺几时圆
 明修栈道的故事
 枝繁叶茂
 暗度陈仓之后
 金戈铁马，秦蜀难了
 百年怨，千年恩
 过往的背影穿风沐雨
 横七竖八的骨头
 江风里惊醒
 浪花里陶醉

一泻千里，面不改色
 奇是你的滋味
 险是你不老的心情

与你对饮，我听见
 虎口的吼声浸肺润心
 我对你的感受
 一点一滴交给了白云

曾家山

你是山，气质的高度
 不低于蜀道难
 明月峡的险
 有日出的磅礴
 明月高悬的精深
 你也一马平川，稻菽千重
 星罗棋布的村庄
 乡愁弥漫芬芳的味道
 曲径通幽的秘境
 梦留得下脚步
 想象看得见自己的表情
 挂满枝头的童话
 让四季扇动飞翔的翅膀
 一道弯又一道岭
 流金溢彩，一次次
 喜出望外的感觉
 根，在土地里起舞
 水，在云朵里歌唱

流连忘返，期待的远方
 在你微笑里很近
 昨天在我的脚步里很远

剑门关

横断山脉的剑，锋芒
 照亮西南的岁月
 你夺过，他争过

血流成河的一幕幕场景
鸟道仍然畅快
马蹄声一直悠扬
蜀道难，其实不难
难在人心无止的贪念
剑指何方，远到而来的你
仰望天空的云朵
潇洒地飘过

敞得很开的门，摆出
一线天的架势
爬满左右崖壁的阳光
呵护一年一枯荣的小草
也关照风雨兼程的古树
鱼贯而入的精灵
吹着口哨、唱着歌
也朗诵着唐诗，品味
一路的狭路相逢
宁静致远

谁都过关，守关的人
赏日出的精深
也对饮清风明月
过往在烟雨里消融
我想象鸟飞过的感觉
刀刃上滑翔
风唱云舞，心情
飘进成都的武侯祠
飞到西安的大雁塔
蜀道难，难而无关
打开心肺的行走
神州是故乡

八方有乡愁

红军渡

风雨兼程，他们高举
镰刀斧头的旗帜
浪尖上奔袭
水里伏击
强渡嘉陵江，突破
黑暗的险恶
粉碎残酷的枷锁
枪林弹雨，军魂
逆江而上，燎原星火
血肉模糊的场景里
三娃子当红军
幺妹子入列赤卫队
大爹大妈在自己的土地
种上粮食，栽上
猕猴桃、大雪梨
炊烟伸直腰杆
摆渡人在记忆的河流
摆渡喜笑颜开的日子

苍溪的彼岸繁花似锦
一丝风路过
也魂牵梦萦

（邓太忠，四川南部县人，当代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副会长、四川省南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蜀本》杂志执行主编）

仰望 (外二首)

□ 雷文

剑门关北广场后方的峭壁
仿佛天空垂下的一面无字的帛书
我明白，数以万计的人重复着同样的心情
每向上迈进一步，都在虔诚地阅读

风至此，完成了奔袭的使命
走到顶端，也就明白“过关”的意义
只有我，仰望的时候
用笨拙的想象，在那面不可移动的帛书上
写满了诸多未经证实的文字

我就是当日蜿蜒的人流中
悄悄缺失的那微小的一部分
假如，日后我终将“以人为峰”时
这次仰望，该是用生命诠释神迹的开始

鹰的翅膀

被鹰拉长的目光，可以替我越过剑门
它飞进云层时，蝴蝶正轻盈地
停在路边的花蕊中

我私下也在内心练习过飞翔
失败之后却仍然不肯放弃
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反义词
脚踏实地的攀登者，比我早一步顿悟
而他们内心，同样有着鹰不肯放弃的方向

翠云廊

那年有人栽树，今天有我乘凉
中间发生的故事：一半写在纸上
一半散落在民间
只有古柏树皴裂的皮肤
演绎着岁月的沧桑更迭

绿荫之上，歇着鸟儿远行的翅膀
绿荫之下，穿梭着寻找秘密的人
枝叶缝隙间落下的光影
正好与游客的兴奋重叠
翠云廊，那些沉默的石头
煲有历史过往的足音
安放今天新生活平安如意的神

古柏树，把多年的悲欢藏于茎脉
让风雨滋润温暖的泥土
让水从阳光的枝蔓上站起来
让抚今忆昔的静谧光阴，高过尘世的喧嚣

（雷文，巴中市恩阳区人，有作品在《诗刊》《星星》《诗选刊》《作品》《诗歌月刊》《散文诗》《草堂》等报刊发表并入选部分选本。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巴中市诗歌学会会长，著有诗集《乐观》）

把荷叶比喻成伞（组诗）

□ 梁拥军

观荷遇美人

莲叶满池，风景
高高低低，错落有致
争相向蓝天更高处，白云更深处
阳光更明媚处
奋力举起，朵朵翠绿
像伞，遮蔽酷暑

花朵怒放，不染凡俗
格外像，此刻
我高亢的情绪，睁大眼
不错过蜻蜓点水，不错过蝶舞花间
更不会错过，举着油纸伞的
聘婷美人
此刻，她优雅地漫步荷塘
千娇百媚

我，虽不能像，向日葵围着太阳
调转角度，但饱和的阳光
依然点燃了花蕾
美人，明眸皓齿
猛然间，擦出爱意的火花
弥漫成燎原之势
为了浴火重生
我甘愿在烈焰中自焚

荷塘小令

一池风，爽朗吹拂
泛不起一丝涟漪
绿叶密不透风
那分明是一堵墙
钢铁般，屹立

唯花，熠熠生辉

高举美艳。娇羞。妩媚

夏天，在此地，在此刻
亮出精彩，扑入眼眸
那份精致。生动。迷人
绝对算得上最佳景深
荷绽放的刹那，便是永恒

莲心玲珑

唯绿风送香
我心甘情愿地
沦陷于你低语浅笑般地吹拂
感受，惬意与清凉

我深知，你把隐私埋在水底
七孔或九孔，玲珑剔透
心事，细如发丝
被莲叶，默默举起
无边无际的夏。却举不起
我暗中的祈祷

把荷叶比喻成伞

灵光闪现，我第一次
把荷叶比喻成伞
那么，荷花呢

用蜻蜓太俗，用蝴蝶太浪
用周敦颐太雅
用蜂太狂
那就用我的眼睛，天然去雕饰
婀娜多姿的美人

为了佛说的擦肩而过
或者一次牵手同行

我愿意交换，用我整个世界
外加一辈子光阴

做你头顶那把伞

做你头顶那把伞
我用赤诚为你遮阳
做你眼里那片绿
我用七窍玲珑心
为你，把整个秋天
精心收藏

你，把清风举过头顶
把骄阳蓄于心
把清香播撒到东南西北

不为花开富贵
只为果实饱满而又香甜

听 说

听说，这一池莲
不多不少，一百零八朵
那我一定要成为
一百零九

你若与我为邻
我愿意赔上一生一世
守你，在冬季
那时，万物萧瑟
人迹罕至

见 过

这是我，见过的
最纯粹的蓝
这也是我，见过的
最干净的绿

还有，这火热的红
分明是点睛之笔
把这一池风景

优雅地亮出来
天南地北，游人如织

任凭目光，穿梭于
绿叶之上
花丛之中，花蕊之间
嬉戏人生
夏日独成一绝

荷塘即景

十万株荷，把夏天举过头顶
绿，大过视野

十万朵花，把时光燃烧成烈焰
红，大声呼救

此刻，我便是那只
逃无可逃的凤或者凰，在烈焰中
感受重生的惊悸

红与绿的交响曲

这绿，我从未见过
这红，我也从未见过
这惊喜，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刻起
就加速了心率

我要怎样亲近
才能感受
你用翠绿装饰一池夏天
午夜也不减明艳

我要怎样倾听
才能留住
你用火热点燃半村蛙鸣
晨曦也不降高亢

我来，只为遇见
在最美时节
看见最美的自己

那一天，
在剑门
(组诗)

□ 车红梅

剑门雨

与你不期而遇
不是千年前的那次
来路上脚步紧密
繁茂的枝叶也无法阻挡
一阵清凉前来相认

去往剑门的路上，诗人汇聚
他们都提着闪亮的句子
谈笑风生
山谷里回声隐秘，韵味流长
青石小径足迹模糊
每一块都温润着久远的记忆
放翁的那匹毛驴蹄哒声远
云烟深处
传来一声宋朝的长吟

要过关了，我把行囊紧了紧
雨迎面而来
其中一滴滑过眉心
落上了一枚剑门通关的印记

清江月

月亮从群峰升起的时候
我们坐在剑山下
饮一壶刚沏的新茶

清江是含羞的女子，在对面
轻轻地浣一袭银白的纱

今夜，不看山
不谈论诗酒
也不宏大叙事
在清江边
月光是唯一的知己
是幽深处那座圣洁的高地

多好啊，就这样坐着
以茶邀月，不辞凉亭和深宵
兰州、西安、泸州、巴中
更远的路途都在一轮明月里相聚
西出阳关，天涯比邻都省去
清江月，水一样轻盈
穿过我们
那些欲说还休的话
水一样渺渺地
泊在心间

蜀道蓝

又走到谷底
两山交错，通途只有一条

人马早已撤去
从剑峰上俯冲下来的
是浩荡的新绿
丰盈而俊俏
白云举着新开的花朵
四处游历

蜀道的底色
也是蓝色的
秦汉的蓝
唐宋的蓝
那些蓝，我说不出是哪一种
有时浓有时淡
有时像一片海深不可测
都有着纯粹的样子
只一眼，便众里寻他

我是蜀道的子民
半生来去，所剩无几
除了这原始而浩瀚的蓝
没有别的可以给你

写作是一种担当

——评王文江小说集《时光如流》

□ 俞天鹏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古人曹丕在《典论·论文》亦曾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身为基层村干部的王文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常深夜辛勤笔耕，这正是在新时代对党的事业的另外一种担当，这担当中有大境、有自加的责任、有跋涉的艰辛、更有无私的奉献，特别是文学创作在当下不再是获利图名的工具时，这种担当与责任就显得尤为可贵。

写作是一种担当，因为它能为时代明德。

全面小康不仅是物质上的小康，也是精神上的小康。扶贫不仅是物质扶贫，也包括精神扶贫。扶贫先扶志，致富先治心。正是肩负振兴乡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光如流》处处充满了倡导文明新乡风的时代正能量。如在“新时代”栏目下《一句话的距离》中，对“张婶”的教育实际上

就是帮助她克服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用尊老爱幼的中华优良美德帮助她重新建立和谐的婆媳关系，从而获得家庭及自身的幸福感；在《喊晚霞》中爸爸为磨炼女儿用心良苦，让老水井成为一面镜子，使好吃懒做讲吃讲穿的梅子成为一个自食其力泼辣干练的人。从这些细小的地方入手，作者真实地描绘了为乡村立德的现实过程。

写作是一种担当，因为它能为工作做指导。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复杂多变。以小说的形式生动地描写其中的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无疑是进一步做好工作的“活教材”。正如20世纪赵树理创造的农村“问题小说”，他的小说总是力图反映农村变革中的各种问题，并给了这些问题以合理的现实的解决方式。赵树理说：“我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时光如流》继承了赵树理“问题小说”创作思想，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写小说，工作是小说的基础，小说是工作的延续，小说与工作相辅相成。如，在《第一书记脱贫攻坚》中是梁书记的善良和担当，让陈豆豉从妻离子散到妻儿老小陆续返家；《狗的灵气》中两位组长为激励村民

参加选举会，借狗的灵气布迷阵，巧妙地促成选举顺利成功。这些作品探索了农村脱贫攻坚等工作中的新问题、新方法。而这样的写作角度只有像作者这样既有工作经验又有文学素养的人才能写得扎实。

写作是一种担当，因为它丰富了文学的地域真实。

恩格斯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说的“细节的真实”应包括“地域真实”。世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同样人们生活的具体环境也是不同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趣味也是丰富多彩的。《时光如流》以虎跳地区为创作地域，原汁原味地写出了虎跳人特有的风土人情、方言土语。“佛儿岩”“月儿坝”“后头坪”“薄地坪”，这些熟悉的地名，“背篋”“碓窝”“瓦桶”这些熟悉的用具名，令人感到是那样亲切；“抬起柱头等碌蹬”“人老癫懂，树老心空”“老鼠子钻风箱——两头受气”“拉着舅舅的手，闻到母亲的香”“屋檐水滴旧”“千年的石头等仇人”“手板心里能煎活鱼”。这些方言俚语也只有当地人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一个时代需要鸿篇巨制，也需要丰富多姿的“土味”文学，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丰富多样的生活需求。因此，从虎跳地域文学的角度看，《时光如流》的价值是唯一的。

写作是一种担当，因为它留住了乡村

记忆。

小说能以独特的视角写出生动“历史”，而这样的“历史”是很有价值的。恩格斯曾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时光如流》在“龙门阵”“旧时光”描写了那些古老的本地传说以及50—70后曾经历过的旧时光，如《那兽·那神·那鸟》中糟蹋庄稼的野猪、作乱的邪神、摧枯拉朽的播种鸟；《评膘·捡缩·打青》中山爷凭阅历凭智慧让人口服心服，让伪君子翘壳现原形，让二宝自省自悟。这些传说和历史构成了一部虎跳地域的生动“地方志”，它们或可成为教育下一代的“教材”，或可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素材，颇具价值。同时，在前所未有的当今乡村巨变中，留住这些乡村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写作是一种事业，写作是一种担当，写作是一种责任，如今，时代正需要这样的担当者，《时光如流》的作者王文江正是这样的担当者，他们为乡村工作及乡村文化所做的探索，将汇聚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潮流中，并发出自己的光彩！

最好的纪念

——《同舟前行》述评

□ 任国富



捧读《同舟前行》，有一种沉甸甸的质感。

值此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和广元建市35周年之际，广元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征编出版了专题纪念性文史资料《同舟前行》。这集文史资料秉承“亲历、亲见、亲闻”原则，广泛征集全市各级有关亲历者关于政协成立、建设、发展和履职尽责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地记录了市、县（区）政协建立以来，筚路蓝缕，围绕党政中心，带领各界人士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开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崭新局面的成就。留住记忆是为了更好地照亮未来，征集出版专题性文史资料是最好的纪念回顾和担当作为，也是最真挚的献礼与展望。

本辑资料共收集文稿71篇，包括建言史证16篇、资政亲历52篇、要事典藏3篇。这些资料深情地回忆了人民政协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取得的成效，用事实见证了

政协组织在服从服务于党政中心工作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建言史证”是来自市县（区）政协、民主党派市委（社）、工商联及专委会的一组文章。采用宏大叙事的方法，全景式鸟瞰全程式追溯，反映了人民政协各个层面履行职能的收获。《同心同德谋发展，群策群力谱新篇》全面回顾了市政协自1985年成立以来务实建言资政、参与地方治理、凝聚发展合力、彰显委员风采和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35年来，市政协举行各种协商会议2100多次，提出意见和建议1万多条，提交提案7990件，征集出版“三亲”史料27辑，全市1.6万多名委员参与脱贫攻坚，做实事2.8万多件次；紧扣市委重点开展调研视察、协商资政、民主评议、联谊合作等工作，促成生态立市、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等许多重大决策及文件出台。《风雨同舟筑芳华》历叙苍溪县政协40年来在增进人民福祉、助推庭院经济、

引气入城、促进返乡创业、争取亭子口水利工程立项上马等方面的奋进历程。《书写时代华章，彰显政协作为》回溯旺苍县政协38年来的所作所为，共开展协商活动1960次，提交专项建议报告560多个，提交调研视察报告1230多个，征集提案8130多件，可圈可点处甚多。《辉煌的历程，奋斗的脚步》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串联起剑阁县政协近40年来不同寻常的贡献。《风雨兼程做贡献》追忆青川县政协近35年来履行职能的峥嵘岁月。为解决“宝电”青川库区移民安置奔走呼号、投身“5·12”灾后家园重建、助推民营经济快步发展、献计产业扶贫等事迹历历在目。透过《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一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32年来利州区政协做区委决策部署的执行人、做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者、做凝聚各方力量的积极实践者的群体身影。读完《我们走在大路上》一文，我们全面地感受到昭化区政协26年来“同心凝向一家子、帮忙掏出心窝子、资政献出金点子、存史联谊作带子”的赤诚奉献仿佛就在昨天。《建言资政献良策，持续发力促发展》重点聚焦朝天区政协27年来在推进道路建设、发展林业经济、文旅经济和工业强区、助力越温脱贫等方面的辛勤付出。

来自民主党派和市工商联的一批资料厚重翔实，朴实直白，精神饱满。29年来，民革市委发挥优势，促进两岸联络交流，助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通过开展专题调研提交调研报告95个，提出提案、建议案930多件，收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380多件，促成创办广元外国语学校。民盟市委32年来初心不改，共提提案、提案、建议案1160件，反映社情民意信息339篇，不少建议得到市、省和民盟中央的采纳。汇聚力量建成广元民盟烛光中学、倾力“明眸工程四川行”项目在昭化落地、开展师培等系列“同心”活动造福人民。民建市委共提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2000多条，联系引进港资捐建市中心医院李兆基门诊大楼，争取中华思源基金会在广元实施项目投资。民进广元市委致力教育与文化事业发展，提出建议1200多篇（件），提交调研报告150多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200多条，推动广元师范学校成功升格为“川北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农工党市委在“5·12”地震灾后重建、嘉陵江中上游生态保障、中医药产业发展专注用力，坚持开展“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等活动，持续助力民生改善。九三广元市委持续推进“九广合作”，创造了多党合作助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改革发展的成功范例，33年来，累计引进项目1600多项，参与实施项目360多项，争取项目资金10多亿元，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3万多人次，援建中小学17所，联系捐赠图书13万多册，搭建各类高层次合作平台20多个，极大地推动了市委“三个一、三个三”兴广战略的有效实施。工商联在政治引领、发挥界别作用、强化靠前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效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面繁荣与健康发展，33年来，全市共有2000多名非公人士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级工商联提交人大建议500多件，政协提案3000多件，反映社情民意信息400多条，其中100多件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办理。提案委是人民政协的老三大委之一。自1985年以来，市政协提案委勇于进取、积极创新，共征集提案8591件，审查立案7990件，这些提案经过交办，在促进转型发展、创新创业、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专委会是人民政协重要的工作机构。由于篇幅所限未能穷尽所有，披沙见金，专委会的工作必然历久弥新。

“资政亲历”的52篇资料是来自亲历者的手记式叙事，多撷取参与政协工作或政协助力中心大事的点点滴滴，芳华荟萃，读之如目见耳闻。

第一，是以亲历者的视角叙写政协群体献计出力的资料。这批资料总揽政协全局，大笔如椽，综合性强，时间跨度大，给人“真力弥漫，万象在旁”之感。《助推川陕革命老区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四级政协联动助推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两篇文章，深情地回忆了政协为推进革命老区发展持续用力、主动作为、争取支持，推进革命老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艰难过程。《政协助推蜀道踏上申遗路》追叙了全国和相关地方政协共同推进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艰辛努力。《一位老农业科学家的苍溪情怀》回忆九三中央原副主席洪绂曾10次到苍溪县调查研究老区经济发展并开展帮扶的动人

事迹。《倾力县城居民饮水安全》回忆旺苍县政协13年跟踪聚焦居民饮水安全终至圆满解决的历程。《灾后重建中的剑阁县政协人》回忆剑阁政协投身“5·12”地震灾后重建奔走忙活的情景。《苍溪县政协40年提案工作回眸》分阶段回溯提案工作的发展轨迹与实效。《全域旅游促进绿色崛起》详细追叙青川政协通过调研考察，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主动担当的壮举。《昭化政协助“三农”》全面回顾了政协围绕破解农村交通瓶颈、推进农业产业经营、发力新农村建设、关注农业生产条件和服务改善等工作的作为。《地震无情人有情，患难真情日月长》讲述了在“5·12”地震灾后重建中，济南军区国际维和工兵团来朝天区克难排险并与当地群众建立深厚友谊的故事。

第二，是政协委员或者工作者回忆政协作为与影响的资料。这些资料坚持写政协事、记政协人，不拘一格，娓娓道来，拓宽了史料的丰富性。《梅花寒中开，只为唤春情》《履职创业永远在路上》《人民政协为人民》《情系政协心系发展》等文章是委员回顾通过提案方式献计经济社会发展的经历，既有经验总结也有感情抒发。《“12345”政协工作法》《情系政协心系发展》《制度是委员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咱们政协有力量》《我与政协社情民意工作》《调查研究是参政议政的基础工作》《从事政协宣传工作点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的履职之路》《我是这样反映社情民意的》《我参与的政协文史资料协作工作》《无悔政协人，不了文史情》等诸多文章，钩沉往昔，提炼规律，叙议结合，有益后学。《三十五载政协情》《五届政协人，一生政协情》《不忘来时路》《感恩最美的遇见》《为提案

被采纳而自豪》《努力做人民满意的政协委员》等记写了从事政协工作的难忘经历，“惟其写实，转觉新鲜”。《难以忘却的一桩往事》《“红心”驻芦山》《政协委员的水利情结》《脱贫攻坚用真心，雪梅山村绽真情》《脚粘泥土前行，不忘初心履职》《书写爱国爱教爱家乡的美丽故事》《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同心汇绿谷，烛光耀红城》是委员脚踏本职工作大局的微观叙写，一滴水可以见太阳，见微知著，具有强烈的在场感。

第三，是社会民众感受政协工作的资料。作者是非政协系统人员，因某种机缘所见所闻政协之人与事或者参与其中的交集遇见，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留存了政协工作的时代“镜像”。《只愿墨迹留中华》回忆原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原副主席侯正荣通过翰墨人生致力两岸和平统一的风范。《由双峡水库想到的》是一位退休职工睹物思情回想政协为修建水库而建言支招的过程。《相识政协》是一位职工梦想当一名政协委员而始终没有如愿的感想，有遗憾也有期待。《书写广元文史工作“新”篇章》《两本书，一座城市历史与现实的坐标》《汇聚成光》《读史用史收获丰》则是几位专家应邀参与政协工作的亲身经历、真切感受与真挚回忆。

“要事典藏”收录了市政协大事记、历史沿革和组成人员名单，真实留存了政协发展的本真原貌。

细数流光，硕果满枝。秉笔荷担，牢记使命。站在新时代的起跑线上，人民政协必然道路宽广、大有作为。

炊烟里的乡愁

——读王清蓉散文集《梦里炊烟》

□ 万家阳

清新，清丽，还有那一片清远的天空，遥远的故乡，还有那淡淡的乡愁，浓浓的乡情，深邃的禅意。

作家王清蓉的这本散文集里，最能体现这本书精髓的就是一个“清”字，也许文如其名，清水清字，芙蓉的蓉字，而天然雕饰的清水芙蓉自然是人们的最爱。

这是一本安静的作品，一个向往恬淡田园诗画般生活的女性之作。在她的笔下，我似乎看到是邻家的小姑娘，在夏日的黄昏即将来临之际，坐在自家院前的小竹椅上，看着黄昏来临时天空的变幻浮云，看着倦鸟归巢，浮想联翩，也许还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故乡袅袅的炊烟里，人安静了，虫子叫起来了，简朴的煤油灯点起来了，小小的火苗在跳动着，放出光明，也跳动着乡村的希望。

这些，是许多从田园里走出来的人梦里的老家，是带着乡愁的味道。而今，乡愁只能是回不去的记忆。这些记忆在清蓉笔下再现。

是的，我们跟着清蓉，一起去寻找那丢失的村庄，那记忆中的乡愁。那些亲切的人和事，在清蓉描写的画卷里舒缓打开……

熟悉的桐花，浓郁的栀子花开都如音符般敲打着游子的心扉，织起思乡的千千网，母亲的一声轻轻问候，老去的亲人，还有那故乡的小河，日夜流淌着乡愁，紧紧牵着游子的衣襟。无论你在哪里，乡愁连着你的心。“那时的乡村，弥漫着炊烟的味道，弥漫着泥土的清新，还有温暖的乡音袅袅”。

乡愁里似乎太安静，似乎安静得有点寂静。正因为如此，远离喧嚣，才有了净土，才能在

这方净土里尽情地释放，也才有着不同世俗的收获。是的，我在这本书里，读到了乡愁，读到了安静，读到了人间的美好。青砖黛瓦，青山绿水，还有一帘夜雨，绿了芭蕉，红了樱桃。我们虽在平庸中忙碌，我们不也是在收获喜悦与幸福吗？幸福不只是高朋满座，幸福不只是灯红酒绿。在安静的阳光下，在安静的雨夜，在安静的禅寺里，“在细碎的光影里，忘记了时间，看鸟儿的翅膀轻灵地划过，看白云悠悠流动向远方，看日影西斜落霞满天，看阳光渐远暮色降临……”

在清蓉的浅吟低唱中，我们读到浓浓的乡情，对故土的眷念和对美好、纯真的向往。“黯淡的夜，西天那颗孤独的星儿，仍是淡定地凝望凡尘。”也许每个游子都是那颗孤独的星儿，但只有对故土满含深情，才会在寂寥的夜晚，依然淡定地凝望。

这是一本唯美的散文集，但这又是一本难得的沉思录。书中充满着对人生的思考，充满着对生活的感悟，也充满着对红尘的悟道。无论是静听落花的声音，或是聆听岁月的声响，清蓉都与我们有不一样的感悟，这种感悟里，是用浅显文字悟出的禅意。“筑一道心墙，锁前尘，封旧事，万般寂寞。”“另一种青春，决绝地遗弃了回头的岸，毅然划向肆意冰冷的汪洋。那里，是未知的方向。”

这是一个安静的作家，请煮一杯清茗，在安静的书林里，或是无人惊扰的书屋里，慢慢地品味这梦里的炊烟，和着清茗腾起的轻雾，沉醉在岁月的红尘中。

热土 热土

□程凡



—

二

太阳刚刚升起来，空气清新，鸟儿啾啾，晶莹的露珠在树叶儿上闪闪发光。我漫步在凤凰山松浪村的果园里，望着秀美的村庄，心情一阵阵激荡起伏：一个普普通通的第一书记却得到了那么多人的赞扬、敬重，这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少见的。而他并没有可载入史册的丰功伟绩，这是我的第一次遇见。

他，就是松浪村的第一书记林柏茂。

林柏茂1970年3月生于旺苍县万山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乡村小学教过书，在乡镇当过广播员，管理过乡镇企业。2005年调县煤管局，2010年到县委组织部工作，2015年到松浪村任第一书记。

林柏茂一米六五的个头，干瘦的脸，面皮粗糙，说话软声细语，见人一脸的笑，笑起来额头和两腮就满是皱纹。

我在松浪村采访时，他的一件件小事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脏。

2017年5月28日，林柏茂小病拖成大病住进了医院。

2017年4月，林柏茂得了感冒，那时松浪村正在进行园区、人畜饮水、公路等工程建设，十几个工程项目同时开工。感冒了，家人叫他到医院治疗。他说“感冒”，些许小病，别那么大惊小怪的。于是他在药摊上买了些感冒药带到工地，记起了就吃一点，忘记了也就忘记了。当初感冒只是一些不适，后来便开始猛烈咳嗽，咳起来脸涨得通红，眼冒金星。

2017年5月24日县领导到松浪村调研工作，座谈会上林柏茂又猛烈地咳了起来，一时间咳嗽声盖过了座谈会的发言，会就无法开下去了，他只好离开会场。散会后组织部领导要求他立即到医院治疗。

可他怎么能丢下手上的工作呢？他是第一书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2015年他到任时，松浪村和旁边的一个村是联

合村。那时松浪村343户人，有贫困户63户。村里村社道路，全是泥巴土路。虽说有两公里村道水泥路，可这两公里路还是10多年前修的，路面早已成了水泥渣渣，车子一碾，路上行走的人就会立即变成一个土色泥巴人。村上没地方办公，老百姓盖章都要绕个大圈到凤凰村去。村支部书记是另一个村的，村主任是松浪村的，老百姓说，好事全到别的村去了，松浪村的人沾不上边。老百姓上访不断，到镇上，到县里。

一天傍晚，林柏茂站在凤凰山上，凛冽的寒风在头顶打着呼哨，卷起枯黄的树叶簌簌地飞上天空，像一群麻雀从头顶呼啸而过。他打了一个寒噤。

凤凰山地形像一只凤凰，凤凰山由此而得名。可如今这只“凤凰”一动不动地趴在了地上，奄奄一息，没有一丝生气。漫山遍野死一般静寂。大片大片的土地长满了茅草，村子里这儿一堆烂柴，那儿一堆乱草，杂乱、冷清、荒凉。

看到这一切，他有些着急，也有些慌乱。

他下来时，上级交代，2017年松浪村必须脱贫摘帽！

这是出征的命令！

也是冲锋的号角！

松浪村目前的状况，2017年能脱贫摘帽么？

他思索着……

2015年10月他找到当时张华镇的书记，提出要松浪村从联合村分离出来。镇党委经过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

2016年1月松浪村与联合村分离。

2016年3月他和村支部、村委班子提出了松浪村发展规划——

公路建设：新建社道路、入户路8公里，硬化道路20公里；

新建蓄水池28口，整治山坪塘3口，新建渠堰11公里，建人畜饮水管网25公里，实现六个社343户家家通自来水；

农网改造增设5个变台。

产业梯级发展：山顶核桃50亩，山腰脆红李300亩、猕猴桃350亩，山脚莲藕、白肉枇杷350亩。

一年多来松浪村的发展正按规划进行，目前正是关键节点，每天有几百工人在工地上施工。他是

不能离开的，有些项目是县级部门在实施，工程施工老板财大气粗，村干部们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在施工时，村民中的一些人也想雁过拔毛。工程要顺利进行，不误工期，必须要做大量的协调。另一方面，现在的事儿越做越细，每一件事都要求留痕迹，有软件，村干部不会电脑，上报的材料，总结说明都是他的事。

他怎么能离开呢？他怎么放得下心住医院呢？

可就在县领导调研工作那天晚上，他终于倒下了，晚上妻子把他送进医院，主治医生告诉他，必须住院治疗。可他对医生说，他所在的村子有几百工人正在施工干活，他怎么离得开呢！

“几万人施工又怎样？是你的身体当了逃兵。”医生说。

不论怎么劝说他都不住院。他叫医生给他开几天的吊针，说：“白天他到工地，晚上来医院输液。”

过了些时日，他的病就更严重了，咳嗽出现了血丝，还伴随着胸闷胸痛。

5月28日，他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电话接连不断地打过来，有县上的，有镇上的，有村社干部，有工程上的，也有村民的一些琐碎事儿。十多个工地各种纷繁的事务他只有在电话上作出处理，作出安排。他像一个将军躺在医院里指挥着十几公里以外的战斗。

6月8日，他的感冒稍有好转，但仍然咳嗽。主治医生说咳嗽是感冒引起的支气管发炎，支气管的问题得慢慢来。医生开了几副中药他便出院了。他回到村里一边工作，一边用中药招呼他的支气管。

于是工地上便多出了一种破竹筒般的声音，那是他的咳嗽声。那声音全天候在村里的工地上晃悠悠来，晃悠悠去，哪儿出现了那咳嗽声，人们就知道他到了哪儿，要找他便循着声音去准没错。

7月5日，他在松浪二社道路铺设现场，一阵咳嗽又猛然袭来，随着一阵阵的咳嗽，心脏就像活塞一下一下地往外拔，脸涨得通红，气也喘不过来，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他不得不到大一点的医院检查治疗。

7月6日他到了广元市医院，一通检查后医生告诉他，他肺部血管与肺壁间有一个6毫米大的异物，

必须进行纤支镜手术。在一通麻醉之后，一根管子从食道插进了肺里，因麻醉不成功，管子插进去后立即就有一种要死要活的感觉，手术不得不中止。医生说，肺部、食管已经受了伤，第二次手术要经过7天的治疗，待食管、肺管的伤口愈合后才能进行。7月14日，进行二次手术，可二次手术仍然不成功。医生说可能麻药麻醉不了器官。而此时林柏茂接到电话：

7月17日，国务院督察组到松浪村督查，点名要村上第一书记做汇报。刚做完手术，食管受伤，进食艰难。林柏茂躺在病床上挂着液体，一脸病容。

林柏茂说：“好！我就回来！”

他爱人说：“你不要命了，管他哪儿的领导，都不许回去。”

林柏茂劝妻子说：“其他人不清楚情况，村上的干部虽清楚情况，但村上的干部汇报，领导不放心嘛。”

7月16日晚，林柏茂在妻子的陪护下回到旺苍。市县领导不放心他的身体，接他到会议室，叫他把松浪的情况试着汇报一次，看他的身体是否能行。他的汇报，层次清楚，重点突出，有点有面，在场的领导都满意地点了点头。汇报结束后县上的领导握着他的手问他：“你的身体……明天能行吗？”

林柏茂激动地说：“感谢领导关心，没问题！”

7月17日，国务院督察组一行来到松浪。

林柏茂的汇报原准备的是5分钟时间，但督查组对林柏茂的汇报很感兴趣，叫他详细一些，最后汇报过半小时。松浪村的工作得到了督察组的高度评价。

督察组离开松浪村，林柏茂回到医院。

两次手术后，林柏茂再也没进行手术。那个异物成了一个纪念品，永远地留在了他的体内。

三

2015年林柏茂到松浪任第一书记与联合村的干部们见面时，村上的干部一脸的疑问，一脸的狐疑。村支部书记坐在那儿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一副不屑一顾的眼神，虽然一脸的笑。

2015年四川省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现场会决定

在广元旺苍张华镇松浪村召开。村支部书记主持了一次会议，布置了现场会的接待工作。

第二次研究工作时，书记说他家里有事，来不了。没有来！

第三次村干部开会研究工作，书记说忙！没空来！

第四次书记说，生病了，来不了！

没有村支书的会照常也能开，但工作落实起来总是磕磕碰碰的。

不得已松浪村从联合村独立出来。

2016年的一天，林柏茂和村干部一起讨论工作，他因和村支部书记意见不一，争辩了几句红了脸。村支书一脸的不高兴。出了会议室，来到村委会的院里，院里人很多，有村民，有村干部。林柏茂跟支书说事，村支书和其他人嘻哈打笑，说个没完，独不和他说话。待一阵说笑后也不告诉林柏茂他去哪儿，就带着其他村干部匆匆地走了。村民也走了。院子里只剩下林柏茂一人。他手扶栏杆，眼睛注视着远方，远处是天边，天边下面是山。在山与天相接的地方雾气飞升翻滚着……

村上的干部说，那天下午林柏茂叫支书进了他办公室，书记进去时一脸的霜。他们在办公室谈了一下午，究竟谈的什么谁也不知道。早上的事村干部们是知道，谁也不愿凑上去讨没趣。几个小时后，两个人像亲兄弟一样出来了，都一脸的笑。支书的脸笑得像个花卷。

就在那天，林柏茂说他挨了一天饿。之前支部书记家里开的农家乐就是他的伙食团，他在那儿吃饭；平时自己在办公室备有方便面，可那天备的方便面也没有了。一个村民开着一个店，不巧，那天那个村民也不在家……

2017年村上迎来了一大批建设项目，村社道路硬化，村办公楼、“干”字楼、“干”字文化长廊、停车场、经济园区改土以及园区的道路建设、渠堰建设等十多个工程项目。项目建设质量监管，原则上是哪个部门实施项目，哪个部门就负责工程质量。

这天他来到园区查看工程施工，几个工人正在浇筑园区道路和渠堰。林柏茂发现工人们并没有按照设计施工，按设计图，水渠的帮子应是20公分

厚，可工人们把盒子板紧挨着土壁，浇铸出来的水渠帮子只有1公分厚，然后把水渠上面的边子沟成20公分。不在现场实地察看施工过程，那是发现不了的。林柏茂立即叫了停，要求严格按照设计来，前面的工程必须返工。几个外地来务工的工人不认识他，骂骂咧咧地说：

“你是干啥的？我们咋做你管得着吗？一边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工人们不买他的账，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甚至还气势汹汹地要打人！林柏茂立即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可相关部门个别工作人员态度冷淡，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他很生气地说，不立即纠正，就向县上领导反映。由于他的强硬，工程承包商匆匆赶来，重新安排施工、返工。

文化长廊路面地板砖铺设时，他发现路面中间部分与两边高低不平，不仔细察看，是看不出来的。林柏茂在现场用水平尺一打，高低竟差了30公分。也被他叫了停，返了工。

背地里人们骂他“铁脑壳”“铁面孔”。

四

2016年松浪村产业发展，他和村委勾画了一幅梯级发展蓝图：山上种植核桃，山间种猕猴桃、脆红李，山脚种莲藕、枇杷。干部们热情很高，村民却很冷淡。到村民中去开会时，一个村民说：

“种这种那，种个铲铲，这地方老百姓水都没得吃。”

其他村民在会上不搭腔也不说话，背地里却说：“看他们些咋个糊弄法！”

凤凰山是一个干旱的山梁，几千年来，水的问题一直拿捏着村民的喉颈。松浪之所以成为贫困村，村民之所以穷，缺水是一个致命根源。多少年来，松浪村的人一直都在想着解决水的法子：从旁边的东河里建提灌站，成本太高，村民们承受不起那经济费用。三年前县水利局提出一个方案，从几公里外的枣林乡水库引水解决松浪村人畜饮水问题，可工程很大，投资近千万。项目报到省上，结果没批。

村民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种养业没有

水就是一句空话。

水，确实使人犯难！

一双双眼睛注视着林柏茂！林柏茂也犯难了：征求村上干部的意见，村干部们两手一摊，一筹莫展。征求老百姓的意见，老百姓说：

“建一个提灌站啊。”

“今后的水费呢？”

“政府无偿给老百姓供呀！现在国家富裕了，有的是钱。”

有的说：“政府不是说引枣林水库的水过来吗？上千万算啥？国家的钱多的是。”

他们好像认为国家的钱现在多的都没地方装了，可以随便花。尽是一些天大海宽，不着边际的说法！

“就在凤凰山上找水！”他在干部会上果断地说。

“在山上找水？”人们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提出就在凤凰山上找活水泉眼，然后打井，建蓄水池，建人饮管网，实行分散供水。他分析了目前松浪村的现实状况，说，这一方案是解决松浪村人畜饮水的唯一方案。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只有另辟蹊径，办法总会有的。

在人们的将信将疑中，他们组织了一班人，凭借村上老农的记忆，在全村范围内一个社一个社漫山遍野地钻山林钻刺架找活水泉眼。

几天下来，林柏茂腿上手上满是毛刺划出的血道道。

辛苦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找到了10多个冒活水的泉眼。县水利局派来专家，对他们找的泉眼逐个核实，最后确定了11个点。然后挖井，建池，铺设管道……

看着哗哗流的清泉水流，村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村民们说：“他给我们办了一件天大的事啊！”

五

林柏茂从小在旺苍北山长大，那儿山高沟深，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农民的日子非常艰难。那时他父亲是村干部，一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常常找

到父亲倾诉、寻求帮助。这些困难农民的生活状况，从小就是他幼小心灵难忘的记忆，从小他就对农民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到松浪村做了第一书记后，他把这份感情倾注到了松浪，与农民打成一片，对困难群体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照。

2015年，78岁的老党员谭永成，妻子患癌症去世，因给妻子治病，家里经济十分困难，林柏茂便找到县委组织部，解决了3000元救助资金；

2017年村民牟映富，患了肺癌和直肠癌，林柏茂找到县民政局解决了资金2000元，去世后又给其家属解决了1000元救助；

2017年村民牟大定的孙女查出肾母细胞癌，多次到成都华西医院、上海交大附院治疗，花费了30多万元，家庭负债累累。林柏茂除了组织给捐款2万多元外，还先后寻求县民政局、县工会解决资金7000多元。几年间他帮助过的困难家庭就达20多户。

林柏茂不但想着各种办法救助他们，还发动他们发展产业进行自救。松浪村五社贫困户刘斌，2016年父亲得肝癌去世，2017年祖母又得病去世，家中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小学，家贫如洗，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夫妻俩在附近打些临工维持。2017年林柏茂找到刘斌，叫他发展产业。当初刘斌认为农村搞种养殖业是发不了财的，而且家里急需用钱，发展产业远水也救不了近火。林柏茂的话他听在耳朵里，可从没有往心里去。后来林柏茂又多次到他家去做工作，还帮他贷了扶贫款盖起了一个能养300多只鸡的养鸡场，建起了一个3.2亩的猕猴桃园。一年后刘斌的家庭收入就达到了10万元。挣了钱后，2015年刘斌还修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楼房。现在家庭收入每年都在15万元以上。刘斌说这都得感谢林书记啊！

2017年6月25日，林柏茂的父亲听说儿子做第一书记的松浪村建设得很好，外国人都来学习取经，便在女儿的陪同下，带着老太太从万山乡老家来到松浪，一是参观，二是看儿子。

此时村里到处都在施工建设，林柏茂忙得焦头烂额，电话不断，找他的人扎成了堆。

见面后，老父亲见儿子忙，就说：“你去忙吧！别管我们。”

儿子说：“你们在村子里转转，中午我陪你们吃顿饭。”

下午一点过，待他忙完后，才记起父母亲，一打电话，父亲说：“你忙吧，我们已经走了，你不用管我们！”

他一忙起来竟把父母给忘了。林柏茂怔怔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2017年11月8日父亲中风送进县人民医院，正在做检查时，老人就离开了人世。自那次父亲松浪之行后林柏茂再也和父亲见过面。他说，一说起这件事他就要流泪。“父亲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他自言自语地说。

春天来了，凤凰山上漫山遍野的果树绽放出了灿烂的花朵，清新的空气里飘来阵阵花香。村民们走在宽敞的水泥路上，喜气洋洋。

看着漫山遍野的野绿树红花，回想起在凤凰山的日日夜夜，林柏茂感到无比的欣慰。

采访结束时，林柏茂说：“2020年后和所有的第一书记都将离开村子了。农村的美好局面，取得的成果，农村的干部能将它继续下去吗？这可是全社会参与才有的结果啊！”

在面对纷至沓来的报道和荣誉时，林柏茂显得很平静，他说，脱贫攻坚还没有结束，乡村振兴才刚刚开始，肩上的担子还很重呢！



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
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累。
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
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
思绪飘飞，带着梦想去追。
人生苦短，哪能半途而废？
不气不馁，无惧无畏！
拔剑扬眉，豪情快慰！
……

我觉得用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的歌词来形容本文主人公——旺苍县檬子乡柏杨村河水社村民吴映泽的脱贫致富史，再恰当不过。

学堂梦断

柏杨村不光离县城远，就是到檬子乡场镇也有一百多里山路。

吴映泽的家还在回水社的最高处，屋后是茂密

的大森林。几代人就在这座大山里挖地种玉米，过着贫苦的日子。

因为哥哥智障，弟弟聋哑，从吴映泽记事起，就是他照顾他们。早上要给一家人做早饭，晚上要照顾哥哥弟弟睡觉。尽管父母早出晚归，但一家人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上不起学，每当看到同龄小伙伴都走进了学校，吴映泽羡慕极了！他常常偷偷趴在窗外，听老师讲课和同学们的朗读。

“有一次，我听老师讲课入了神，母亲喊我去放牛，我没有听见。她拿着棍子跑来，当着那些学生的面把我狠狠地打骂了一顿。那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挨打。我真的想读书啊！”吴映泽回忆道。

当年，兄弟三人每天早上把牛牵到山上后，就在山林里要么捡柴，要么找野菌子去换点零钱补贴家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吴映泽八岁那年冬天，早早地下了一场大雪，山上格外冷，树木、溪流都在冰雪中冻僵了。那天，他带着弟弟在山上放牛、捡柴，不小心从高处摔了

下去，弟弟又背不动他，只有跑回家向父母求救。来回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吴映泽一双露出脚趾的胶鞋早已湿透，十个手指冻得跟红萝卜似的。他慢慢昏迷过去，连续几天高烧不退。父母四处求医，他才慢慢才好起来。

直到九岁那年，吴映泽终于背上书包走进了梦中的学堂，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家人。他每天早早起床，把一家人的早饭煮好，照顾哥哥和弟弟吃了饭才能去上课。即使自己生病了，也要坚持把各项任务完成。尽管每天都很累，但能坐在教室里读书，他心里还是幸福的。

小学毕业后，因为要到两百多里的英萃镇读初中，车费、生活费、学费等系列开支让全家人又陷入了窘境。

他记得小学毕业后暑假的一个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火塘旁，说起自己需要书学费读初中的事，母亲连连叹气，父亲默不作声，爷爷奶奶满脸无奈，哥哥弟弟在一旁自顾自地玩耍……吴映泽心里矛盾极了：继续读书吧，父母实在太辛苦，哥哥弟弟又没人照顾；不读吧，又很不甘心……

经过痛苦激烈的思想斗争，吴映泽选择了放弃继续求学。他实在不忍心看着父母拖着病痛的身体早出晚归而缺少帮手，不忍心看着残疾哥哥弟弟没人照顾。

他要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挑起家里的重担。

打工学艺

年少懂事的吴映泽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孩子。

耐心教哥哥和弟弟干农活、做家务；给爷爷奶奶送茶送饭；帮爸爸妈妈干农活；左邻右舍、父老乡亲哪家有事需要帮忙，都有他的身影……

三十多岁时，吴映泽和邻村村民王天琴喜结良缘。后来有了两个孩子。

命运多舛。在他两个孩子读初中时，妻子突发疾病，离开了人世。母亲、哥哥也相继离世。老父亲又眼花耳聋。

家庭重担再次逼迫吴映泽必须寻找到一条能

养家糊口的脱贫之路。

2009年，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他到陕西宁强学种天麻，经常在深山中风餐露宿，挖地、下种、管理……虽然他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勤奋好学，不耻下问，对天麻生长的环境、气候、怎样管理都记在笔记本上，写不起的字就用拼音代替。通过两年的学习和实践，他成了种天麻的能手，朋友很赏识他，最后放手让他负责管理几十亩天麻。

每次领到工资时，他第一时间就是计划钱的开支，多少钱给父亲买药，多少钱给兄弟买衣服，多少钱给儿女读书，唯独没有他自己。

苦尽甘来

2012年，他从宁强回家的路上，忽然看见一窝野生天麻，生有两个大天麻和许多小天麻。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把小天麻种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观察，第二年竟然收了40多斤天麻！

“当时我就想，这地方这么适合天麻生长，何不自己回家就种天麻呢！”于是，吴映泽毅然回家开始自己种天麻。

那两年，吴映泽有大半时间都在大山里度过，虽然有些辛苦，但他浑身充满了力量。

2014年，吴映泽被评为精准扶贫户。联系帮扶柏杨村的广元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吴映泽有种天麻的技术，就决定为村里提供种子，鼓励村民都把空地腾出来种天麻，由吴映泽担任技术指导，职业技术学院联系收购商上门收购。

柏杨村的天麻产业越做越大。

除了发展天麻产业，吴映泽还养了二三十箱蜜蜂，每年也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去年卖到80元一斤，价格翻了一番。女儿和儿子还在网上帮我推销，效果非常好！”他手舞足蹈地说，“今年职业技术学院承诺还要给我们送一批蜜蜂来，我打算养一百箱。”

2016年，吴映泽家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9500元，不但顺利脱了贫，还被评为广元市示范脱贫户。

【纪实广角】

老兵不死

——记抗美援朝二级战斗英雄王志仁

□ 刘国永



“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渐渐凋零。”——
麦克阿瑟。

暮色已经降临，生命已近黄昏。小区绿地的长椅上，93岁的王志仁静静地坐着，眺望远方，周围是林立的高楼，远方，山色空蒙。

血战白马山

1926年，广元白龙江畔，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王志仁就出生在这里，饥饿和贫穷陪伴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报纸、广播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全国上下在沸腾，王志仁所在

的小山村在沸腾，王志仁的心也在沸腾。

1951年2月，王志仁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随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跨过了鸭绿江，补充到有“万岁军”之称的志愿军第38军。此时，朝鲜战争已进入阵地相持阶段，双方在北纬38度线南北的各个山头反复争夺。

白马山位于铁原西北10公里，由西北走向东南，长约3公里，由一群以394.8高地为主峰的山岭组成。这里是韩军第9师据守的主阵地，与王志仁所在部队的阵地相对峙。山顶树林茂密，山下沟谷纵横，山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铁原平原。1951年秋季攻势后，联合国军从志愿军手中夺得该阵地后，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坑道和钢筋混凝土堡群，埋设地雷、设置障碍，拉起

了一道道铁丝网。

1952年10月，志愿军总部命令第38军向白马山发动反击。王志仁所在的114师340团受命担任突击任务。10月6日凌晨，340团向北马山主峰发起进攻，于当日下午攻占白马山顶。在随后的十多天里，敌空军、重炮群对阵地进行覆盖轰炸，白马山顶已成焦土，王志仁和战友们在密集的炮火中坚守。第三天上午，一枚炮弹在王志仁附近爆炸，飞溅的弹片硬生生切断了王志仁一根手指，当连长命令他后撤治疗时，王志仁高声答道：“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住医院，我能坚持。”他简单包扎了断指，忍着钻心的疼痛，回到了自己的战壕。

敌我双方，围绕白马山主峰阵地，反复争夺，战斗进行到第九天，敌军再次发起疯狂反扑，正在阻击阵地的王志仁忽然被一颗子弹射中面颊，从右眼眶钻入，在右耳后穿出。王志仁顿时陷入昏迷，当他再次醒来时，已被战友转移到了战地医院，手术后转移至国内后方医院治疗。

这一战后，王志仁被志愿军总部表彰为二级战斗英雄。

格尔木之恋

格尔木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昆仑神山、西王母瑶池为格尔木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1958年，王志仁接到命令，转业到格尔木钾肥厂。时值国家战略中心转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全国上下，掀起大生产的高潮，钾肥的需求量猛增。王志仁脱下军装，怀揣满腔的热情，踏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列车。

格尔木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作为南方人的王志仁，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恶劣的气候条件。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易工棚，就是王志仁夫妇的宿舍，冬天，外面北风呼啸，室内四面透风，取暖的牛粪是妻子利用工作间隙从十几公里外的大草原上捡回来的。一张简易的竹床、一张破烂的竹席，伴随王志仁夫妇度过了5个格尔木严酷的冬天。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生产干部，王志仁需

要完成角色的转换。他读书不多，深奥的化工知识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放下身段，走进工人中，向老工人请教，向厂里的大学生请教。夜晚，昏暗的灯光下，他阅读了大量的化工书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一个从外行到化工行业行家里手的华丽转身。

在计划经济年代，各类物资供应极度紧张，国家给格尔木钾肥厂下达的生产指标一年高过一年，王志仁作为厂办公室干部，本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办公室，可是，面对极其繁重的生产任务，他走进车间，与生产工人同劳动，夜以继日，为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他用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豪情影响着整个生产车间和全厂干部职工。

从最初对气候、环境的不适应，对工作的陌生，到融入集体、融入工作，再到后来，他深深爱上了格尔木，爱上了格尔木钾肥厂。

血汗铸军供

广元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是联通中国大西南、大西北的交通枢纽，具有极其突出的战略地位，是军队和军事物资重要的中转集散地。

1962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国家战略重心向西部转移，广元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军供——成为当时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工作。当年2月，一纸调令，从广元飞越千山，飞到格尔木钾肥厂。王志仁依依惜别奋斗了五年的格尔木钾肥厂，调回当时的广元县民政局，筹建广元县军供站。

一份文件、一枚公章、一块牌子、广元火车站旁的一块空地，这就是最初的广元县军供站。王志仁临危受命，担任广元县军供站第一任站长。

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紧迫的军供需求，容不得王志仁有太多的犹豫，放下行囊，挽起袖子，他开启了广元军供事业从无到有的历程。

在空地边，拉起帐篷，立上牌子，几套破旧的桌椅，几个临时拼凑的工作人员，宣告了广元县军供站的成立。

备荒备战，从大西南到大西北，从秦岭巴山到中原腹地，南来北往的演练部队、转退军人、应急

民兵，每天如流水般挤满空地上撑起的几十顶帐篷。饮食供应、饮水供应、物资保障，最初的日子，王志仁每天焦头烂额，像一架不停旋转的风车。

夜深人静，帐篷外繁星满天，王志仁望着一列列呼啸而过的火车，陷入沉思。他要在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办公场地可以在帐篷坚持，食堂必须要标准规范，物资仓库必须要优先建设，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必须要立即形成。

有了思路，说干就干。他在县、地区各级部门间多方奔走，申请、报告、求援，筹措资金，联系施工队，亲自上工地，不分昼夜，用最短的时间，建起了符合需求的食堂和物资保障库房，军供质量和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军供工作制度化建设对于王志仁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总是在一天的忙碌后，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结合广元实际，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和内部管理制度，让广元的军供事业逐渐走上正轨。

夕照嘉陵江

奔腾的嘉陵江在广元城区穿城而过，一路西去，扭出一个巨大的S形身姿，活力社区是坐落在S形江边的一个老旧社区。

1980年，王志仁由于右眼伤残，左眼视力也开始急剧下降，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工作岗位，退休

回家。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王志仁就居住在这个老旧社区。

时光流逝，儿女们都陆陆续续进城工作、成家，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儿女们多次劝说王志仁进城一起生活，可他始终不愿意离开，因为这里，有他割舍不掉的一份情怀。

天气晴好的上午，他手拄拐杖，步行20分钟，便到了他倾注了半生激情与热血的军供站，与继任领导聊聊新的形势新的军供，与职工们拉拉家常，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王老”。军供站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活力社区到军供站的那条小路他走了一年又一年。三十年来，广元军供站先后荣获“全国重点军供站”“全国军供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荣誉的背后，凝聚的是王志仁与几代广元军供人共同的智慧和汗水。

夕阳西下，社区小广场上的樟树下渐渐热闹起来，“听王伯伯讲故事”是活力社区几代人的儿时记忆。战争的烽烟已经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次散去，战争中铸就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却在王志仁几十年如一日的讲述中历久弥新。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王志成已经悄然老去，但这些年来，从活力社区走出去的年轻人散叶开花，把王志仁和他那一代革命军人保家卫国的故事广泛传播，凝聚起了新时代民族精神的魂魄。

【古韵新声】

登凤凰楼

□ 安笑生

龙隐西岭护则天，
凤舞东山守营盘。
北入中原小天下，
南佑天府亦万年。

注：则天，即则天庙，
现名皇泽寺。传说武则天
出生时，有黑龙跃出黑龙
潭隐入西山之中；一只彩
凤绕房一周，然后向东山
飞去。凤凰楼修建于东山
之上，位于营盘梁前方，
好像正护卫着营盘梁。

拜佛方山寺

□ 赵智刚

拜佛方山寺，寻隐在高家。
千村青翠拥，几户炊烟斜。
佛陀像斑驳，黄辉文痕花，
笑谈行经处，紫金重文华。

注：昭化区王家镇方
山寺内大殿上有明佛教壁
画像，已斑驳，殿外且有
明代重修方山寺碑记一
块，其文系明代万历年进
士黄辉所撰。



清凉古松观（外二首）

□ 杨新蓉

参天古木绿荫深，似火骄阳难入侵。
莫道夏浓无避处，此间凉意最清心。

游方山寺有感

寺立方山烟雨间，通灵神韵去纷繁。
佛前合十深祈愿，佑我乡亲万世安。

高家大院

须敬高堂德字悬，忠诚孝道守千年。
才人倍出何多异，民俗家风积厚缘。

诗词二首

□ 曹进军

庚子端午节

年年端午又今朝，竞秀龙舟荡碧涛。
汨水情浓香粽洒，长怀屈子涌心潮。

鹧鸪天·中元祭亡灵

君在九霄第几层？年年今日祭亡灵。
月宫可有桂花酒，吴质还当斫树
人？天作诔，地招魂，一声薤
露一沾巾。青山绿水云雾绕，往事
依依入梦频。

王家行吟

(五首)

□ 吴丽琼

张家河石堰

一方石堰守良田，独钓青峰秀色延。
隐在芳香叠翠谷，浇开稻稼牧秋天。

古松道观

古朴森严经历久，清凉境界物华空。
依松自在长垂耳，寂寞人间听世风。

古松观遭雷击古松

风雨相侵身已残，崖前以供世人观。
化为腐朽诚无意，甘做栋梁亦涅槃。

方山寺

古人笔下点成金，隐世千年草木森。
好在丹青均未落，云峰相对复长吟。

王家贤园

行来小径挽清风，轩榭亭台苍翠笼。
还看斜阳邀客至，拾阶漫步落霞红。



第32届广元女儿节即景

秋高气爽车马喧，
利州九月自不凡。
万头攒动南河岸，
凤舟竞渡舞蹁跹。
品鉴相亲喜绵延，
畅游嘉江豪情添。
凤城络绎尽天仙，
盛世华章任流连。

□ 祖传祥

写在第23届广元女儿节开幕之际

一年一度女儿节，
岁岁年年都不同。
千百年前则天游，
生生不息不尽秋。
今朝喜迎凤舟赛，
凤舞九天利州雄。
遥想女皇当年梦，
早入寻常百姓中。

咏广元女儿节

女皇故里女儿节，
一年一度荡心魄。
巾幗荡舟碧波上，
英姿飒爽竞豪放。
我自江边漫步游，
处处风景处处秋。
万人空巷争相看，
震后广元繁华浓。

清秋新雨后

——写在29届中国广元女儿节后

东滨冥想两江流，
剑门当关锁清秋。
层林尽染蝉声悠，
蜿蜒叠翠南山秀。
天高云淡白鹤游，
碧浪苍蒹野鸳休。
廊道阔步向凤楼，
唐风蜀韵思悠悠。

流光溢彩女儿节

(四首)